欲望之门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欲望之门(1)
- 第2节：欲望之门(2)
- 第3节：欲望之门(3)
- 第4节：欲望之门(4)
- 第5节：欲望之门(5)
- 第6节：欲望之门(6)
- 第7节：欲望之门(7)
- 第8节：欲望之门(8)
- 第9节：欲望之门(9)
- 第10节：欲望之门(10)
- 第11节：欲望之门(11)
- 第12节：欲望之门(12)
- 第13节：欲望之门(13)
- 第14节：欲望之门(14)
- 第15节：欲望之门(15)
- 第16节：欲望之门(16)
- 第17节：欲望之门(17)
- 第18节：欲望之门(18)
- 第19节：欲望之门(19)
- 第20节：欲望之门(20)
- 第21节：欲望之门(21)
- 第22节：欲望之门(22)
- 第23节：欲望之门(23)
- 第24节：欲望之门(24)
- 第25节：欲望之门(25)
- 第26节：欲望之门(26)
- 第27节：欲望之门(27)
- 第28节：欲望之门(28)
- 第29节：欲望之门(29)
- 第30节：欲望之门(30)

- 第31节：欲望之门(31)
- 第32节：欲望之门(32)
- 第33节：欲望之门(33)
- 第34节：欲望之门(34)
- 第35节：欲望之门(35)
- 第36节：欲望之门(36)
- 第37节：欲望之门(37)
- 第38节：欲望之门(38)
- 第39节：欲望之门(39)
- 第40节：欲望之门(40)
- 第41节：欲望之门(41)
- 第42节：欲望之门(42)
- 第43节：欲望之门(43)
- 第44节：欲望之门(44)
- 第45节：欲望之门(45)
- 第46节：欲望之门(46)
- 第47节：欲望之门(47)
- 第48节：欲望之门(48)
- 第49节：欲望之门(49)
- 第50节：欲望之门(50)
- 第51节：欲望之门(51)
- 第52节：欲望之门(52)
- 第53节：欲望之门(53)
- 第54节：欲望之门(54)
- 第55节：欲望之门(55)
- 第56节：欲望之门(56)
- 第57节：欲望之门(57)
- 第58节：欲望之门(58)
- 第59节：欲望之门(59)
- 第60节：欲望之门(60)
- 第61节：欲望之门(61)
- 第62节：欲望之门(62)
- 第63节：欲望之门(63)
- 第64节：欲望之门(64)
- 第65节：欲望之门(65)
- 第66节：欲望之门(66)

- 第67节：欲望之门(67)
- 第68节：欲望之门(68)
- 第69节：欲望之门(69)
- 第70节：欲望之门(70)
- 第71节：欲望之门(71)
- 第72节：欲望之门(72)
- 第73节：欲望之门(73)
- 第74节：欲望之门(74)
- 第75节：欲望之门(75)
- 第76节：欲望之门(76)
- 第77节：欲望之门(77)
- 第78节：欲望之门(78)

第1节：欲望之门(1)

第 一 章

一

3月28日。

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了。朝前，春节的欢喜劲早让时间的长河给冲得干干净净了；朝后，离官方法定的节日"五一"也还远着一大截哩，正是人们心境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但对G省来说，这一天却肯定是要牵动许多人的心的，在这些人眼里，这个日子甚至比国庆节、建军节还惹人重视。因为，它是省委书记唐浩天的生日。瑞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寒，就属于这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瑞达公司作为在G省负有盛名的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像所有取得相当成就的民营公司一样，或起步之初，或规模已具之时，都会和某些政界要人有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肖寒和唐浩天之间非但有联系，而且是荣辱相关的。瑞达公司是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当时的省长唐浩天作为致富的典型一手扶持起来的。此外，肖寒和唐浩天的女儿唐晓燕用眼下的话讲正在处朋友，虽说这事儿还属于地下状态---不要说唐浩天蒙在鼓里，就连唐晓燕的母亲姚咏诗和哥哥唐晓帆也同样不知晓。唐家的人当然都和肖寒很熟悉，在他们眼里，只不过觉得唐晓燕对这个身材瘦削，脸色略显苍白，双眼隐含忧郁，似乎从头到脚都浸透着经商才华的年轻人不那么讨厌而已。说不讨厌，是指唐晓燕偶尔会赏光"召见"他一次。不要小看这"偶尔"，去过唐家知道唐晓燕的人，都清楚这实在是天大的面子了。她待客的傲慢是出了名的，为此，不知遭到姚咏诗多少次数落。

"进门就是客，像你这样，让人家回去怎么想？长此以往，会让群众对你爸爸有议论的！"

"什么群众？都是投机钻营之辈！看见他们一个个卑躬屈膝的媚态，我就讨厌。"

"怎么这样说话，什么叫卑躬屈膝？那是大家对你爸爸的尊重，你爸爸在G省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

"尊重？如果等爸爸退下来，他们还一如既往地这样"尊重"，我不但会热情相迎，还会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里，流芳百世的。"

"你，你真应该跟你哥好好学学，大院上下，谁不夸他懂事？"

"我哥？我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在"官炉"里冶炼过的，这点虚伪敷衍的基本功还能不具备？"

"你呀，"姚咏诗没有办法地摇摇头，"都是让你爸爸给惯坏的。"

"偶尔"是指肖寒和大家正在唐家客厅高谈阔论的时候，唐晓燕会突然从楼上走下来，旁若无人地喊道："肖寒，你上来一下，我问你个问题。"尔后，是肖寒和大家歉意地点头，跟在唐晓燕后面上楼。大家都当经常喜欢伏案写点什么的唐晓燕是找肖寒这个商海弄潮儿搜集什么创作素材的，再加上从小众星捧月，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唐晓燕向来说什么是什么，做事待人全凭心情，大家也就不放在心上。

一阵醉人的长吻过后，不知是第几次了，肖寒又试探着把这个话题给提了出来。

"其实，水到渠也应该成。这种事，没有谁瞒家里一辈子的。"肖寒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不行！只要我们家里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你我之间就立刻一刀两断。"想了一下，可能觉得这话也讲得有点太狠太不近人情了，唐晓燕稍缓了一下口气，说："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说的。"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或许……爸爸离休以后吧。"

"那么久哇？到时候，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太了。"

唐晓燕声色俱厉，颇为敏感地追问："肖寒，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爱我爸爸这个省委书记，还是爱我这个人？"

"你把我肖寒看成什么人了？"肖寒也动了气。

"你甭急，"唐晓燕不依不饶，"我唐晓燕要的是纯真得没有掺杂丝毫龌龊东西在里面的爱，你要是想着找个省委书记的女儿达到攀龙附凤的目的，最好是趁早收起这份心，免得到时后悔。"

"你……"

"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生气归生气，眉眼之间可以看出，肖寒内心并不是真着急，反倒有点欲擒故纵的味道在里面。这件事也就这样，在唐家或其他公开场合，两人的关系始终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没有暴露"朋友"身份。尽管没有公开，毕竟是有了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不管是为事业，还是为爱情，重视唐浩天的生日，都是非常必要的。何况肖寒心底早存有从政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罢了。而要实现由商界到政界的跨越，与政界要人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就更是不可少的了。

第2节：欲望之门(2)

为了赋予这一天更多的意义，肖寒年初早早地就在考虑这件事了。经过精心策划，他决定在3月27日这一天，拿出一百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帮助G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山阳县建造一所标准的希望小学，让3月28日这天G省所有的大报和电视台，都在重要的版面上和黄金时间里刊登和播出这条消息，并在G省日报上对这件事发表述评。唐浩天有每天看本省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习惯，肯定会在生日这天看到这条消息和述评的。前不久，唐浩天刚从山阳县视察回来，在省委的碰头会上讲了那里的孩子，因为原来作为校舍的破庙坍塌后无力重建，石头做凳，膝盖当桌，在露天野地里上课，一到下雨天，在大树底下东躲西藏险些遭雷击的情景，讲到动情处，这个G省的父母官，一米八二的堂堂男子汉，竟忍不住哽咽着淌出泪来……无疑，在生日这天，看到这个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如此彻底的解决，将会是令唐浩天最感快慰的一件事。这不仅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使他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老区人民有了一个良心上的交待，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连日来他为此背负的精神压力。还有，这也说明了他的领导魅力和威望嘛！只是简单地讲讲，并没有布置到谁的头上，大家就主动给解决了，还有比这更能让领导开心的事吗？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在政界和普通百姓当中，更有效地树立瑞达公司的形象---这似乎是所有生意人"热心"公益事业的最终目的，实在是件一石二鸟的好事。捐助办学的事，已经得到了落实。钱捐了，新闻发布会也开了，省人大的一位副主任、政协的一位副主席、教委的领导出席了捐款仪式，山阳县县委书记向瑞达公司赠匾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整个过程热烈而圆满。为了保证各家报纸和省电视台在同一天刊播这一消息，引起轰动效应，会议结束后，公司给这些无冕之王们特意每人发了一千元的红包。这个数目在G省是最高的，"瑞达"出手得有自己的气魄。述评呢？这是一篇关键性的文字，这件事的意义全靠它点给大家了。任务

落实到了G省日报女记者吴雅然的头上，这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正是靠对"瑞达"的连续报道在报界崭露头角的。目前，她很得代社长兼总编姚天明的信任，只要是她采写的稿子，都会给开绿灯。说起来，肖寒和吴雅然也是老朋友了。吴雅然刚到报社的时候，肖寒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实习生（很可能费半天事稿子也发不出来而白白浪费时间和表情）而轻视，相反，千方百计地给予了最积极的配合，还多次推掉重要的应酬陪她到下面的分公司进行采访。这些，都让吴雅然感动。两人在采访活动中谈话非常投机，许多观点常常是不谋而合，相互引为知己。所以，当肖寒打电话请她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并负责撰写述评时，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肖寒不是那种靠感情去决定事情的人，尽管有这层关系在里面，他还是让手下在吴雅然的红包里多放了五百元钱。钱是小事，重要的是体现重视。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单独请吴雅然喝咖啡，在轻松的气氛中，含蓄委婉地把述评所要达到的目的点了出来。吴雅然忽闪着长长的睫毛心领神会地点着头。这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孩子，仿佛每根睫毛都是空的都蕴含着超人的灵性，一闪一动，就把人的心思全给探明了。有了这高出别人的五百元钱和单独的情感交流，述评的事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今天，肖寒翻开报纸稍一浏览，就微微一笑，放到了一边，他再次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力。

下午一上班，肖寒把倚为左膀右臂的女秘书兼公关部经理丁蕾和办公室主任唐晓航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看看除了这份一百万元的政治厚礼外，还需再具体给唐家送什么贺礼。

丁蕾进公司早，多次经办过类似的事，略一思索，沉稳地说："咱们往年送的都是实物，如金表、首饰之类的金货和玉器，还有名家字画、古董什么的，价值在万元左右，看今年的情况，再这样送恐怕不太合适了。"

"为什么？"肖寒问。

"一个是送东西目标太大，招眼，东西还未必次次都能买得合人心意，不如现金来得方便实惠。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也多是这种做法。"

肖寒点头说："以你看送多少为合适？"

第3节：欲望之门(3)

"平时听姚夫人讲话的口吻和大家私下的谈论，她的胃口似乎是越来越大了。有一次，有一个送礼的人被她从家里给轰了出来，说什么仨瓜俩枣的，也朝这儿送，是打发叫化子呢还是寒碜人？其实，那人送的东西，合下来也不少于数千元的价值。以咱们公司的名气，我看得五万元左右才算合适，也才能拿得出手。"姚咏诗现在是省商务厅主抓进口业务的常务副厅长，平时，因为业务上的事，丁蕾需要经常和外贸系统的人打交道，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比较多。

肖寒赞许地点头，但并不置可否。早早地肯定前面的发言，就很难听到后面的不同意见了，他把目光又投到唐晓航身上。

唐晓航是去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公司来的，举手投足之间还保留着明显的军营痕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以前，也听人谈论过送礼的事，也通晓识时务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但冷不丁地这样坐在一起赤裸裸地讨论，而且送的还是钱，又是如此大的数目，还是忍不住惊愕地张大了嘴。但旋即，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陷入了沉思之中。见肖寒示意自己发言，唐晓航忙收回思绪，说："我……听人讲唐浩天不是从不收礼吗？"

丁蕾淡然一笑说："唐浩天确实讨厌请客送礼那一套，可这并不等于姚夫人不收。"

"哦。"唐晓航好像这才明白过来，脸上布满苦恼状地说，"这……我真的不清楚该怎样办才好。"在部队，他从没有干过这种被大家称为下三烂的事。即使有人做了，也是很引以为耻的，只能偷偷摸摸，哪会对别人说起？在这方面，他实在是"孤陋寡闻"。

肖寒一笑，不再问，说："就这样定。丁秘书给姚咏诗办一张五万元的活期，就找楼下建行的苏总，她的身份证号回头告诉你。这事六点前要落实好。此事只允许我们三个人知道。"

唐晓航和丁蕾一齐点头。丁蕾打开文件夹道："哦，还有两件事要给您报告。晚上，有一个民营企业老总联谊会，说一定请您参加。我告诉他们您有重要安排，即使去，也可能会晚一点，他们答应了---反正都是属猫头鹰的，越晚越精神。您从唐家出来后，可以直接去那里。经济学院绍相雨教授的课，我给您安排到10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不能按时赶回，我已对夜餐做好了安排，会让绍教授理解和满意的。"绍相雨是公司的经济顾问，每个月要来给肖寒上一节经济动态分析课。

肖寒点点头，说："就这样，我会尽量赶回来的。另外，绍教授出书的事办妥了吗？"绍相雨撰写的一部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规律的书，送到出版社快一年了，一直没有出版，来请肖寒帮忙。

丁蕾说："书本身出版社是很欣赏的，只是怕印量太小会赔本才推托，听说我们能包销三千本，当时就答应签了出书合同。"

肖寒说："等一下你把合同放到我书房的茶几上，让绍教授一进去就能看到。"

丁蕾答应一声，和唐晓航告辞出去了。

肖寒开始考虑在唐家需要应付的每个具体细节。

唐家的时间观念很强，没有什么事几乎都是6点半准时开饭：机关6点钟下班，唐浩天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约5分钟左右的时间，坐下来，洗把脸，听首音乐，让身心从上班的紧张和疲劳中松弛下来，在食欲、胃口俱佳的时候到餐桌旁就餐。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安排，姚咏诗也不知先后请教了多少营养学、心理学专家才定下来的。开饭时间约半个小时，7点钟准时结束。接下来是唐浩天雷打不动的节目，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时候，谁要是拜访，都只能是和他一块看新闻联播，且看的时候最好把自己当成个哑巴，否则会听到一句对包括唐家人在内的同样的逐客令：不看，请你出去。7点半以后，是姚咏诗给唐浩天规定的锻炼时间，散步，或打太极拳。对这段时间，唐浩天远不像对看新闻联播要求得那么严格，人来了，取消也就是了，有或

没有这一天的锻炼，他不相信会对他的身体构成什么影响。但来人肯定会明白无误地接收到姚咏诗传递的信息：这是首长锻炼的时间，这个时间来，多没眼色！这样做的目的，是姚咏诗不想让不透的客人同样的错误犯第二回，她得对首长的身体负责。8点整，唐浩天结束锻炼，端起他喜爱喝的名茶呷上一口，舒服地朝椅背上一靠，这才是晋见的最佳时机。但今天，去唐家的人肯定不会少，所以，肖寒并不想那么急着去。他的时间安排是：8点半出发，8点50分到唐家，9点20左右告辞出来，在唐家停留30分钟。时间太短了，显得匆匆忙忙，不成敬意；时间长了，容易招人厌烦，得不偿失。现在，存折最好夹在一张精美大方的贺卡里，这样，递出的时候既好开口，对方也好接。万一别人撞见了，也能遮掩过去。肖寒坐在那里，前后又想了一遍，确信万无一失了，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让自己的神经稍稍松弛一些，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瑞达公司的办公地点在省城是最高的，设在青云大厦最顶层。望着下面一幢接一幢像火柴盒一样挤在一起的居民楼，慢慢地闭上眼睛，想："一个人只有不停地往上爬，去争取出人头地，才能拥有俯视的感觉啊！"

第4节：欲望之门(4)

当最后一抹夕阳从窗前匆匆溜过的时候，唐浩天推开手中的文件夹，丢开手指间粗粗的红蓝铅笔，从宽大的老板台前站起来，伸手取下挂在衣架上的风衣朝臂弯里一夹，拉开门走了出来。已过了下班时间，又长又宽的走廊很静，踩在厚厚的红地毯上，他的步子迈得很稳。今天正好是他63岁的生日，尽管不服老，可中央的政策不是根据身体状况来定的，而是根据年龄来切的。也就是说，再有两年，不管他精力是否充沛，都得从现在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除非赶上好的机遇，上调到中央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不管是退也好，上调也好，在唐浩天看来，都不是自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既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得了的，那么，想得再多也是白想，徒然伤身费神。他看不起有些人在这上面难舍难分的粘乎劲，又不是谁家的祖宗事业，非得霸着占着不可？人活着也就短短几十年的光景，只要对党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百姓敢拍胸脯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够了，其他的，都可以洒脱一点的，让干，就兢兢业业地去干好；不让干，就利利索索地退下来修身养性。他常对部下说："工作是累不垮人的，心累才是最要命的事。"用时下某些人的话说，他不属于中央干部（中央机关下派或从别的地方调来的），属于正儿八经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从乡长、县长到省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他都是从G省这方土地上走过来的。他对这方土地熟悉，对这方土地养育的百姓熟悉，对这方土地上的干部更熟悉。当然，大家对他的个性和工作思路也熟悉，工作起来，里里外外都非常的顺手。前年，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有意调他到某个核心部去任部长，他以这里的情况熟、有利于工作开展为由请求仍留在G省任职。最后，中央尊重他的意见，让他继续担任G省的省委书记。他离不开这片土地，他相信这片土地也离不开他。在G省，他的地位和威望同步地如日到中天，没有谁能与之抗衡争辉。正因为清楚这一点，他才坚决反对姚咏诗为他操办什么生日，并坚持按老习惯下班。

"过生日是一种纪念，大家平时都跟着你跑前跑后地忙工作，借这个机会，搞几桌便饭，请大家过来坐坐，一来图个热闹，二来也体现体现你对大家的关心，联系联系同志们的感情，年龄在那儿明摆着，早晚就要退下来了，到时候，大家也好都记惦着你。再说，就是普通老百姓，不也要过吗？"

"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党的省委书记，你这是让我在G省开不好的先例。"话严厉到这份儿上，姚咏诗才翻翻眼睛不吭声了。

"谁给我来这一套，就是败坏我唐浩天在G省的名誉！"冲这一句话，谁还敢轻易上门找不自在？也有胆大的以常理推之，把唐浩天的话当"报告"听，依然腆着笑脸走进唐家。结果，都被性烈如火的唐浩天给轰了出来。而且，还无一例外地都让秘书陆文成打电话通知纪委和组织部给"做上记号"。姚咏诗为此没少说他，"老唐，批评走也就是了，人家来，还不是因为你的威望高，出于对你的尊重？又是通知纪委，又是通知组织部的，会不会让人讲不近人情，做事过分呢？"唐浩天气呼呼地说："不这样，能堵得住吗？"动了几次真格的，再没有谁敢轻易打这个日子的主意了。

肖寒开车滑行在城市的夜里，五颜六色交相辉映的灯光像搔首弄姿的应召女郎在向路人廉价地卖弄着风情。一切都在变革中，过去提倡勤俭节约，城市少量昏黄的路灯让人天一黑就想赶快奔到家里上床睡觉，现在讲改善投资环境，要让城市靓丽起来。肖寒承认，在不知不觉中，就像海洛因的吸食者一样，他在城市的诱惑中，已经认可了这份喧闹，默许了这份浮躁，渐渐地觉得乡下生活是那样枯燥乏味和不可想象。一句话，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人，就是这般容易地被环境所改变所融化。

汽车驶近省委大院，远远望见离大门不远的灯影里，停着好几辆高级车子，有人站在车旁低声商量着什么。肖寒笑了，这些车子百分之百是准备来给大院里某个首长献爱心的，他们肯定不是首长家的"熟人"，瞧他们鬼鬼祟祟心慌意乱的难受样子，要么是临时抱佛脚，要么

就是初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是冲着唐浩天的生日而来的呢。他想着唐浩天多少有些不太合时宜的古板脾气，只怕这些人连门都进不去就给轰了出来。他倒是不用担这份心的，他是唐家的熟客了。能成为省委书记家的座上宾，肯定是一种荣耀。想到这儿，他不觉腰杆挺直了一些，心里平添了三分得意。

第5节：欲望之门(5)

省委大门设计得高大气派，朱红色的花岗岩在灯光的映射下透出来一份遮掩不住的高贵。

把车子停好，肖寒走进传达室，值班员拨通了唐浩天家里的电话。电话是保姆张妈接的。唐浩天并未在客厅里陪早到的客人，那里由儿子唐晓帆在招呼着，自己和妻子姚咏诗在书房里说话。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当天的报纸，在醒目的位置上，刊登着肖寒给希望工程捐款的巨幅照片。也不知是为山区的穷孩子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校舍了，还是为肖寒的义举而感叹，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他接连用手指叩着桌面，连声说好。姚咏诗正要说什么，张妈敲门进来，说："唐书记，瑞达公司的肖寒来了。"

唐浩天"噢"了一声，正要开口说话，姚咏诗抢先站起来，说："张妈，让他进来吧。说起来，他也算是唐家的常客了。"张妈答应一声出去后，又对唐浩天说："老唐，你先坐着，我出去瞧瞧。"

接到同意的电话后，值班人员翻开一个厚厚的登记本，开始给肖寒办理进门的手续，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证件、何种事由、会见何人、何人同意，逐项认真地审验、填写完毕后，才开给通行证。在大门两边执勤的武警战士，持枪虎视眈眈地立在那里，车子走近，小红旗"刷"地劈了下来，停车，验证，一切无误后，手中的绿旗一挥，才算可以迈过这道门坎了。第一次进这里的人，都会忍不住心跳上半天的。进了大门，向西拐，一道粗钢筋焊成的篱笆墙，一个小门，车子又停下，验证无误，警告不准鸣喇叭车速不准超过五公里后，车子缓缓进入静寂、神秘的常委家属院。像迷宫一样，里面坐落着一个又一个的小院。院与院之间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边是齐腰高修剪得体的冬青树，进来后头一个路口朝南拐，走到尽头，并排两座相较明显高大一些的楼，左边一座就是唐家，右边那一座唐晓燕告诉过他是省长徐世鸿住的。车停在一边，上前揿响门铃，不一会儿，保姆张妈

走过来把门打开了，肖寒下意识地整了一下衣服，才小心地走了进去。一进门，不由愣怔了一下，没想到，姚咏诗会独自一人饶有兴致地立在院子里观赏花坛里的绿草，脚下稍一迟疑，肖寒赶忙走了过去。

姚咏诗离开唐浩天下楼来到客厅，在一片亲切的问候声中，很有风度地逐个和大家握手，末了，埋怨唐晓帆说："晓帆，客人来了，你怎么也不上楼告诉我一声？"

唐晓帆笑着说："老妈有事在忙着，反正来的又都不是外人。"

大家笑着一起附和："就是就是，阿姨不用客气的，又都不是外人。"

姚咏诗笑着说："也是的，今天这个日子，外人害怕碰钉子，是不会来的。"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唐书记是很平易近人的。"说着，脸转向儿子，"晓帆，招呼好客人，你爸正在接中央首长的电话，等接完电话，他就会下来见大家的。我下午在厨房让油烟给呛着了，头感觉有点不舒服，想到院子里去站一站。"每逢唐浩天的生日，姚咏诗都是要亲自下厨房露一手的。

唐晓帆亲昵地说："老妈的革命本钱要紧，没事的，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姚咏诗点点头，说"这就好，这就好。"说着，人从客厅里走了出来。临下台阶的时候，她听有人对唐晓帆说："晓帆，阿姨怎么保养的？这么年轻、漂亮，看上去就像三十多岁的人一样。"这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显然是故意想让她听见的，她抿嘴一乐，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姚咏诗比唐浩天小十二岁，整整一轮，面嫩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的确要小得多。她是十八岁那年从上海艺术学院毕业，刚刚分到县文工团时和时任县长前来审看节目的唐浩天相识的。人哪，想想不服缘分就是不行！在学校，多少男生的苦苦追求都让她不屑一顾。可见第一面，她少女的芳心就被唐浩天的大气和风度给征服了。她相信，

眼前这个芝麻官的位置，对唐浩天来讲，只能说是个开头，他将来的发展绝对不可限量。姚咏诗从小最崇拜的人是宋氏三姐妹，一直梦想着将来也能找一个执掌权柄的男人，眼前的唐浩天不正是自己理想中的角色吗？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浩天也被她的歌声和点漆般晶亮的双眸所吸引了。节目演完后，唐浩天上台接见演员时，到谁那儿都只是象征性地握手、点头，惟独到她那里说了话，还停留的时间特别长。唐浩天当时专注地看着她，毫不掩饰地夸奖说："你的歌唱得很好！"说着话，把她的小手几乎整个地都给握住了。她当时也不知道是激动是兴奋或二者兼有之吧，满脸通红得像火烧云一样。接下来没多久，文工团分成几个小组随县领导到乡里慰问演出，姚咏诗眼巴巴地希望能分到唐浩天那一组，但是未能如愿。那时节，干什么都讲究无条件服从，对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再说，也没有什么非去唐浩天那个小组的理由好提出来的，姚咏诗只好伤心地躲在一边的树林里，抹了好一阵眼泪。临快要出发的时候，唐浩天发现上车的演员中没有姚咏诗，当时眉头就蹙了起来，问随行的文工团赵团长。

第6节：欲望之门(6)

"小姚为什么没来？"

"啊，小姚编到常部长那一组去了。"

唐浩天脸扭到前边去了，给了赵团长一个后脑勺，严肃地说："乱弹琴，把姚咏诗给我换过来。"

赵团长当时闹不明白乱弹哪儿的琴了，但没敢多想，就赶紧按领导的指示去办了。不管一个同样年轻同样想追求进步的女演员如何不高兴地噘着嘴，还是把她从县长的车上换了下去，把姚咏诗给换了过来。姚咏诗过来的时候，那股子高兴劲就甭提了，简直想蹦跳起来。要知道，这可是县长点的名啊！她本来想给唐浩天真挚地道声谢的，没想到一上车，首先看到的是同伴们冷淡的目光，热情一下子受到了打击，等到倔强地抬起头想说的时候，发现唐浩天坐在最前面，连头都没有回扭一下，就大声命令司机开了车。她只好委屈地在后面找了一个单独的位置，可怜巴巴地坐了下来。在镇上演出的时候，姚咏诗不小心染上了风寒，发起了高烧，同伴们都演出去了，空落落的大帐篷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躺在一个角落里，病成那样，失神的眼睛还在哀怨地望着帐篷顶上傻想：他叫我跟他一组，怎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甚至连望自己一眼都没有？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帐篷门帘一掀，一个高大的男人弯腰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网袋麦乳精、饼干、水果罐头之类的营养品，待姚咏诗看清是唐浩天后，双眼立时盈满了热泪，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痴痴地望着他。唐浩天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伸手摸了摸她发烫的额头。她立时感觉身体像触电一样，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手拿开后，唐浩天关切地询问吃药了没有。姚咏诗点点头，泪珠顺着脸颊朝下开始滑落。唐浩天用粗大的手掌给她把泪抹去，说自己是在村里和群众一块参加劳动时听说她病的，当即就从田间直接赶了过来，东西也是到镇上后才买的。听到这话，姚咏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猛地坐起，扑到了唐浩天怀里，像小孩子

一样嘤嘤地哭了起来。唐浩天拍着她的背，说："都是我不好，不该叫你到我这组，这里的条件太差了。"

"不，"姚咏诗抬起满是泪花的脸，说，"再苦再累我都是乐意的，只是……只是……你把我换到你这里来，为什么又不理我？"

唐浩天笑笑，也不解释，只是一味地宽慰她，说："我这个人粗心，常常得罪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我郑重向你检讨。"

"哪能呢，只要……"姚咏诗脸红着喃喃地说不下去了。

唐浩天望着放在一边窝着两个荷包蛋的面汤说："你还没有吃东西吧？"

姚咏诗低下头说："人家一直心里藏着委屈，身体又不舒服，怎吃得下去？"

唐浩天拍打了一下自己的头，说："都怪我、都怪我，姚咏诗同志，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还得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你要是不嫌弃我笨手笨脚的，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我把这碗汤喂你吃下去。"

姚咏诗羞涩地红着脸点点头……

从乡下慰问演出回来没有多长时间，唐浩天就匆匆赶到乡下与妻子姜桂芝离婚并和姚咏诗举行了婚礼。结婚的第二天，姚咏诗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听从唐浩天的建议，到县政府办公室去上了班。风风雨雨几十年，自己当初没有看错，唐浩天虽然没有宋氏姐妹所找的男人那么有权，但发展到今天，也算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了。伴随着他们的婚史，姚咏诗也在官场上颠簸了几十年，再不是昔日那个提"为什么不理她"问题的黄毛丫头了。夫荣妻贵，唐浩天从县长到省委书记，姚咏诗也从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小科员，进步到副厅级的位置。从中央用人越来越注重年轻化的倾向上来看，唐浩天能朝前再跨一步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太小了。虽然唐浩天"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但作为他的妻子，就不能不去考虑一些更实际的问题了。不要看眼下许多人围着唐浩天和她，恭敬得像孙子一样团团乱转，他们

敬的可不是"人"，而是唐浩天的位置，一旦唐浩天退了下来，他们就会立刻去捧新的张书记李书记的，再想办什么事情就难了，到时候想后悔也晚了。她现在着手的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权。就是要利用唐浩天在台上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把一些信得过的"自己人"给提拔起来，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今日投之以桃，以期他日报之以李。今天客厅里坐的这些，几乎都是受过唐家恩典或被唐家赏识的"自己人"；二是钱。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手里没有钱怎么能行呢？当然，唐浩天在位的时候，一切自然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唐浩天要是一退下来，没钱可就什么事都难办了。说不定哪天对像唐浩天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进行医疗改革，老唐为革命辛勤工作几十年，到头来，总不能像普通工人一样，住一般的医院，看一般的医生，吃一般的药吧？再瞧瞧那些大款儿们，一个个吆五喝六的，车子坐得敢比唐浩天的都要高级，也不想想他们一个个以前都是什么德性，不是老唐领导得好，能有他们的今天？再说，她也没有白要过谁的钱，都还要操心费力地为他们办事呢！就拿肖寒来说吧，算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农村的暴发户，要撂以前，在城市里这样捣弄，早给当作流窜犯抓?来送交公社游街批斗去了。现在，在省机关出出进进，也是人模狗样的，不是唐浩天的扶持能有他的今天吗？接受一点孝敬，与他们得到的实惠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姚咏诗每想到这一点，就有点悻悻然，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她出来，就是想看看肖寒的"孝心"如何，要是太不像话，她就要给他点脸色，让他这个农民脑瓜开点窍。同时，她还有一笔交易要和肖寒谈。她不想让肖寒看出她是为他而出来的，就装作立在院子里观草静思的样子，等着肖寒进来。

第7节：欲望之门(7)

来到姚咏诗跟前，肖寒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厅长。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令他敬畏的。她不仅是省委书记的夫人，自己未来的岳母（尽管姚咏诗尚不知晓），而且还掌握着全省对外贸易的大权，是生意人又恨又怕的铁腕人物。听到喊声，姚咏诗动作优雅地转过身来，笑着把手伸出去让肖寒握，说："是肖寒同志呀，你可是咱省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唐书记在会上会下，外面家里，都是经常提起你的，说你年轻有为，是个难得的人才！"

肖寒谦虚地说："我自己那点事哪值得一提，以后，还要靠唐书记和姚厅长多扶持呢。"

姚咏诗马上接口说："这话讲得也是对的。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的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远的有秦朝的吕不韦，近的有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功夫钻研的，因此上，才有了后来的官商说。"姚咏诗字正腔圆，再加上手势和眼神的巧妙配合，整个夸张得像是在表演。唐晓燕曾不止一次说过她，"妈，我看你还是辞去厅长去剧团的好，瞧你的艺术底子打得多扎实，荒废掉怪可惜的。"噎得姚咏诗半天都缓不过劲来。她见肖寒专注地点了头，才接着往下说："比如说你吧，唐书记把你作为先进典型一宣传，就等于省委领导对你进行了正面肯定，就等于是省委表态在支持你，这方方面面，谁还敢不对你开绿灯？衙门作风在你那儿就会躲得远远的，事业，还能不发展吗？"

"是，我肖寒能有今天，都是唐书记、姚厅长关照的。"

"你明白就好，现在的白眼狼是很多的。你丢给他一块肉，他一吞进肚里就全忘光了。其实，这种人是属于典型的鼠目寸光，他也不想想，这是在哪儿？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还是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嘛！放得开，也就会收得拢的。"不管姚咏诗讲这话是什么意思，肖寒得承认，姚咏诗是不简单的，这些话都是切合时情的"真理"。

听话听音，肖寒当然明白姚咏诗"点"他的目的，掏出贺卡递了过去，说："祝唐书记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高升中央。"

"好，好。"姚咏诗打开看过，赶忙合上装起，连连笑着点头。也不知道是说肖寒话说得好，还是礼送得好，接着又低声说道，"来就来了，怎么这样？"

肖寒忙接上说："唐书记对瑞达公司恩重如山，在所有员工的心里，都是既把他当首长，又把他当长辈看的，今天唐书记的寿辰，我们做晚辈的总要表示一点心意不是？"

姚咏诗心里说这个小庄稼汉心思蛮够用的，挺知道潮流的发展。她能缺什么？收礼物，既要避开张口党性闭口原则的老头子，还害怕对儿子女儿造成什么影响，放在那儿太多用不了，想处理出去就更难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满城风雨。钱多好，多方便，嫌家里不方便，存折可以放到单位专用的保险柜里。为让那些榆木脑壳们的脑筋开窍，她曾经不止一次地把送东西的人拒之门外。现在想想，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还是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呢，也不知道他们的官儿是怎么当上的。

看着姚咏诗高兴地把礼收下，肖寒在心里不由赞叹丁蕾的能干，有这样一个秘书，真是老板的福气啊！

姚咏诗示意肖寒朝边上走了几步，离门口更远一些，说："小肖，我们那里有一宗进口汽车的生意，不知你乐不乐意做？"

听这话，肖寒的心里怦然一动。眼下进口汽车正是市场上抢手的紧俏货，如果能得到这宗生意，利润肯定是可观的。肖寒说："姚厅长肯照顾我们，哪有个不做的道理。"

"是啊---"姚咏诗把口气放得又慢又重，"只是厅里上下那么多人的福利，都等着向我伸手，也真够让人操心的了。"

肖寒说："姚厅长，商务厅一向关照"瑞达"，"瑞达"也不会忘记商务厅的，这样您看可合适，所得利润各家一半？"

"嗯---"姚咏诗略一思考，说，"好吧，回头我给你个账号，你把钱就汇到那上边去。手续，你明天叫人到办公室找我办吧。咱们得进去了，要不然，他们该埋怨我对你偏心了。"

走进客厅，姚咏诗笑着把他向大家做了介绍，"这是我们的优秀企业家、瑞达公司的大老板小肖。"介绍的时候，姚咏诗有意删去了优秀后面的"农民"二字，这使肖寒心里一阵感动。肖寒想，就冲姚咏诗介绍时删去的这两个字，这五万元钱掏得也值。同时，他不得不佩服这女人处世的老练和精明。还不止这些，姚咏诗还想让肖寒心里感激涕零，她接着说："肖寒可是唐书记亲手树立起来的典型，他有事上门求着谁，可都得支持啊！"

第8节：欲望之门(8)

话音刚落，响起一片附和之声。

唐晓帆站起来，热情地招呼他，让他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递烟给他，肖寒忙摆摆手，说："谢谢，没有这个福气。"

唐晓帆笑着说："具备这种优秀品德的人，在商界可是不多的。"说着伸手打开一听进口可乐递了过来，肖寒接住饮料，说："不是不想，是不会。"接着，唐晓帆又把大家都介绍给了他。

一番客套过后，大家又接着刚才的话题侃开了。

对唐晓帆，肖寒的印象是极佳的。唐晓帆大学毕业，在机关当过副处长，待人接物非常和善，见谁都是不笑不说话。潇洒英俊的外表，加上为人谦和文质彬彬的风度，使得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青年学者，在省委大院的子女群里，他有着相当好的名声，唐浩天、姚咏诗常引以为自豪。肖寒每次来，都能受到唐晓帆的热情接待，他从不摆第一公子的架子。

客厅里的客人，有几个是以前肖寒所认识或熟悉的。里面年龄最大头顶有点秃的是省工商管理局局长江奇先，为人滑头心黑，雁过拔毛。肖寒经商，少不了和他打交道，所以知道他的一些底细。其父比唐浩天的资历还要老，是建国初期G省的第一任财政厅厅长。挨着他的是保持着良好职业习惯，腰杆挺得笔直，很少能让人看见笑脸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杨涛。他父亲是唐浩天的老部下，前年才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杨涛旁边正襟危坐的那一个叫方天舒，团省委书记，他倒是唐家的常客，肖寒在这里碰见过他好多次。肖寒虽然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听说过他的故事，是唐晓燕讲给他听的。这人是原省政协主席方和兴的儿子，任处长的时候下县里当县委副书记挂职锻炼，一年夏天，他的一个情人去县里看他，兴之所至，两人开着车去郊外的水库里游泳，结果发生车祸情人被撞死了。一时间，全省传得沸沸扬扬。没想到他不但没因这件事受处分，还这么快就登上了全省青年

领袖的高位。坐在方天舒对面西装革履的人，是省建行的行长王欣。前些天，肖寒为贷款的事多次找过他，费尽周折，都未能使他点头，不知道这家伙心里想些什么？其余几个是从地市赶来的。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大家称为有背景的人，除了礼节上不可少的点头外，没有谁再来理肖寒了。谈论的话题是围绕着G省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展开的，除了唐晓帆，在座的每一个都把这当做了一次自我展示的机会，都想以自己为核心，都想在谈话中压倒对方，在唐家留下个见识深远的好印象。这个话题对肖寒很有吸引力，和绍相雨也多次进行过讨论。他的心给撩拨起来了，几次找机会想插进去，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根本不想让他加入，有意无意地把他给排斥在圈子的外面。以父辈们的友谊为纽带，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也结成了心理上的友谊之网。所以每当他想张口插话的时候，都会被其中的某一个人给巧妙地堵回来，使他无法继续下去。连续几次以后，敏感的肖寒意识到了什么，强烈的自尊心使他立刻缄口不语了，抿起的唇角线条分明得像刀刻一样。

唐晓帆歉意地冲他笑笑，正要说什么，唐浩天从楼上下来了。大家都立刻停止讨论，恭敬地站了起来。落座之后，都又纷纷抬出父辈，说一些恭贺祝福的话。唐浩天对这一切似乎不太感兴趣，客套地应酬几句后，把手一挥，转了话题，说："刚才大家在讨论什么？蛮热烈的嘛。"他脸转向姚咏诗，"好像是在谈G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想法吧？"

姚咏诗说："他们都很有才华，都谈得很好。"

唐浩天说："真是后生可畏，我很感兴趣，大家能不能也讲给我听一听呀？"

大家谦虚一番后，都知道这才是真阵势，相比起来，刚才只能算预演，都紧皱眉头，紧张地思考起来。客厅里瞬间静寂下来，只有唐晓帆轻松地手指间夹着根烟在玩。他已经退出了官场，不再和这帮大院的哥儿们在官场上攀比角逐了。现在，看着他们一个个搜肠刮肚的

难受样，开心得直想笑出声来。第一个开口的是江奇先，可能是他考虑到自己在这群人当中的年龄最大，说什么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略一思索，想省里的大政方针在唐浩天的主持下，早就制定过了，自己只管照着说也就是了，肯定不会有错的，哪个领导不喜欢别人听自己的话坚决按自己的指示办呢？这么一来，心里也就多少有了一点谱。害怕别人也想到这一层，就慌慌张张地抢先开口说："这个……我就先给唐书记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反正在唐书记的面前，我们永远都只是小学生。再说，汇报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唐书记和大家多批评帮助。"

第9节：欲望之门(9)

不高明的马屁拍得唐浩天直皱眉头，趁他停顿的时候，唐浩天毫不客气地说："在家里谈话，用不着这俗气的开场白，谁再发言，都开门见山。"

江奇先讪笑着连连点头，心里一急，头上渗出了一层明晃晃的油汗，说："这个，我们工商系统，是坚决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这个，省委提出科教兴省的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我们省的实际的。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翻过来倒过去，江奇先全讲的是G省日报的社论，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唐浩天强压住不让自己失望的情绪在脸上表示出来。他知道，他的每个表情都会被在座的所有人，自然也包括江奇先在内，给捕捉了去并记在心里，甚至会回去讲给他们的老子听。唐浩天不愿把他原本简单的生日给弄得复杂化。

第二个迫不及待发言的是方天舒，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心里不知鄙视地吐了多少回口水。为了造好自己发言的声势，他把口开得很大，说："从目前国际发展的大趋势看，我们省经济要想搞上去，首先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更新人们的观念，更新人们的思维方式，更新人们的工作方式，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新……"不愧是团省委书记，口才确实不一般，只是口若悬河之下，流出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听着花哨，细想想同样没有什么真东西。

唐浩天在心里轻叹一声。

"我来说，"方天舒话音刚落，杨涛就接了上来，"搞经济建设，首先要抓好社会稳定。今天这儿杀了人，明天那儿的银行遭抢了，整天弄得人心惶惶，这经济怎么搞得上去？而要搞好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一是要从严治理，二是标本兼治……"

唐浩天暗自点头，净化投资环境，确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接下来几个人都陆续谈了。应该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讲到这个程度也算是不错了，但唐浩天就是不满足，总想着今天晚上，

还应该有更"响亮"的声音出现。目光一扫，都谈过了，只剩下肖寒一个人了，他略略有点失望地说："小肖，你也可以讲讲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咱省经济要大发展，也是人人有责的。"

大家的目光"唰"地一下，都集中到了肖寒的身上，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不屑，他们准备看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笑话。

其实，话一出口，唐浩天也后悔了。这算什么呢？省委书记在自己的家里难为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当时，为配合中央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方针，在G省，他亲手树起了肖寒这个典型，把瑞达公司定为省重点扶持企业。为使这个典型更具有说服力，他还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扶持和政策上的优惠，使肖寒一时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得以迅速发展。而从此，在大家的心目中，瑞达也就和唐浩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被大家称做"书记工程"。

肖寒在大家的注目下，心情是激动的，但多年的城市生活经验提醒他一定得慎重。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呀？都是平时被商界称为"爷"的人。他们不要说亲自出马了，就是歪歪嘴，就够自己受的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随时随地清楚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说话、办事、考虑问题才会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才不会离谱，才不会招来麻烦和惹人笑话。他连连摆着手，说："我……我不行的，刚才几位领导都讲得那么好。"

"没关系的，这也是一种锻炼嘛！讲错了，唐书记也不会批评你的，大家也都不会笑你的。"姚咏诗开始投桃报李。

肖寒说："那我就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吧。我觉得，咱们省的经济要搞上去，首先要抓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开发。"讲到这儿，肖寒有意停顿了一下，他想摸摸唐浩天的反应。

唐浩天眼睛猛然一亮，他颇感兴趣地用目光鼓励他，说："说下去。"

这样一来，肖寒更觉有信心和把握了。他把声音提高一些，接着说："从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越来越

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而综合国力的强弱，越来越体现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程度，而科学技术，又是靠人来发展和运用的，所以，说到底，市场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G省人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大发展的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要提高G省人的素质，搞好整体性的人才开发，就我们省的省情而言，必须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一、……"讲到后来，肖寒开始的种种顾虑都被抛在了脑后，讲的速度越来越快，自觉不自觉，手势也打了出来，特别是那一组组国内国外、省内省外的对比数字，熟稔得如数家珍。在座的人都被肖寒讲话的气势给震住了。到了后来，人们都不再注意他谈的内容，只是呆呆地盯着肖寒的嘴在看。讲完之后，一阵沉默。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唐浩天正要说些什么，在他的头顶响起了清脆的掌声。循着掌声望去，大家都不觉眼睛为之一亮。

第10节：欲望之门(10)

鼓掌的是唐晓燕，她身子斜靠在楼梯栏杆上，刚才，大家都被肖寒给吸引住了，不知道何时唐晓燕走了出来。唐晓燕的掌声并没有引起连锁反应，大家都是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的，该为谁鼓掌什么时候也不会犯迷糊，倒是唐晓燕的掌声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刚才的失态，妈的，这算什么呀?

唐晓燕走下来，坐到唐浩天身边的沙发扶手上，说："爸，你就没个态度？"

唐浩天伸手疼爱地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头，她知道女儿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太熟悉的缘故吧，或许是天生的叛逆，女儿总是对这个圈里的一帮人横竖看不顺眼，不依不饶加上伶牙俐齿，只要她在，总会有人当场出丑。时间久了，谁见她的面，心里都有点发虚。唐浩天尽管非常欣赏女儿率直的性格，但他不只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省委书记，不能像她一样，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燕燕说得对，是得有个态度。刚才，大家都从不同侧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都讲得很好。"

唐晓燕说："爸爸，是讲得一样好吗？"

唐浩天说："讲得都不错。"

唐晓燕知道今天是得不到她想要的话了，"嗯---"无可奈何地长出一口气，站了起来，赌气地说："肖寒，你刚才讲的前面有一点我没有听到，跟我到我的房间去，我要把他录下来，等我爸爸哪天心情好的时候，再放给他听。"

唐浩天说："这丫头，谁说我心情不好了？不过，你是应该多采访采访小肖的，写小说，整天关在屋里能写出来个好吗？"

肖寒上楼时走得很稳，他不用朝后看，就知道准有一片嫉妒的目光在刺着他的背。

唐晓燕的"闺房"布置，突出的就是四个字：简单、随意。一张单人床，一张小写字台，一台手提电脑，一个小衣橱，一个书柜，桌子

上一盏灰色底座的读写台灯，一只小石英钟，墙上一盏花瓣形的蓝色壁灯，床上、桌上、墙上、书柜里，女孩子喜欢摆的小玩艺儿一件没有，装饰物只有墙上挂的一幅织有齐白石的虾的壁毯。进屋，唐晓燕顺手掷到木头地板上两个羊剪绒坐垫，接着，关掉顶灯，打开壁灯，屋里顿时弥漫起充满梦幻情调的蔚蓝色彩。"我喜欢在合适的氛围里和人谈话。"这是唐晓燕允许肖寒第一次走进她的神圣领地时，对开灯闭灯多少有点战战兢兢的他所做的解释。现在，肖寒早已习以为常了。盘腿，自己先在垫子上坐了下来，从西服内袋里掏出一朵用玻璃纸包着的玫瑰花，"献给美丽的公主。"唐晓燕只看了一眼，就顺手给放到了桌子上。这丫头，没见过能让她喜欢的东西！见唐晓燕真的从床头上拿了一个微型MP5过来，就忍不住说："怎么，你还真要录呀？"

唐晓燕在垫子上坐下来，说："美得你！谁要录你的音，我是叫你来听我的一首新歌。"唐晓燕在省歌舞团上班，先是当歌唱演员，因歌舞不景气，剧团赶时髦又成立了一个模特队，她身材颀长，面容靓丽，就被选进了模特队。她现在以搞时装表演为主，也上台唱歌。每次有新歌，都要拉肖寒当她的第一听众。

肖寒伸手接过录放机，不甘地说："我今天确实讲得不错的。"肖寒满脸藏不住的得意。

唐晓燕脸"刷"地阴了下来，说："你很得意不是？愧你好意思在我面前再提起，和那些市面上的孩儿们搅和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快点听，你只能在我这儿呆20分钟的时间，我还要按计划进行写作呢!今天，可是到了重头戏部分。"唐晓燕业余时间在学习创作，小说、散文、诗歌都进行尝试，可是辛辛苦苦爬出来的格子，却从不见她拿出来发表。

肖寒还正沉浸在"舌压群雄"的亢奋之中呢，再说，当着大家的面唐晓燕不是还鼓了掌吗？满心想听到两句"高度评价"，谁知兜头是一瓢冷水。肖寒有点悻悻然地说："哪儿有那么多可与之共语的高人

呢？"说着话，他的手揿下了开关，里面传出唐晓燕的歌声："每一天见你，总会有许多的新发现……"

"啪"，唐晓燕把录放机又给关上了，说，"怎么，不服气不是？我可不喜欢自己的男朋友是个纨绔子弟的赝品。我告诉你，要找这样的人，只要我点头，要多少就会有多少。"

肖寒立刻站了起来，毫不退让地说："理智上，你说的是对的；感情上，我决不允许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在生意场上，为了公司的发展，天大的委屈我都可以忍受。但在爱上，我宁可一辈子都得不到，也永远不会委曲求全，你要是觉得你在牺牲什么、施舍什么，就趁早收起来吧！"说完，他看都没看唐晓燕一眼，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11节：欲望之门(11)

客厅里人说走就全都走光了，只有唐浩天一个人靠在沙发上一边沉思默想，一边抽着烟。看见肖寒从楼上下来，招手让肖寒走到身边，说："省委下午开会研究决定，在全省评选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办公室设在团省委，主任是方天舒，你可以争取。"

二

车子滑出省委大院。

和江湖上有名的一句话"进来容易，出去难"正好相反，省委大院和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都是出去容易，进来难。一路畅通无阻，所有的门卫都礼貌地挥动小绿旗放行。马路上，车流高峰早已过去，可以很轻松地驾车前行。肖寒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拿出手机，老练地摁动着机上的数字键，接通后，里面传出丁蕾的声音。

"请问您找谁？"

"丁蕾，我是肖寒。"

"噢，是老板呀，您现在在哪儿?"

"我刚出省委大院，在阳光大道。"

到底是女孩子，心细："啊，您注意行车安全……"

肖寒答应一声，旋即接着说："我刚得到一条重要信息，省里准备评选十大杰出青年。"

一阵沉默，对方显然在快速地进行思考："老板，消息来源可靠吗？"

"是唐书记亲口告诉我的。"

"我马上通知公司高层，让大家连夜对这件事进行思考，明天早上，专门召开一个会议，来研究对策和制订行动方案，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我相信你。"

"谢谢。"

关上手机，肖寒长舒一口气，在明天的会议上，他要宣布一个决定：丁蕾的月薪增加50%，她的工作是完全值这个价码的。现在，他可以完全放心地去参加聚会了。

路上，肖寒想了很多。十大杰出青年的桂冠对他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太重要了。这不仅仅是一项至高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在里面。在商言利，它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其获得的间接经济效益，将会比一百万元广告费的投入所带来的还要大得多。就个人来讲，一夜之间，所有的领导都会注意到他，这对于实现他由经商到从政的抱负，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展示机会。今天这个晚上，过得实在太有意义了！

远远地望见天龙饭店鲜艳夺目的霓虹灯招牌了。

在法制没有健全的今天，人们为了办事更方便一些，都在自觉地把自己周围原本很松散的各种社会关系给强化起来，紧密地扭结成网。于是，各种形式的聚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战友聚会、老乡聚会、同学聚会、老总聚会、票友聚会等等，举不胜举。肖寒今天参加的这个民营企业家聚会，定的是每半年举行一次。原来的设想是很好的，大家都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大阵子，坐下来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彼此交流交流经商心得、商业信息，看看谁有什么困难，作为一个团体给帮助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可商场如战场，云诡波谲，人心难测，信息交流和互相帮助，后来都成了免谈的话题，只剩下个"休息"二字了。又由于每个人经营状况的不一样和"活动"费越来越高，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成了G省传闻甚烈的大款聚会了。聚会时一掷万金斗富者有之；借酒盖脸指桑骂槐老拳相向者有之，甚至还出了酒后豪赌被公安局抓住罚款的事，再加上无端怀疑具体操办者暗中落有好处，相互攻讦，使聚会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之一的肖寒大伤脑筋，曾想撒手了事。多亏了长浩信息公司总经理叶志文主动找到他，提出以后所有的聚会都在他的特一级的天龙饭店举行，活动费自愿，多了多交，少了少交，不交也无所谓，由他来兜底儿。还提出给聚会定个正

式名字，就叫民营企业家联谊会，建立会员制，制订相应的入会章程和缩小参加人员范围。这使疲于应付的肖寒得到了解脱，但想到办会手续的麻烦时，又不觉皱起了眉头。

"如果你相信我，具体跑腿的事，放心交给我去办好了。"

肖寒望着这个向来不苟言笑，无论办什么事都给人以十成把握，公司不大名气不小的信息公司老板，不禁产生了怀疑的念头。这个人有着相当好的名声，就像及时雨宋江一样，总是在你最需要帮助时，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悄然出现在你的身边，而且是无条件的，事后也不图你的任何报答。当然，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要是真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他也不会拒绝的。为了稳妥起见，肖寒曾专门分别问过丁蕾和唐晓航，这二人都是叶志文推荐来的。丁蕾大学毕业后，因家里没关系，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经人介绍找到了叶志文。事后送给叶志文的是一捧鲜花，问题全部解决。

第12节：欲望之门(12)

唐晓航呢？只是和他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间，唐晓航向他道谢时，他真诚地说："再讲，外气了，让我们说好朋友难得吧！"末了，他又亲自开车把唐晓航送回住处。

根据处世经验，肖寒不怕对方喊价高，就怕对方不喊价。口不张，就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叫的狗不咬人，肖寒对叶志文不能不有所提防。但叶志文除了把联谊会的事办理得井井有条外，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做手脚的迹象。饶是如此，肖寒仍是觉得此人深不可测。现在，要参加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正是用人之际，一定要尽快摸清他的底子。

天龙饭店坐落在北京路的北段，这里严格地说应该叫天龙饭店总店，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多家天龙分店。它集宴饮娱乐为一体，在省城以上档次享有盛名。

丁蕾手里拿着一枝鲜红的玫瑰，亭亭玉立在那儿，笑着轻轻向他挥了挥手。

肖寒笑着迎过去，说："你怎么来了？"

丁蕾笑着说："现在，有几个老板没有……我知道你不喜欢也看不起这些，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参选只能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而今天到会的人，都是活跃在商界的人尖子，每个人都能影响甚至左右一大片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你要想在评选中获胜，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他们最讨厌的是清高（低头浅笑一下，旋即又抬了起来）---请原谅，我一时间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在他们看来，挣钱就是为了花，为了活得更舒服，在消费中获得刺激和寻找自己成功的感觉。不管你怎样看他们、评价他们，关键的关键是要他们举手投赞成票。而在一个都以"蜜"为时髦的团体里，众人皆醉你独醒，不管你多么成功，拥护度都会被打上折扣的。所以，我来了。"丁蕾显然来之前精心修饰过，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自己打扮得越

发漂亮了。稍顷，对盯着他看的肖寒说："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给你丢人。"

肖寒感激地上前揽住她的肩，说："快别说傻话了。"其实，肖寒也早想到了这一点，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鹤立鸡群老让鸡抬头瞧你，鸡是不会舒服的。他必须做出一些姿态来，就想到了也带个"蜜"去做做样子，又害怕胡乱找一个事后给粘上，更嫌弃她们素质低跟着腻歪，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没想到，聪明的她主动赶了过来，顿时心里涌起一阵知己之感，觉得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伸出胳膊，让丁蕾挽上，两人走了进去。

作为省会餐饮业龙头老大，天龙饭店的服务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的。天龙先生个个身材都是一米八零左右，身着漂亮的制服，举手投足既严格规范，又飘逸潇洒。天龙小姐身高一律是一米六六到一米六八的标准身材，来来往往，如花枝招展。天龙经营的是粤菜，这里的厨师都是专门从广东请来的名厨，每个人每月的身价都在万元以上，菜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叶志文当初敢揽这档子事过来，也是相信自己有这份实力。这些"款爷"们整天天南海北地在外面跑，什么样的饭店没进过？什么样的菜没吃过？虽说参加聚会，谁也不稀图吃那两口，但它象征着一种身份。有钱怎么着？既不能捆在身上，更不能贴在脸上，只有在消费的时候，才能品出个"大爷"的感觉来。叶志文在每次的聚会中，都只保本，基本上是分文不赚的。当然不赚也并非真的不赚，不赚钱，但赚了名，每一次的聚会，报界都要炒上好几天，到了后来，请客上天龙，在G省就成了一种档次和荣耀的象征。今天，共来了四十六位，是历次聚会到得最齐的一次。叶志文安排的是十桌，因为差不多每个人的胳膊弯里都拐有一个青春女孩，一个赛一个漂亮，个人的品位不同，女孩自然也就有雅有俗。其中有几个，明眼人一看她们偷偷东瞅西望怕见熟人的胆怯样，就知道是在校的大学生。在这里，雅也好，俗也好，这些女孩子们的任务，都只是一个"陪"字："陪"着来，"陪"着吃，谁也不会介绍她们。她们自己之间，

也像是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似的，平时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在这里全都是不认识，谁也不会和谁打招呼，更不会相互间凑一块扯淡。她们当中，有的是早就和大款傍在一块儿的，有的则是新近认识的，不管是老相识也好，刚认识的也好，她们除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外，都能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小费。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大款会抠门儿，否则传出去会叫人笑话的。

第13节：欲望之门(13)

肖寒他们进去的时候，开场白早已进行完了，微醺中正起哄叫捣腾时装生意的常大顺贡献他的"孤本秘藏"。

"大顺，又搜集到什么新玩艺儿没有？来一段给大家伙乐乐。"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声，大家立马跟着来一个来一个地大声附和起来，显然这是能够让大家开心的保留节目了。

常大顺眨巴眨巴眼睛站了起来，这哥儿们有个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到处搜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和笑话，他清清嗓子高声说："我前天在山西听到的一个笑话，哈哈，包准你们笑死人。"

大家就忍不住催他，"你他妈的别卖关子了，快讲吧。"

常大顺喝口茶润了润嗓子，开始绘声绘色地讲开了。"有这么一家儿，两口是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可惜呀，男的英年，"枪"却不知道咋给捣鼓坏了。这一来，牛掉到井里边，有劲使不上，可就苦了家中如花似玉如狼似虎的老婆了。后来，他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想弄药给他吃吃试试看。买回来后，又担心死要面子的老公不肯吃，就把药悄悄放到了面条里。谁知这天男的在外边喝多了，进门倒在床上就见周公去了。她老婆把面条端来，左喊右喊都弄不醒，一生气把面条朝床头柜上一扔，也气哼哼地上床去睡了。第二天俩人醒来睁眼一瞧，你们猜怎么着？面条他妈的全都在碗里竖着站了一夜，到早上都还硬邦邦的呢！"

一阵哄笑，靓妞儿们闯过世界的就和男人们一块儿笑，初上道儿的就低着头红着脸偷偷地笑。

"喂，我说你他妈吹得也太玄了，什么药，能有那么大的劲儿？"一位显然"玩"过药的大声笑着质疑。

"不信了不是？我告诉你，这药是她托人在咱省城鼎鼎大名的灵芝堂大药房买了捎回去的。"

"放你妈的臭狗屁！"灵芝堂大药房老板杨天站起来笑骂道。不过他并不真的生气，因为他的药房里真开有这么一个性保健药品专柜。这种药，普通人是不会轻易光顾的，挣的就是这些大款们的钱，正好，借这个机会做做广告。他站起来，说："不过，我们灵芝堂大药房的药，效果确实他妈的棒！哪位需要，不妨买点试上一试，量大优惠。"

"还是你小子自己留着用吧！"大家一起笑骂道，"这几年，你开的药房把人家医院挤兑得都快要集体上吊了，钱早赚海了，还嫌不够?快收起你的把戏，还是给大伙讲讲你上个月在哈尔滨的奇遇记吧。"

"看透不说透，才叫好朋友。"杨天讪笑着清清嗓子，说，"那他妈的是6月份的事，我到哈尔滨去进货，刚在饭店住下，敲门进来一个俄罗斯小妞。起初，我还当她是饭店雇的服务员呢。后来，连说带比划地弄了半天我才整明白，原来是只"洋鸡"。一整明白，咱也来情绪了，瞧他妈的同样是人，咱中国的妞儿，个个瘦得跟受气媳妇似的，整个叫干柴棍。再瞧人家那身上的肉，一动乱颤乱跳的，准赛弹簧床舒服。还有那胸，那大腿，啧啧啧……"和杨天一块来的"蜜"，和大家一样若无其事地听着笑着。"你说人活着干什么？不就是吃、喝、玩、乐四个字嘛！没有钱，也就不说了；有钱，不花死了也带不进棺材里，他妈的，上！得说咱哥儿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补药离得近，身体养得棒，一番折腾下来，那肥洋妞爽得跟杀猪一样直哼哼。临走，讲什么也不要钱。说自从到咱中国后，第一次得到满足，笑眯眯地非要再送我一把卢布。"杨天跷起一条腿踩到椅子上，把手一摆，"什么话，咱能要她的钱？得，去吧，两不找！喜欢得肥洋妞晃着大屁股出去了又转回来，"啪"，在咱脸上美美地亲了一口，硬着舌头说了声"古得儿拜"，才又屁颠屁颠地走了。"杨天连说带编地讲完，大家又是一阵笑骂。

常大顺眨巴着眼扬手说："?，你还为国争光嘞！不看看你的干巴样，亲一口，别是嫌你?枪头扇了一巴掌吧？"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杨

天说声："我叫你小子嘴损！"跑过去揪常大顺的耳朵，常大顺往下一闪，躲了开去。杨天不依不饶，在餐厅里追了起来。一不小心，杨天的大皮鞋踩到了不知谁带来的"蜜"的脚尖上，"蜜"立马疼得失声叫起来，泪花直打转转，"操……"张口就要开卷。杨天头也不回，顺手从口袋里抽出张一百元的大票子，朝桌子上一甩，那"蜜"伸手抓过来朝口袋里一塞，立刻不吭了。杨天正要再追，常大顺却不见了。忽然，听见杨天的"蜜"笑骂道："问你妈去。"原来，趁杨天扭脸的工夫，常大顺从桌子下面钻过去，半真半假地问杨"蜜"杨天吃的药是不是真的那么神？结果招来杨"蜜"的臭骂。杨天发现目标，直扑过去，扭住了常大顺的耳朵，疼急得常大顺跺脚骂道："哎哟，你小子真拽啊？老子可全凭这招风耳招财进宝呢，弄坏了，跟你没完！"

第14节：欲望之门(14)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知谁眼尖，瞧见了肖寒，高声叫道："都静静，瞧我们的头儿来了，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漂亮嫂子。"众人立时安静下来，抢着过来和肖寒握手，连杨天和常大顺也停止吵闹挤了过来。

丁蕾再有思想准备，也被一声"嫂子"给闹了个大红脸。

在这里，大家尊敬肖寒，是冲瑞达公司在社会上响当当的牌子和效益，冲他年纪轻轻就能把生意做出如此规模，更佩服他在政界能套上唐浩天这样强硬的靠山！特别是今天还带了"蜜"来，更令大家兴奋不已。肖寒和每个人握着手，然后高举酒杯，说："本人来迟，甘愿自罚三杯！"说着，让丁蕾倒酒，爽快地喝了三杯。喝完，高举酒杯向众人示意，赢来一片掌声。接下来，肖寒又挨个和大家碰杯。走到杨天、常大顺他们跟前时，杨天真诚地说："肖哥，你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要是回到过去兴捐官，我们大伙就兑钱给你捐个市长，让你领着大伙发财。"

肖寒说："常言说，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肖寒能不能干成点事，还不是看大伙肯不肯抬举我。"

杨天"砰"地把酒杯朝桌子上一顿，他原本就是个好哥儿们义气的人，那一年，为朋友和人打架，把人打残后被公安局关了八年，出来后被厂里给开除了。为了生活，先是满街子乱窜收购享受公费医疗人家吃不完的药卖给私人诊所，有点本钱后和人合伙从东北长白山贩运药材到内地来卖，后来就单干开起了大药房。他现在虽然发了财，但性情没有改变，当下一拍桌子，说："这话外气了不是？我杨天讲这话，是觉得你真行，真有本事，比他妈的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一边讲着党性原则讲着无私奉献，一边想法把公家的钱朝自己怀里弄的熊伙强！想想，我他妈的这一辈子，是什么罪都受过了，什么福也都享

过了，就是现在一闭眼睡过去，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上刀山，下火海，有用着咱弟兄们的地方，尽管说，王八蛋才说个不字呢。"

"就是，就是。"常大顺一帮人都跟着点头。

这时，肖寒远远望见叶志文在朝他使眼色，像是有什么话说，伸手把杨天的酒杯端起来递给他，一碰，说："谢谢大家，谢谢！来，干杯！"

离开杨天他们，肖寒快步朝叶志文走了过去。

其实，肖寒刚进来签到的时候，见过叶志文。叶志文眼瞧着他签到掏钱，站在一边，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说，签完到，才上前一步拉住肖寒的手，同时，不失礼貌地冲丁蕾点了一下头，说："丁小姐，我和肖老板借一步说句话。"

丁蕾脸微微一红，点点头，退后了两步。叶志文是她的恩公，眼见她和肖寒如此在一起，不单没有什么瞧不起的意思，相反，满脸的表情都是这一切很正常的表示。这是一个真正参得透人情世故的人啊！

肖寒和叶志文两人无论是面谈还是打电话都一样，从来没有多余的客套话，直来直去，用叶志文的话说这叫和聪明人谈话，开门就要见山。当下避开人，叶志文低声说："我认为评选十大杰出青年是件挺有意义的事。"

听这话，不由得肖寒心里一"咯噔"。来这里的路上他还在想，人哪，有事没事是得经常到领导跟前多走走，不说可以加深领导的印象了，单是信息就能早得许多。评选十大杰出青年的事，肖寒一直想自己是最早得到消息的，没想到叶志文比他得到的更早。这人不但做事让人难以捉摸，连背景也是深不可测。莫非他也要参加？要是这样，可就算碰上一个厉害对手了。当下一笑，以问作答，像打太极拳一样把话又推了回去，说："叶兄，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天地良心，这是打和叶志文认识以来，肖寒第一次打哈哈、装糊涂。

叶志文微微一笑，望了望远处的丁蕾，转了话题。因为，他确信肖寒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而且，丁蕾到聚会上来也肯定与这件事有关，因此，再进行原来的话题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给你推荐的秘书不错吧？第一次跟你出场，就能把戏演得这么好，光凭这一点，百里都难挑一的。"叶志文通过巧妙地转换话题，避免了两人的尴尬，但又觉得于心不甘，说完，又接着说："我这个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帮朋友把想做的事做成。明天一天我都有空，肖老板要得闲，去我公司里坐坐。现在，咱们还是进去吧，丁小姐都要等急了。"

第15节：欲望之门(15)

俗话说，听话听音。看来，叶志文有帮自己忙的意思。凭实力，他也完全有条件参加竞争，为什么要把这种好事拱手让人呢？肖寒离开叶志文后，心里一直都抱着疑团。不知叶志文又有什么消息要告诉自己，到了跟前，叶志文小声说："刚刚唐晓帆和方天舒来了，在六楼皇上皇包间里。"

饭店顶上三层是歌厅。

肖寒说："我进去瞧瞧，打声招呼。"旋即又补充了一句，"我和唐晓帆也算是老熟人了。"

叶志文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肖寒敲门进去，唐晓帆彬彬有礼地起身笑着抢先打招呼。握过手后，拉肖寒在身旁坐下，说："早知你也来这里玩，我们就等你一道了。"

肖寒忙说："朋友在这里举行聚会。"

方天舒眼睛始终盯着卡拉OK画面：沙滩上，一个身着三点式体态丰腴的妙龄女郎正在装模作样地扭来晃去。他头未扭，把烟使劲在烟灰缸里一拧，笑了一下说："跟你们这些大款一比，我们这些坐机关的，都快成讨饭的了。"

肖寒忙说："方书记才华横溢，三十出头，就是我们全省青年人的领袖，您才是鹏程万里呢！"肖寒眼见方天舒的眉梢一动，眼角滑过一丝得意的笑，把脸扭了过来，忙伸手过去。方天舒施舍般用指尖在肖寒手掌上漫不经心地放了一下，就抽走了。肖寒的心隐隐刺痛了："瞧他这个样子，我就是再拥有十个亿的资产，在他眼里也同样是算不了什么的。假如，我是随便哪个厅的厅长，他会这样对我吗？"想是这样想，肖寒脸上的笑却更谦和了。没有这两下子，还能在中国做成生意吗？

肖寒扫了一眼，这间皇上皇是天龙饭店最豪华的KTV包间，装修考究，所有的灯光和音响都是进口的名牌产品，特大型投影上安装着先进的打分系统。除此之外，还配套有两个休息间，里面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桑拿浴室。今天晚上，和唐晓帆、方天舒两个人一块来的还有两个靓妞，偎在唐晓帆身上那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肖寒见过，和唐晓燕一个单位，也是省歌舞团的，叫马红红，是个小有名气的通俗歌手，得过G省电视通俗歌曲大奖赛的银奖。就像人们常说的干什么烦什么一样，马红红对在这种场合唱歌是不感兴趣的。她来这里的目的简单明确，就是为了陪唐晓帆。她随意地半躺半靠在唐晓帆怀里，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和洒脱。跟着方天舒的女孩子，从气质到打扮再到一见生人就拘束就难为情的样子，一瞧就是机关里想追求进步的小女孩儿。肖寒知道，自己在这儿呆久了是要讨人厌的，闲扯几句忙起身告辞，说："唐老板、方书记，你们开心玩，单我买了。下面还有点事就不陪二位了。"

唐晓帆犹豫了一下，说："让你买单，多不好意思的。"

肖寒说："我和这里的老板熟，唐老板就不要客气了。"

唐晓帆很快下定了决心，说："好吧，既然这样说，就让肖老板破费了，改天我做东请客。"说着话，把马红红给抱到了腿上，手旁若无人地随随便便朝马红红本就极短的黑色皮裙子里伸了过去。马红红"噫"了一声，就不再吭了，伸出胳膊，勾住了唐晓帆的脖子。唐晓帆顺势又在她脖窝里亲了一口，马红红的身子立时像搓麻花一样，在唐晓帆的怀里扭动起来。人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跟着方天舒来的那个机关小妞儿，脸上给潮得红红的，偷偷瞧了马红红一眼，也把有点发软的身子靠到了方天舒的身上。方天舒柳下惠似的，没有一点反应，腰板挺得直直的，手里拨弄着遥控器，胡乱点着歌。

肖寒见状，赶忙走出去把门带上。扭脸关门的时候，瞥见方天舒的胳膊把那个机关小妞的腰给圈住了。唐晓帆的声音："红红，和天舒说好的，今晚上咱们在这儿玩上一个通宵。"

马红红呢喃的声音，"我听你的，你说要怎样玩，就……怎样玩……"

肖寒走出来，正要缓一口气，被华明机械厂的厂长李宗新喊住了。

李宗新很是热情地迎过来和他握手，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子，一看她那副对谁都无所谓的不在乎劲儿，就知道是久在风尘里混的了。

"肖老板，有好久没见过你了，今天也有空来玩玩？"

肖寒说："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哪像你们国企的老板，赔赚都是国家的，整日像神仙一样潇洒，今天是商界的朋友搞联谊才到这里来的。"

第16节：欲望之门(16)

李宗新说："你这话说得不错，给国家干就是这样，挣钱再多，也装不到自己的腰包里，不像你们实打实是给自己干的。所以，犯不着伤心费神地把身体给累垮掉。这不，给大伙累了一天，也得来放松放松不是？"

从楼上下来，肖寒问叶志文："李宗新经常到这里来吗？"

叶志文说："高档服务娱乐场所，离开公款消费，十家有九家半得关门。"

不知为什么，肖寒突然感到心里堵得慌，让给叶志文把唐、方的消费记到瑞达公司的账上。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让叶志文回头给大伙解释一声，悄悄让人喊出丁蕾，就开车回转了。

绍相雨教授在书房等候着他。

一进书房，绍相雨就看见了放在茶几上的出版合同，心里不禁一阵感慨。

因为司机临时有事，是唐晓航亲自驾车去经济学院接的他。去之前，唐晓航先打电话和他进行了联系，含蓄地告诉他肖寒今天晚上因为难以脱身的应酬太多，在时间上很难确定死，他来很可能要等一会儿的。绍相雨当即在电话里表示，说："商场如战场，作为全省知名企业的老板，要不忙就不可思议了。没关系，我等他。"

在路灯的映射下，锃亮的奥迪A8准时地稳稳停在绍相雨住的宿舍楼下。绍相雨下楼的时候，恰巧同楼的李教授送结伴前来拜访他的徐教授和司马教授出门，看见绍相雨他们都故意把脸扭到一边，绍相雨也不主动去和他们打招呼，打开车门上了车。绍相雨知道，他们肯定不会马上就分手的，会对他不屑地议论上一番，说什么他在利用知识搞投机啦，经常在外面跑不像做学问的人啦，没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被钱腐了心啦等等，绍相雨懒得去想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研究的学术成果去积极地干预经济生活，

所以，他的研究地域性、针对性都比较强。也正是因为这，他才被G省的领导层所看重，经常邀请他到省委、省政府去讲课。中国的机关，向来都是唯上马首是瞻的，加上他的研究确有心得，讲课也开门见山，深入浅出，语言大胆精辟，不管到哪里，都能够入乡随俗，没有知识分子那股清傲和迂腐劲，大家也都乐意和他打交道。因此，省直各部、委、厅、局，甚至驻G省的中央直属单位，市、地就更不用说了，都纷纷登门礼邀他前去讲课。领导干部学经济，重在取一种姿态，每一次讲课之后，从省委、省政府以下各单位，都要力争通过新闻媒介来给予报道宣传。名气是靠众人抬起来的，一来二往，绍相雨就成了G省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同时，他还是数家大公司聘请的经济顾问，常常是家中门庭若市。为了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来接他讲课的车一辆比一辆高级，许多都比院长的车豪华得多。市场经济时代嘛，无论到哪里，都是不会白用人的。每次讲课，稍稍意思意思，都足以抵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受聘当经济顾问，报酬就更丰厚了。有了钱，什么也就都舍得买，大屏幕液晶彩电、进口真皮沙发、红木家具……家庭提前实现了小康。因为他有关系，能拉来赞助，在学术著作出书难的情况下，他的书却能一本接一本地出。这样一来，难免要招人眼红招人议论了。

坐在沙发上，绍相雨手里拿着出版合同，想到有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毕其一辈子的心血，写出来的书却出版不了，愈发地对那些议论不屑一顾了。

绍相雨收住思绪，站起身来，又慨叹起肖寒的书房来了。这是一个近五十平米的大房间，除了靠南开的两个大窗户外，整整三面墙都是排列整齐的厚重的楠木书柜，按照不同的类别区分，在书柜上依次贴着政治类、历史类、经济类、文学类和其它字样的标签。看着看着，绍相雨眼前蹦出两个字：儒商。现在不少的大款们为了附庸风雅，家中藏书，成了一种时髦。肖寒会不会也是这样一类人呢？前几次，绍相雨来，肖寒都在，也许是知识分子的酸毛病在作祟吧，他没

有对这些藏书表示出过多的热情，只是客套地提了一两句。现在没事，他便不由自主地朝书柜走去。让他惊诧的是，肖寒的藏书中，政治类书籍竟然占了相当的比重。在知识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看藏书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趣向。他有一次到省军区讲课，在和军区王司令的闲谈中，这位将军也讲过，他下基层考察干部，首先看的是这位干部藏些什么书。从这些书目上，就可以给这个干部下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绍相雨笑笑，心想，要照这么说，这个瑞达公司的老板，还存有进军政界的野心喽?

第17节：欲望之门(17)

他有心要验证点什么，随手打开了标有"政治类（1）"的柜门，抽出了里面最难啃的部头也是最大的《马克思全集》第一卷，在扉页上，他看到肖寒用流利的钢笔字写着这样一段话："要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整天在台上台下张口闭口讲马克思主义，却从来没有通读过哪怕一遍马克思的书，真不知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为他们感到脸红，也感到可悲！"再朝下，另起一行是一行小字："用一年的时间，把它通读一遍。"算算，时间早过去多年了。绍相雨笑笑，索性放下了手中的第一卷，去抽出了最后一卷。信手翻动，发现许多地方都留有各种圈记的符号，不少地方还专门做了眉批。真想不到，一个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骄子，竟然在学习上也有如此的钻劲和毅力。他又走到历史类（2）的柜前，抽出一本《史记》，随手一翻，恰好翻到《陈涉世家》。在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下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彩笔重重地划了两道粗线。好像这样做还不过瘾，随手划条线引到上边，重笔写下了这样的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绍相雨放回《史记》，正要朝后浏览的时候，肖寒回来了。

肖寒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

绍相雨不在意地说："你瞧，我不是和在我的书斋里一样看书吗？"

两个人坐下后，绍相雨随和地说："我们今天探讨些什么呢？"

肖寒想了想，说："接着上一次的话题讲吧，我很感兴趣的。"上一次，绍相雨提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大陆暂时还出现不了洛克菲勒、松下或者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超级富豪，因为肖寒临时有急事，被人喊走了。"您所说的中国目前出现不了超级富豪，是不是指政府为避免产生两极分化而会采取包括税收在内的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制约民营企业的扩张和发展呢？"

绍相雨推推下滑的眼镜，说："我所指的不是这。实际上，限制措施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远远起不到决定作用。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可并不影响富有阶层的产生。不要说西方，就拿你肖老板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你上个月净赚了一百万，就说收了你六十万元的税，这够高的吧？而剩下的四十万元，相当于十几甚至几十个工人一年所能挣到的工资的总和。你说，这还不叫两极分化，叫什么呢？因此，既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不管政府如何考虑，采取何种政策，都阻止不了个人财富的累积和增加。一个人假如拥有了一百万，想不要一百一十万，一百二十万，甚至二百万都是困难的。因为即使他什么都不干，光把钱存进银行里，靠利息的滚动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之所以暂时产生不了超级富豪，主要还不是外部原因，而在于对财富的认识……"

就在这时，门一推，进来一个活泼鲜嫩的女孩子。再朝后看，是立在门口无可奈何的丁蕾。进来的是省日报社的记者吴雅然。这丫头一看就是属猫头鹰的，都深夜了，仍然精神焕发得像早上在绿地里晨练的体操运动员，上身一件窄小的紧身衫，把青春的胸脯绷得凸凹有致，下身是一条象牙色的牛仔裤，双手斜着插在裤袋里，朝那儿一站，双腿笔直，周身线条明快流畅，红扑扑的脸上，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转动着，像是刚冲过澡临上床睡觉又心血来潮跑出来的样子，头发还没有完全干透，用一条花手帕随便地束在脑后。她没想到这么晚了还会有人在，多少有点尴尬。肖寒摆手让丁蕾退了出去。这不能怪丁蕾，记者本来就是无冕之王，女记者就更是让社会给宠上了天，这丫头亲口对他说过，她到哪里都是从来不等人通报的。

正侃侃而谈的绍相雨，根本没有听见门响，不知怎么的一抬头，猛然瞧见一个青春女孩立在那儿，像平空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就算他再思想开化，终究也还是一个学子，立时窘然，赶忙推推下滑的眼镜。

这一切，都被精明的肖寒给捕捉到了眼里，不由得开心一乐，笑着说："绍教授，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咱省日报社的名记者吴雅然小姐。"

"啊、啊。"绍相雨忽然间为自己刚才发窘感到有点羞愧。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他抢先伸出手，"幸会幸会，吴小姐，我姓绍，在经济管理学院教书。"

第18节：欲望之门(18)

吴雅然热情似火："啊，您就是鼎鼎大名的绍教授呀？久闻其名，可惜今天才见面，希望改天能去学院采访您。"

绍相雨客气地说："欢迎，欢迎。"绍相雨看看表，时间都快12点了，知道自己该走了，就说："我告辞。到底是上了点年纪，时间稍晚一点，就感觉有点吃不消了。吴小姐，你们谈事情。"

见绍相雨告辞，肖寒也没多留，送他到楼下。丁蕾早已打电话给唐晓航把车子准备好了。临上车，绍相雨握着肖寒的手说："出书的事非常感谢。"

肖寒说："绍教授客气了，这样的好书不出，才叫可惜呢。"说着一拍脑门，对丁蕾说："你看光顾听绍教授讲课，把出书的事忘了，你去把出版合同拿来给绍教授。"

绍相雨忙拍拍手里的包说："不用，不用，刚才在书房里，我见合同摆在茶几上，就装了起来。"

吴雅然虽然和肖寒很熟，但进肖寒的书房还是第一次。她想不到，肖寒会有如此丰富的藏书。吴雅然本就是个很崇尚个性的女孩子，绍相雨走了，没有了外人，显得愈加随便了。轻啜一口咖啡，她懊恼地对肖寒说："新买的一双鞋，把脚搞得很难受。"说着话，把鞋一蹬给脱掉了，脚上居然没有穿袜子。她和绍相雨一样的心理，想证明一下肖寒是真的为读书而买书，还是纯粹为了装样子。她采访过不少像肖寒这样的大款。那些人，一听说记者来访，都慌慌地朝书房领，都想在记者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商的样子。说句老实话，吴雅然对这一套是反感的，商人就是商人嘛，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企业家的时代嘛，干吗非要羞羞答答地把自己装扮成学者的样子？再说，卖鱼者身上的腥味，藏是藏不住的，不要张口听谈吐了，光是看那些书，东一种，西一种，不成系，不成列，一瞧就知道是摆在那儿充样

子的。吴雅然想到哪里就是哪里，什么也不说，赤着脚踩在木头地板上，手向后一背"视察"起肖寒的藏书来。

肖寒摇摇头，苦笑。他想："处在花季的女孩子，人漂亮再加上好的职业，如果不任性连上帝都会觉得是新闻。"

望着脚在地板上移动，肖寒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鞋。转眼望去，那是红红的高跟鞋，一只立在那儿，一只歪在一边，也许是红色太诱人的缘故吧，心中不觉怦然一动，再望吴雅然，心里就有了些许火苗窜动。肖寒想到了唐晓燕，他狠狠地在心里责备自己，并很快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就在这时，吴雅然扭头过来淡然一笑，肖寒用平静的目光迎接了她，不知怎么搞的，吴雅然的脸悄然红了，赶快扭了过去，继续。

一个耐心地看。

一个耐心地等。

吴雅然转回肖寒跟前，说："你的书挺多挺有序的。"

"是吗？"

"我喜欢做事有序和爱读书的人。"

这话有没有别的意思？肖寒难得糊涂。

吴雅然又补了一句，说："我喜欢你这个人。"

肖寒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吴记者真会开玩笑。"

"玩笑，我是喜欢开，但今天不是。"吴雅然又朝肖寒走了两步，双手朝裤袋里一插。

现在是凌晨时分了，一段最容易使人心猿意马的时间。肖寒抬头，他没敢去和吴雅然的目光相碰相撞，只望到秀挺的鼻尖就赶紧溜了下来，红润的唇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想这样的唇要是吻上去肯定会让人热血沸腾的。

他说："是吗？听到这话我心里真舒服。要知道，它可是出自漂亮的女记者之口。"

"肖老板讲话很少这样风趣。"吴雅然淡淡地说。抬头，肖寒并没有发现吴雅然的眼里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他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和刚才的心绪懊恼，知道吴雅然是为刚才的"平静"在报复自己。

吴雅然不等他回答，双手撑在茶几上，说道："我真的愈加喜欢你这个人了。"她坐回沙发上，"人心里有点杂念算什么呢？要是按"一闪念"来划成分，十二亿中国人，只怕十一亿半都要打成流氓了。"

肖寒有点脸上想发烧了。这丫头，天生是一块当记者的料，看什么问题都能一针见血。他彻底冷静下来，吴雅然只是喜欢无拘无束随随便便而已，他为自己刚才的理智感到庆幸。吴雅然坐正身子，脸上浮起职业式的笑意，接着说："咱省向沿海省份学习，要评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了。"

"噢，有这种事？"肖寒故作不知，心里却骂开了，有哪个领导干部不懂保密守则呢？可从开会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光他这儿就有两个人来通消息了。小道消息真是快而准确的信息传输渠道啊！谁要是坐等官方消息，黄花菜早就凉了。

第19节：欲望之门(19)

吴雅然自信自己的消息得到得是最早的。新华社驻G省分社社长是她的"铁哥儿们"，参加会议一回来就给她打了电话，要她做好"抓"新闻的准备。她相信肖寒是真的不知，要是等明天---噢，该说是今天，恐怕就难说得很了。这就是她急急忙忙这么晚赶来的原因。吴雅然说："十大杰出青年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抵得上一百万元的广告投入。"

肖寒点头，吴雅然的话没有夸张。

吴雅然接着说："我说过我喜欢你这个人，我希望你能够当选。"

肖寒没有说话，他知道吴雅然后面还有话要说，静等下文。

"我会说服我所有的朋友尽力帮你的。因为，你当之无愧。"

肖寒直截了当，说："这个消息的确让我振奋，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当选。当然，我也非常清楚新闻界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清楚吴小姐在新闻界的活动能力。如果能得到吴小姐的帮助，是非常非常求之不得的。吴小姐是朋友，就不说了，但不能让你的哥儿们白辛苦的。"说着，他走到桌前，"刷刷"开好一张五万元的支票递给吴雅然，说："这是五万元，大家加班时吃顿饭吧。如果不够，还可以随时来取。"

吴雅然收起支票。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嘛！再说，这五万元也不是全归她，她至少还要拿出三万元分给她的新闻界的朋友。

送走吴雅然，推门走进丁蕾的办公室，见丁蕾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他脱下上衣，披在丁蕾的身上，悄悄退了出来，又回到自己的书房。他需要静下心来，全方位地把评选的事从头到尾思虑一遍，要在每个关键的环节上都做到万无一失。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关头往往就那么几步，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

这是肖寒的帝国。

瑞达公司大会议室。7点58分，大家都已在长方形桌子两边按序坐好，八点整，肖寒准时进来开会。在这之前，他已经和核心人员专门碰过头，还就此事认真咨询过他的智囊团，可说是成竹在胸。真的，他非常喜欢走进会议室那一刻的感觉，推门进去，"刷"地一下，全体人员起立恭迎他的到来。他慢慢走过去坐下，双手一招，大家才都重新落座，望望左边，望望右边，大家都尊敬、专注、认真、屏声静气，又多少有点紧张地等待着他的指示。这里是他的帝国，这里所有的人都绝对听命于他，接受他的支配，按照他的指令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肖寒要求公司这一段时间所有员工的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接着，由丁蕾宣布公司参选委员会以及下属的公关组、宣传组、信息组、保障组、咨询组、办公室的负责人和组成人员名单及任务区分、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奖惩措施、经费支出……当然，所有这些工作，在官方没正式发布消息之前，都只能悄悄进行，严格保密。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30分钟。在这里，没有套话、空话，没有翻来覆去地讲什么重要性和意义，如果一点之下，谁要是连重要性和意义都悟不透，这样的智商是不配继续留在"瑞达"的。

会议结束后，肖寒带着丁蕾去长浩信息公司拜会叶志文。从昨天晚上叶志文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无意于参加评选，而且好像还想支持自己，但愿如此。这人向来做事不好张扬，不显山，不露水，就在能人如云的省城拓展下了一份偌大的事业。如果说不是纯厚之人，就绝对是城府似海大奸大猾之人了。也许是他故意这么做，使自己轻信而失去提防，好相机取胜。大家都是在商海中闯荡的人，人心险诈难测，凡事不可不多留一个心眼。他这次来拜访的目的，就是想真正摸清叶志文的底子，是友是敌，弄个明白。

长浩信息公司整个就像叶志文的为人一样，租的是省水科院建于五六十年代的一层旧楼，但走进挂有长浩牌子的四楼会使人眼睛猛然

为之一亮，这里的装修虽然不够华丽，但处处用材考究，做工精细，让人感觉内涵博深。

肖寒和丁蕾被叶志文的夫人张茜小姐（同时身兼秘书、助理之职）给引到叶志文的会客室。张小姐身材苗条，面庞清爽，待人接物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自小见过世面的人。

叶志文屋里还有一位客人，是一位老太太。在招呼他们后，他歉意地说："肖老板、丁秘书包涵等一会儿好吗？"

第20节：欲望之门(20)

既来之，则安之，谁让自己存心当不速之客没有预约呢？肖寒说："没关系的，你们谈吧。如果不方便，我们可以先回避一下。"

叶志文说："没有妨碍，你们就坐在这里吧。"扭头对眼圈红红的老太太说："宋老师，不要伤心，把情况讲讲，看我能不能帮上您的忙。"

宋老师望了肖寒他们一眼，讲开了。原来宋老师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老伴早年过世了，儿子和儿媳是搞地质的，长年在野外工作，家中只有她和小孙女俩，孙女聪明好学，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一直担任着班干部，是学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说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进入省重点初中不成问题的，谁知升学考试都进行过了，考试成绩也都出来了，政策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不再设重点初中，学生按户籍辖区就近入学。全市中考总分第一名的小孙女虽然懊丧，但很快就想通了，这是政策规定，谁也没有办法的。问题出在宋老师的对门邻居身上，这位邻居是省直机关某要害部门握有实权的一个处长，他的女儿和宋老师的孙女是同班同学，学习成绩也都不相上下，两人平时既是好朋友又是暗中较劲的竞争对手。学校培养出尖子生进取心的同时，也养成了他们脆弱的自尊心和盲目攀比的虚荣心。自然，这个处长有的是办法，也不知走的什么路子，找的什么关系，把他的女儿给弄进重点中学去了---虽说不提"重点"二字了，但原来倾斜进去的师资力量依旧没动，漂亮的教学大楼和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没有分给别的学校一星半点，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依旧还是"重点"，还是学生心目中渴望的向往---这一下，宋老师的孙女心理失衡了，跟宋老师大哭大闹着要她也去找关系。宋老师别说已经退休，就是没退休，谁会用得着一个小学老师呢？宋老师只有陪着孙女伤心落泪的份，顶多再无伤大雅地骂两句不正之风。见奶奶想不出办法，小孙女一天不吃不喝后，吞下了

安眠药……讲到这儿，宋老师脸上淌满泪水，抽泣着说不下去了。丁蕾眼圈一红，也滚出泪来。

肖寒早听明白了，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前看父待子，三十年后看子待父。现在小孩上学乃至毕业分配，实际上，背后都是大人关系的综合较量。像宋老师讲的这种事，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他并不关心这事本身，只是为小姑娘的性命担心。谁知，不等他开口问，心软的丁蕾早上前抓着宋老师的胳膊，急切地问道："宋老师，您的孙女现在怎么样了？"

宋老师抹着泪，仍望着叶志文说："多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那天晚上没敢睡熟，到了半夜，感觉不对劲儿，起来去推她的门，里面锁死了，怎么也推不开，我当时就吓得大哭起来，跑到楼上喊来邻居，砸开窗户，把她送到了医院，多亏发现得早，抢救及时，人总算没事醒了过来。可人醒来后，眼怔怔的，什么话都不说，看见我，就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帮不了我，救我干啥？"我当时哭着把情况给医生说了，医生们都摇头，说不认识人，爱莫能助。倒是一个病人听说后，指点着让我来找您，说在咱省，您的关系最广，没有您办不成的事。还说，您最乐意帮助人啦……我宋淑君一辈子没有张口求过人，今儿个，我给您跪下，求您救救我的孙女……"说着，人"噗通"跪到了地上。

叶志文抢前一步，把宋老师搀了起来，说："宋老师，您有话起来慢慢说。"

为人师表一辈子，极爱面子的宋老师，泪流满面地望着叶志文，她说不出"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之类强人所难的话，又着实可怜自己躺在医院的孙女，哽咽道："我、我……"

叶志文说："宋老师，您放心，我会尽力帮这个忙的。"

丁蕾也动情地说："宋老师，叶老板既然说过帮忙的话，就一定会帮你的。"

宋老师重新坐下来，伤心欲绝地说："谢谢你们了，我这个奶奶，真是没用啊……"说着，递一张纸条过来，叶志文接过去一看，又转身递给了肖寒、丁蕾他们，两人疑惑地接了过来，还当是介绍宋老师来的病人写的条子，想不到竟是她孙女的绝命书。

奶奶、爸爸、妈妈：

你们好！

非常感谢你们把我养了这么大，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我看不起你们！我走了，希望我下辈子能出生在一个像敏敏那样的家庭里……

第21节：欲望之门(21)

萍萍

看着宋老师可怜的样子，肖寒想看拥有好名声的叶志文来如何处理这件事。如果叶志文不管，他就决定来管这件事。瞧丁蕾心情沉重的样子，到时候就让富有同情心的她去处理吧。办法简单得很，给学校捐赠十万元，用于给校长和教师发奖金，谁会拒绝接受呢?

叶志文没有多说什么，让宋老师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让她走了。如果不是这人心特硬，就肯定这类事见多了。

送走宋老师，几个人都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一段沉闷。好一会儿，丁蕾眼圈的赤红都没有褪去，像自言自语般地说："应该帮帮宋老师，瞧她那么大年纪了，多可怜！"

肖寒不语。

叶志文说："是该帮帮她的。回头，看看有谁和他们校长有关系。"

在肖寒看来，这些都是属于"面儿"上的话了。

就在这时，张茜走了进来，说市物价局的张局长来了。叶志文眉梢一动，说："这一下有办法了，他和市教委主任是连襟。"说着话，歉意地冲肖寒和丁蕾一笑，起身去招呼。肖寒和丁蕾也跟着站了起来，这位张局长他们也认识，酒量不小，舞也跳得非常棒，肯为人办事，不耍滑头，在商界口碑不错。

张局长嗓门很大，进门就喊，"老叶，我来找你帮忙了。"扭脸看见了肖寒和丁蕾，"噢，肖老板和丁小姐也在这里。"接下来是依次的握手。

叶志文敬而不卑地说："张局长客气了，需要我跑什么腿儿，尽管说。不过，我也正想去找您哩，有一件事想请你给打声招呼。"

张局长说："噢，那正好，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叶志文说："自然是你先请了。"

张局长说："好，我就先说。我那小儿子开车去河原县办事，在那儿和交警队执勤的车擦了一下，人、车其实都没事，就是擦掉点漆，原因还是老警乱抢道造成的。"

肖寒说："这理可是不好讲了。"

张局长说："讲理？当时人、车就全扣起来了。要真是光想讹点钱也就算了，还说要拘留人什么的，听说你那儿有熟人，给想想办法。"张局长的小儿子肖寒也认识，人不但蛮横，更糟糕的是嘴臭，不带口头语就讲不了话，在省城有他老爸的面子顶着，大家都让着他，这到了外面，又是惹着了"老猫"，还会轻饶得了他？

叶志文想了一下，说："我和他们县委书记认识，现在就打电话和他联系。"说着，扭身拨通了电话。对方非常爽快地说："小事一桩，你等着我的电话。"五分钟后，电话打了过来，说人、车都已经放了，一分钱没罚。

张局长眉开眼笑了，说："真有你老叶的！说吧，你有什么事要我办？"

叶志文就把宋老师的事简单说了。

张局长问："她到底和你什么关系？"

叶志文摇摇头，说："人家也是没办法了才找到我这儿的。"

张局长说："还是那句话，真有你老叶的！谁的忙都肯帮，也不嫌麻烦。"停了一下，接着说："这也难怪，要不然，你的朋友怎会遍天下？好，这个忙我帮，也学你现场办公。"说着，拿起电话，拨到市教委主任的办公室。市教委主任办这种事自然不算什么，当即就说："明天上午，叫她直接去学校找他们刘校长报到就行，我马上打电话过去给他们讲一声。"

送张局长出门的时候，张局长说："市自来水公司要请我们单位的客，感谢我们在提高水费标准上帮他们的忙。十桌。我给他们讲了，要请就在天龙，否则就别请。这是个大富户，你尽管使劲榨，别替他们心疼。"

叶志文说："我一定交待下去把服务搞好一点。"

送走张局长，叶志文给张茜交待："我要和肖老板说话，什么人来，我都不再见了。"

张茜点头答应一声去了。

叶志文说："走，咱们到书房里去谈吧。"叶志文的书房虽然规模赶不上肖寒的大，但也够丰富的了。进去后，叶志文把门锁上了。

坐下后，叶志文说："你们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最大的长处就是有自知之明，从不办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刚才，张局长讲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其实，我叶志文能够有今天全是朋友们抬举的结果。"

意思再清楚不过，他叶志文无意于参加评选，只是想在这件事上结交肖寒这个朋友。事情办成之后，如果要感谢他也很简单，像姓张的那样就行了。

第22节：欲望之门(22)

话说到这个地步，叶志文的底儿算摸着了，目的已经达到，又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彼此都是惜时如金的人，肖寒起身告辞，出门时，握着叶志文的手，真诚而又开门见山地说："叶老板，我准备参加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叶志文把另一只手搭上去，说："咱们是朋友，帮忙是应该的。"

路上，肖寒迅速归纳出对叶志文的看法：一、这是一个聪明、真诚、可交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一时之利而自毁形象；二、这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他可能没有自己的关系"硬"，但肯定比自己的关系广；三、这是一个重交情的人，只能以诚相待，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四、这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永远都不会和自己在政治上撞车；五、在十大杰出青年评选这件事上，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帮忙是肯定的了。该如何利用他的"关系网"，回去后应尽快制订一个计划出来。

这时，手机响了。肖寒一手开车，顾不上看，直接放到耳朵上。"喂、喂……"对方拿着话机，却不应答，肖寒语气加重，"如果再不讲话，我就关机了。"随之听到两声压抑的抽泣声。肖寒心中一紧，脱口而出："晓燕，是你吗？"旋即，肖寒想到什么，语调又变了，"到底有什么事？我很忙的。"

"谢谢你能听出我的声音，我只想告诉你，你是有资格这么做的。""啪"，唐晓燕把电话扣上了。

第 二 章

三

雨虹康洁城坐落在阳光大道中段，这条路南接繁华的商业中心，北贯行政区，西边是省委及其直属机关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喉舌部门，东边是省政府及其直属厅局和金融机构，是省会的心脏地带。精明的商人们在消费业的投资上，首先想到的是公款消费，都争先恐

后地把目光投向了这里。谁做生意能在这里站住脚，就会被商界视为有本事和成功的象征，而雨虹康洁城的女老板于虹就是这里远近闻名的佼佼者。

唐晓帆第一次走进"雨虹"是为了做"孝子"陪姚咏诗去的。在都市，讲究的人美容美发，除熟人介绍之外，大部分情况，都会在各自的"点"上活动。一是技术上放心；二是在收费上也会给予优惠。姚咏诗呢？以前做头发和进行面部护理，都是到G省对外的窗口也是档次最高的友谊饭店去，那里是省委办公厅为方便省委领导和家属专门定的点，技术、服务是无可挑剔的，但姚咏诗总是看不惯美容美发师一副机关干部样的唯唯诺诺的奴才相，做一点，问一点，生怕弄出错来天塌地陷。结果呢？效果只能是四平八稳，谈不上一点创意，一来二去的，思维都成定式了，怎么也脱不出老一套。偶尔的机会，为了显示自己联系群众，在和商务厅几位女处长闲聊中，听说了"雨虹"，再看看几位女处长的发型既稳重、又入时。女人天性爱打呼隆，这样一说一看，姚咏诗心动了，选了一个休息日，喊住唐晓帆陪自己去。

"晓帆，妈想换个发型，总是一个"老面孔"，连自己都看烦了，你陪妈到阳光大道的雨虹康洁城去做头发好不好？"

唐晓帆在心里发笑，妈怎么说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还是厅级干部，怎么像个小姑娘一样爱凑热闹？再说，他今天和马红红约好一块去打保龄球的。尽管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唐晓帆还是立时笑着就答应下来了，也难怪姚咏诗常夸他乖巧，骂唐晓燕气死牛。

"妈，"唐晓帆揽着姚咏诗的肩，说："你的发型的确是该找个高级美发师给设计一下了，你看西方的女政治家们出来，哪个不是风度翩翩的？"接着又说道："友谊饭店那些人，都是太监，唯唯诺诺，能有什么新潮东西出来？"

姚咏诗伸手拍了拍唐晓帆的脸颊，说："就你一张巧嘴!也是妈没白疼你。哎，你今天到底有没有安排？"

唐晓帆说："妈是世界上最亲我疼我也是我最亲最疼的人。"他双手一摊，"就是有什么安排，也得给妈的安排让路。道路可选择，老妈只一个，对不对？"

两人说笑着走进"雨虹"，唐晓帆原想着快去快回，完成"任务"后，好和马红红出去玩。他已经给马红红发过短信了，告诉她有事脱不开身，让她先等着。马红红是他有一次在友谊饭店吃饭的时候，朋友介绍给他的。当时，马红红和许多歌星一样，晚上在那里的夜总会搞她的第二职业---兼职演出，用她的话讲，叫白天搞精神文明，晚上来抓物质文明。说实在的，马红红长相虽说不错，但在唐晓帆前前后后经手过的女孩子中，并不出色。让唐晓帆心动的是马红红唱的那首《今生我与你有缘》不知触动了他哪根神经，两个人认识的当天晚上就上了床。唐晓帆是打定主意将来要到国外去定居的，所以，和女孩子玩是玩，却从来不做感情上的游戏，一旦发现哪个女孩子有动真格儿的念头，就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和其斩断情丝，再不来往。之所以能和马红红持续这么久，用唐晓帆的话说，是因为这妞儿特聪明。那天晚上事毕之后，马红红"哎哟"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伸手揿亮了床头柜上的台灯，冲唐晓帆伸下舌头，扮个鬼脸，说："差点忘了，和几个朋友约好演出结束后一块搓麻将玩通宵的，我得赶?了，不然三缺一是要挨骂的。"说着话，全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忸怩，就立在灯光下，让唐晓帆眼瞅着程序丝毫不乱地先系好多少有点复杂的胸罩带子，扣好后低头瞧瞧看拉正没有，接下来是衬衣、裙子、袜子什么的。马红红属于那种细骨头架子的人，穿上衣服后亭亭玉立，抚摸时却又不见骨头，到处都是柔软的，一点都不硌人。特别是在床上，更让人处处感觉到有弹簧式的质感，再加上她那近乎于舞台动作的夸张表情，让人想不尽兴都不可能。马红红坐在床沿上伸腿套裙子，意犹未尽的唐晓帆伸手拧了一把她圆滚滚的屁股，马红红大幅度地扭动着腰肢，吃吃笑着说："可不敢闹的，再闹下面……又该想要了。"

第23节：欲望之门(23)

唐晓帆伸手揽过她的腰，说："想要就别走嘛。"马红红轻巧地挣脱开身子，把裙子扣好，边整衣服边说："这不行的，答应朋友的事不算数，不是开涮人家？"

"那……咱们的关系呢？"

"咱们？"马红红调皮地说，"算是熟人吧。"

唐晓帆多少有点吃醋地下床从后面抱着马红红，说："我们这可是一见钟情，多伟大，难道还不如你的那些什么烂朋友？"

"噗嗤"一声，马红红笑了，说："穷吃干醋，几个朋友都是女孩子。"马红红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说："想和我做朋友不想？"

唐晓帆见状，多少有点后悔地硬着头皮说："想，怎么会不想呢？"

"要是想，咱可得把话说前头，朋友就是朋友，可不是乱七八糟地扯什么感情。玩得来，就在一起玩。玩不来，谁都可以不玩的。"

这本来正是唐晓帆求之不得的，可话一旦从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多少有点自尊被擦伤的感觉，略一低头，旋即又傲然地扬了起来，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马红红老练地一笑，说："知道，商界奇才、省委书记的公子唐晓帆，对不对？可门头再高的人，也需要朋友不是？哎哟，我真该走了，拜拜！"说完，拉开门，用手指轻巧地勾勾，算招呼过了，转身像条滑溜的小鱼从门缝里闪了出去。

马红红这种不在乎的轻飘飘的心态，刺激起了唐晓帆征服的欲望。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谦逊彬彬有礼的外表里包藏着一颗孤傲的心，一见面就像泡泡糖一样粘上来的女孩子不管是否真的痴情都只会让他发腻，他喜欢在进攻中占有。望着关上的门，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凭着自己与女孩子打交道的高超手腕和身份地位，马红红就会像

前面那些女孩子一样粘上来的。当然，到那时，按照他制订的规则，这场游戏就该结束了。

唐晓帆最摸姚咏诗的脾气，知道她不管走到哪儿都爱端个架子摆个谱---这几乎是所有首长夫人的通病，最希望在和生人第一次打交道的时候，就能让对方明白无误地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唐晓帆自小随着外公外婆在上海长大，尽管外公外婆疼他没商量，但外公外婆有四个女儿，外孙外孙女一大群，又只有他的爸妈没在身边，独特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乖巧的性格，知道怎样才能讨别人的好。等姚咏诗坐下后，唐晓帆望着于虹，潇洒地跷腿坐在沙发上，双臂相交抱在胸前笑着问道："小姐贵姓？"

"免贵，姓于。"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这里的老板了？"

"一个小店，称不上老板的。"

"美发美容，阳光雨虹。于小姐谦虚，我们可是慕名而来的。"

"谢谢，我们会使您得到名副其实的服务。"

"你好像很自信？"

"谁愿意拿自己的头给别人做实验呢？"

"嗯，"唐晓帆点点头，"知道眼前的这位女士是谁吗？她，就是咱省的窗口行业、省商务厅的姚厅长，全省直机关屈指可数的女厅级干部。"

于虹点点头，说："其实，进来的第一眼，我就有这种感觉。高级领导总揽全局决策拍板所养成的特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易模仿得来的。"

几句不显山不露水的热情话在姚咏诗耳里听来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这使得唐晓帆在心里不由叹服几分。

姚咏诗是那种别人越抬就自视越高的人，她正经着脸说："没办法哟，省委交办的任务，这几日，又要出国和外商谈生意，事关咱G省

形象，不能不慎重！所以，在大家推荐的多家美发店中，最后才选中的这里，你可不要辜负了领导的期望！"

于虹不卑不亢地说："姚厅长放心，不管是谁到我们这里，我们都会让满意而来，满意而归的，这是我们雨虹康洁城的宗旨。您，能谈谈具体的要求吗？譬如说长短，样式，想达到的效果……"

听于虹的口吻似乎拿自己和普通顾客同等对待，这使得姚咏诗心里多少有点不高兴，可于虹不是她商务厅的人，求不着她什么，再说，马上头就要交到人家的手里了，说多了惹烦了给你做些手脚，可就真没得恶心的了。疑心很重的她强压压气，说："我给说说意图吧！头发做出来，人不但要显得年轻、大方，还要透出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风韵……"

唐晓帆心里想这些不着边际的"指示"一定会把于虹难为住的，他在心里偷乐，想看看于虹发窘的样子，两眼紧盯着于虹的一举一动，不想放过她身上一丝一缕的情绪变化。于虹身着的是她自己亲自设计的工作服，上身是纯白色紧袖衬衣，领口系黑色长丝带，下身是咖啡色带背带的工装裤，两边是两个镶边的裤袋，整个看上去，显得既简单、飘逸，又利于工作。只见她双手插在裤袋里，两只晶亮的眸子望着姚咏诗，淡妆轻施，与自己的整个肤色、脸型柔和地融为一体，若不细看，很难分辨出是化过妆的。脸颊上两个深深的酒窝，使本身就充满和谐动感的脸型，更富有了怡人的趣味。她的皮肤属于典型的白里透红，让人觉得单凭这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广告效应，不干美容业简?是再可惜不过的了。为了表示自己在专注地听，她不时恰到好处地点着头，等姚咏诗把话说完，马上胸有成竹地说："我都听清楚了。只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在我做好之前，请您不要随便打断我的工作。这样，可能会影响您整个发型的流畅性。"其实，姚咏诗的"指示"听着有点玄，往细处一想，除了做个职业妇女的发型外，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也就是说，她所需要的是一个猛然一亮的感觉，而对

整个发型并没有清晰的轮廓和理解，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老外"。她的头型、脸型、身材也都非常普通，想叫她满意是绝对有把握的。

第24节：欲望之门(24)

姚咏诗把心一横，闭上眼睛，不容易发现地把头点了点。

见姚咏诗点头，于虹便不再说话，洗过头后，一手拿梳子，一手拿剪，思路清晰地咔嚓咔嚓操作起来，那熟练的架式，让人感到即使闭上眼睛，也会绝对剪得准确到位的。

心性高傲的唐晓帆，被于虹清纯、美丽、从容、自信的气质所倾倒了，他心里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就这样，他拉过来一张椅子，"安心"地在"雨虹"坐了下来，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于虹了。

不知什么时候，在于虹的身后，又多出了一个女孩子，她是刚从里间的一张工作台结束工作后过来的。她的个子比于虹略矮一点，身材也略瘦一点，细长脸，齐耳短发，两只眼睛不算特别的水灵，但很亮很有神，常常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快速地转动一下。她似乎和唐晓帆一样，都被迷住了。所不同的是，唐晓帆盯住的是于虹这个人，而她关注的则是于虹手上的每一个动作。唐晓帆知道她的名字，叫孟小惠，刚进来的时候，有人喊她时他在边上听到了。

紧挨着于虹工作台的是一个男员工，看上去有三十七八岁，脸膛方正，留着平头，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给一个中学生模样很酷的少女做头发，偶尔转一下头，平稳地用目光扫视一下整个房间，给人一种很老实可靠的感觉。

终于，姚咏诗的头发做完了。解下洁白的围裙，小心清理掉每一根碎发后，于虹又伸出双手，找准穴位，力度适中地给姚咏诗做了简单的肩部按摩，使姚咏诗全身猛然一阵轻松和舒服，久坐的疲惫给赶得无影无踪了。于虹把一面镜子端在她的身后，给她来回照着。

"姚厅长，您满意吗？"

为了照顾她略显扁圆的脸，在发型的设计上，于虹有意把顶上留得长一些，再经过刻意梳整，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姚咏诗既

感意外又非常可意，她的眼角已经开始有笑意在向外溢出了。不管多强多善于掩饰自己的女人，在爱美天性的驱使下，是喜是怒，真实的情绪都会自然宣泄出来的。姚咏诗没有说话，而是扭头去望唐晓帆，希望听到他的评价。

唐晓帆起身鼓掌，说："妈，你至少年轻了十岁，以后可不敢再来了，否则，就没有长辈的样子了。"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望着于虹的脸。

姚咏诗这才放心地笑了，说："嗯，她们的工作倒是蛮认真的。"

唐晓帆抢先付了账，和姚咏诗快走到门口时，他又停了下来，说："妈，我的头有点痒，既然来了，不如，我也趁势在这里洗洗？"

"那好吧。"姚咏诗停了下来。看得出来，姚咏诗还沉浸在刚才的好心情中。

"妈，你是厅长，不像我无官一身轻，不定有事谁到家里找你呢，你还是先回去吧。"唐晓帆讲的确是实情，随着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展开，每天到唐家"汇报工作"的人确实不少。

"那……我先走啦。"姚咏诗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司机早把锃亮的轿车开了过来，并替姚咏诗把车门打开。唐晓帆送走姚咏诗转回来的时候，不经意发现，孟小惠的目光一直在向门外张望着。

"小惠，你来给这位先生洗头。"于虹说。

孟小惠脸上一喜，快步走了过来，说："先生，请问您是干洗、港洗还是泰洗？"

"泰洗。"唐晓帆老练地答道。

"那您里面请。"孟小惠伸手示意。

唐晓帆并不急于走，伸出手指，幽默地在自己鼻梁上勾了一下，说："于小姐，我也同样是慕你的名而来的，难道说你就不肯赏光，让我也领略一下你的高超技艺吗？"

那个男员工用深邃的目光朝这里瞥了一下。

于虹说："这位先生，我们这里所有的员工都是经过严格培训，考试合格后才上岗的，所以，对每个人的服务您都尽可以放心。我刚才是想出去办点事，既然您提出来了，就我给您洗好啦。"

孟小惠把复杂的目光悄然投向于虹，迅疾又收了回来，然后微微低头，让到一边。

于虹伸手示意："先生请。"

边走边瞧，唐晓帆发现里面其实很深，大约有七八个房间的样子。每个房间的门楣上，都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诸如晨曲、金海岸、绿岛之类，这些名字和"康洁"二字真是再吻合不过了。于虹把唐晓帆领到"金海岸"。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也就是六七个平方米的样子，房间当中是一张窄窄的小床，床头用真皮包起，上面铺着一张雪白的床单，临窗摆放着一盆凤尾竹，房角根雕的花架上是一盆虎背吊兰，紧挨着小床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鱼缸，几尾热带鱼在如银的白沙、如带的水草中悠然地穿游着。唐晓帆这种场合进出得多了，环顾房间，满意地点头，伸手脱下西装，于虹早把西装接过去，挂到吊兰边的衣帽架上。唐晓帆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谁有钱谁就是大爷！接下来，于虹每个动作无论是力度、还是认穴之准以及指法上，都让人觉得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唐晓帆感到舒服极了，特别是洗眼时，那种痒丝丝、麻酥酥的感觉，简直是妙?可言，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半睡眠状态。所有程序全部进行完后，带有赠送点纪念品的意思，于虹开始对唐晓帆进行简单的肩部按摩。唐晓帆眼睛依然闭着，手臂一抬，拉住了于虹的手，说："看得出来，于小姐不但经营有方，技术也不错，外面信誉也挺好，可要挣大钱，光靠这还不行，还得进行规模经营，在向规模要效益上动脑筋，譬如说开设连锁店就是很好的路子。在咱G省，我有很多关系，像租赁店面、办理各种手续什么的，我一个电话过去，没谁敢不让过关的。警察上我也有熟人，只要我说句话，全G省就没有人有胆敢来找麻烦！就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于小姐也尽管张口，谁叫我姓唐的爱交朋友呢？"唐晓帆说着话，

另一只手也不安分起来，稍侧过一些身子，顺着手脖向上摸去，"于小姐真是天生丽质，不要说G省的女孩子了，就是到苏杭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的。"虽然于虹并没有外在的表示，但唐晓帆很快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睁眼一瞧，于虹正用冷然的目光盯着他。唐晓帆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根本就没有进到对方的心里，他是极聪明的人，忙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第25节：欲望之门(25)

"没关系。"于虹很自然地说。

雨虹康洁城员工的午餐，是在一家快餐店里订的盒饭，每天12点，对方会准时送到店里来的。于虹在没有应酬的情况下，也和大家一样在店里吃盒饭，尽管她完全可以把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打开饭盒，她尊敬地喊一声"庄哥"，把里边的香肠和肉，拨到了那个中年男子的饭盒里。这人叫庄志新，是最早跟着于虹一起创业的。庄志新知道于虹不爱吃油腻的东西，对她这样做早习以为常了，用筷子把菜摁了摁，又接着埋头吃了起来。午饭时间一般是没有生意的，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喘上一口气。孟小惠饭盒一丢，就钻到了最里面的"爽心斋"里。她喜欢一个人躲到清静的地方想些什么。其他人则凑在一起唠开了闲话。于虹仿佛永远都不知道疲惫似的，笑着对庄志新说："怎么样，打两盘乒乓球去？"离雨虹康洁城不远有一家运动中心，主要项目是保龄球，但附设的乒乓球设施也相当不错。

庄志新点点头。

两人来到运动中心。于虹上中学时曾得过乒乓球比赛的亚军，技术上略高一筹，但庄志新体质好，又敢于拼抢，两人在一块打，比分总是咬得很紧。今天也不例外，你赶我追，两盘下来，身上都开始冒汗了。庄志新说："今天有点累，就打两盘吧。"

于虹随和地说："好啊。"

在往回走的时候，庄志新几次望望于虹，都欲言又止。于虹发现了，就催促说："庄哥，有什么话该说就只管说，你还能不知道我？是不是嫂子单位效益不好，发不下工资，家里闹矛盾了？其实，我也早想着给你加工资的事了。"

庄志新连连摆手，说："不，不是这个事儿，过来年你才给涨的工资。我是说孟小惠……"

于虹不解地问："孟小惠怎么了？"

庄志新说："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她挖空心思地接近你，总想着你技术上还有绝招没有给她说似的，经常在你工作的时候立在后面偷看，还常常套着向人打听你当初是怎么起步的，听杨小月说，她把打听来的东西，都悄悄地记到本子上了。还有，上午，你在里面给那个姓唐的洗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见，她躲在门外边偷听。"

于虹沉思着，说："要说想多学点技术，这我可以理解，我也一直鼓励大家勤学苦练的。可后面这些，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庄志新一针见血地说："我看她是有野心，想把你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到手后，好出去自立门户。"

走出雨虹康洁城，唐晓帆越想越窝囊，他何曾这样栽过面子？他自以为把天下女孩子的心思都给摸透了，凭他的家庭背景，手里的钱，还有长相、手腕、风度，他不相信还会有上不了手的，没想到今天却不软不硬地碰了一个钉子。他自嘲地摇头笑了笑，心说还真有这样子的？不过，他并不懊恼，相反，心里倒为发现一个新的进攻目标而高兴，否则生活多没劲啊！他有姚咏诗这把保护伞和唐浩天这棵大树，办什么事就像持有"特别通行证"似的，所到之处一路绿灯，顺得都有点让人心烦了。所以，今天这个小小的"挫折"，反倒刺激得他异样兴奋起来。他一路上都在想：该怎样才能把她给弄到手呢？

不过这一切都不影响他按照今天的活动预案去进行。下海后，唐晓帆瞄准的是能赚大钱的房地产业。近来，他和加拿大投资商李特打得火热，双方刚刚签订了在阳光大道上兴建五星级酒店的意向合同。为了尽快弄到资金，除加紧活动银行贷款和让好妈妈姚咏诗给他想办法搞钱外，他自己也没有闲着。春节过后，由于国家紧缩银根，国产轿车市场疲软，车行的老板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经过讨价还价，他以低得不能再低的真正跳楼价，从汽车交易市场弄了二十辆奥迪，而且不需要他预付一分钱，什么时间车销出去，什么时间付款。这两天，他就一直在办这件事，打电话给那些像孙子一样老爱黏缠着朝自己家跑的"表叔"们和掌有实权的同学、朋友，用他的话讲是

给这些人提供一个表现的机会，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以高出市场价一大截的价格，把二十辆车全销了出去。每一辆车净赚五万，短短几天时间，百万元就入了他的账。他为此感叹：只要你在社会上拥有了背景，想不赚钱都没有办法。

省歌舞团的单身宿舍楼，是一栋建于六七十年代的老楼，破得不能再破了，更要命的是走廊里垃圾遍地，到处堆满了脏东西，就像一个世纪没有人打扫过似的，真不知道那些俊男靓女是怎样看过眼的。马红红住在三楼西头，敲门，马红红答应一声把门拉开了。唐晓帆原想自己晚到这么长的时间，马红红肯定会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使使小性子的，没想到开门一看，平静得很，像他第一次来这里找她一样，热情而有度地把他让了进去。

第26节：欲望之门(26)

"等急了吧？临出来时让生意上的事给绊住了。"唐晓帆笑着解释。

马红红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啪"地打火给两人点上，笑着说："也没什么急的，你发短信的时候，我还在床上没有起来，乐得多躺会儿，就一直歪在床上听音乐，我这也是刚爬起来洗过脸的。再说，咱们只是普通朋友，没理由耽误正事，所以你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得劲的。要说有，也应该是我，只看自己有闲，也不管别人忙不忙，就乱喊乱约。"

"那……噢，有了，"唐晓帆兴奋地说，"我想到个好玩的地方了，西郊开发区新建了一个室内水上乐园，还可以钓鱼，咱们别去打那破保龄球了，干脆去游泳，累了就坐下来钓鱼。"

马红红笑着拍手说："好哇，我最爱玩水了。"说着，又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游泳我可不会，你教我好不好？"

唐晓帆站起来，说："这个没问题，不过……"说着，手臂一伸，从后面把马红红给抱住了，双手像老鹰捕兔一样，准确地把马红红的胸捉在手里，边揉边说："得让老师先检查检查，看你这个学生天质如何，是不是可塑之材。"说完，一使劲，就要把马红红给抱起来。

马红红不知怎么一弄，滑溜得像条泥鳅一样，从唐晓帆怀里脱了出来。唐晓帆心里一急，脸上就要挂出颜色来。不料，滑溜出来的马红红接着一个转身，把自己又投到了唐晓帆的怀里，双臂一环，搂住他的脖子，红唇紧紧地吻住了他。这一前一后，把唐晓帆给弄得心尖尖乱颤了，双手顺势插进了马红红的裙子里。马红红的身子扭动得像麻花一样，唐晓帆双手摁在她的臀部上，起初是一圈套一圈地抚摸着，最后，像乐队鼓手一样，一下接一下在上面拍打起来。一吻过后，仿佛是爬完了一面大坡，马红红劲一松，"哎哟"一声，身子软得

像面条一样，把脸埋在了唐晓帆的肩窝里，轻轻地朝唐晓帆的耳根上吹了一口香气，说："小傻瓜，不上床，光在那里乱"打鼓"干什么？"

唐晓帆"噗嗤"一声笑了，没想到两个人的心思一样，都想到"鼓点"上了，笑着一下把马红红猛地抱起，转身丢到床上。

马红红迷离着眼，说："怎样，想报复我？"

唐晓帆凑上来，和马红红顶着鼻子，说："小乖乖，我以为你不想呢!"

马红红嬉笑着说："这么好的事，谁不想，你以为就你们男人想啊？女人也是人呀！"

唐晓帆用手指点了一下她的鼻尖，急促地开始解她的衣服扣子。马红红推开他的手，坐了起来，说："咱们两个各脱各的，比赛一下，看谁脱的速度快。"

两个人谁都想得第一，在嬉笑声中，你一件，我一件，衣服抛了一地。到底是女孩子，身上的物件多，当唐晓帆全部脱干净的时候，马红红还剩下粉红色花边内裤和纯黑色的胸罩没脱下来。唐晓帆从秀发、到胸、到下身和腿，不停地来回睃巡，最后感叹着说："红红，你的身材，真棒！"

马红红扬手把胸罩看也不看随手一扔，也低头打量着自己，笑着说："我每周都要去做体形训练的，做演员，没有个好身材差不多就等于失败了一半。"唐晓帆再也没有闲心思想别的什么了，猛地把马红红压到了身体下面……

在水上乐园，两人戏水上岸后，正披着浴巾、喝着饮料钓鱼的时候，唐晓帆的手机响了，是肖寒打来的。

"噢，是肖老板呀，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就想找你聊聊。"肖寒的声音。

"那太好了，在商言商，我还真的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商界大腕没事多聊聊呢，特启迪人的思维。"

"唐老板谦虚。"

"不是谦虚，我从小就在官员堆里长大，后来又在机关干，这脑袋里的思维都快僵化了，猛然下海，还真是有点找不着北。"

唐晓帆如此诚恳，让肖寒在那边听了，心里好一阵感动。正是唐晓帆对他的热情和平等，使他有一种亲切的朋友感觉，再加上唐晓帆的特殊背景和与方天舒非同寻常的关系，促使他动心想通过唐晓帆的门子，去做做方天舒的工作。

"唐老板这一阵也没出去玩玩？"

"哎，别提了。本来和北京金融界的几个朋友，说好由我做东到东南亚几个国家去玩的，没想到昆明路上的那幢楼到现在也没有脱手，钱全压那儿了，哪儿也玩不成了，只好憋在家里头。"

第27节：欲望之门(27)

"是吗？正好，我有一张东南亚旅游的金卡，里面含金三十万元人民币，我呢整天瞎忙活，不如你先拿去用好了。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叫人再朝里面注入一些。"

唐晓帆犹豫着，说："下海这一扑腾，我算领教了，谁挣个钱都不容易，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哪能让肖老板破费，心意领了。"

"唐老板客气了。我也还有一件事，想请你给费心帮帮忙呢！"

唐晓帆知道肖寒不会是真的找他闲聊，肯定有事求他，联想到省委准备评选十大杰出青年的事，唐晓帆脑子不用转圈就能猜出肖寒的劲儿准备朝哪儿使。不过，肖寒没有点透，他也乐得装糊涂。

"要帮忙你算找对人了，我这个人你清楚，在机关也好，下海经商也好，不管到哪儿，都只认朋友。"

肖寒斟酌着字眼，说："现在，都在传省里准备评选十大杰出青年，按说，我个人得的荣誉够多了，要不要这也无所谓。可瑞达公司是省里的明星企业，论实力也不比谁差，要是不试试，觉得怪可惜的。"

唐晓帆沉吟了一下，笑着说："凭"瑞达"的业绩，是完全用不着费心跑。可现在什么事都得靠关系！不跑，硬是办不成！想费力图个踏实，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得请你多帮帮忙。"

唐晓帆干脆地说："行，回头我去找方天舒，别说两个人从小的关系了，单冲着我姓唐，他也不敢打哈哈不是？不过，团省委虽然方天舒是老板，但具体办事的不打发好，操作起来就不会很顺，弄不好还会惹出麻烦，连方天舒也不好收场。要不，我这次去东南亚的时候，把评选办公室的几个人也给捎上?"

肖寒感激地说："那当然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让人把五十万元的金卡送到你的办公室。"

合上机子，唐晓帆扭头见马红红惊愕地望着自己，就问道："看什么？"

马红红脸扭过来，"谁的电话，一张口就给你送五十万？"

唐晓帆掩饰不住得意地说："你想凭我现在的社会地位，三五万的也送，莫不是在打发叫花子！"

"这我知道，我问是谁的电话？"

""瑞达"公司的老板肖寒。"

"噢，怪不得这样财大气粗。哎，"马红红想起什么似的说，"这个人，和你妹妹关系挺好的。"

唐晓帆不以为然地说："谈不上好不好，我妹妹喜欢写东西，找他可能是想挖点素材。"

马红红说："不仅仅是这吧？有好几次演出，我都见他拿着花在外面等你妹妹。"

唐晓帆心里阴了一下，莫非肖寒这小子癞蛤蟆吃天鹅肉，想占晓燕的便宜？要是叫发现点什么，他是决饶不了他的。他不想再谈这个事，在他看来，肖寒这小子脑袋瓜蛮聪明的，知道什么叫自知之明。他讨好唐晓燕，无非是像讨好自己一样，在报爸爸的扶持之恩，绝对不敢动什么歪心眼的。想到这儿，就岔开话题问道："不说这，钓着几条鱼了？"

马红红笑着说："还几条哩，就钓着一条小鲫鱼。"

唐晓帆说："没意思，不钓了，走，咱们到那边冲浪去。"

唐晓帆来过的当天晚上，孟小惠躺在床上，翻过来，转过去，怎么也睡不着。

孟小惠来自G省最南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村子前边不远，是一个景色宜人的小湖，这里不仅是两省的交界处，也是人们生活习惯中的南北方的分界线。山青青，水碧碧，大自然的钟秀灵气，滋润出了这里少女水灵清纯丽质天成的好肤色。孟小惠的母亲是村妇女主任，父亲是一个木讷寡言生性懦弱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家里的门户全

由母亲一手支撑着，里外大小事也都得指望着她去跑，再加上她在村里担有职务，要做工作，就难免得罪人，所以，人前人后就流传着不少关于母亲的风言风语。自小聪慧的她，知道那些都不是什么好话，怕惹母亲生气，就藏在心里，回家从不提起。懂事后，她几次看见母亲和人大声争吵。还有一次，因为弟弟遭王嫂的胖儿子欺负，哭着跑回家，母亲扯着弟弟上门找王嫂论理，又遭嘴戗，被指桑骂槐地辱骂。于是，众目睽睽之下，母亲挥掌抢先打去，披头散发全然不顾地和村子里没人敢沾敢惹的母老虎王嫂揪打在一起……那次王嫂虽然被斗败了，一张破嘴再不敢胡乱喷粪了，但母亲的手上、胳膊上、脖子上也布满血条条。她心疼地边给母亲擦药，边忍不住说："妈，人家都说咱哩！"

第28节：欲望之门(28)

"谁又喷啥粪啦？"母亲瞪她一眼。

她鼓足勇气说："说你太张狂了。"

"放你妈的臭狗屁！"母亲扬手把药全给打撒了，接着照脸就是一巴掌，还不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拍着腿大哭起来。

父亲望着，想说什么，终于嗫嚅着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转身拉着弟弟走到屋外边，蹲到老槐树底下埋头抽起烟来。

孟小惠吓坏了，"噗通"一声跪到地上，哭着去拉母亲的手，"妈，你别这样，我错了，你打我吧，我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

母亲没有打她，而是伸手把她给揽到了怀里，抚摸着她的脸说："妈不打你，都是妈刚才昏了头，把你给打疼了……"

母女二人，也不知抱头哭了多长时间，母亲捧着她的脸，说："妞，妈也不是天生好张狂的。孟家在村里本来就是小姓，小门小户偏生你爸又是个走不到人前的货，妈不去争不去抢，还不叫人把咱家给踩死？妈又不傻，还能不知道有人嚼舌头？妈是这样想的，人只要活得硬挺，只要比别人活得强，就甭想不被别人说。妈打小就养成的这性格，到哪儿都不想比别人活得差。"

孟小惠低下了头，说："妈，我错了。"

母亲重新把她揽在怀里，红着眼圈说："不是妈舍得狠心打你，一岁看大，三岁看老，你都瞧见了，你弟天生也是随了你爸的性，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妈的指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妈并不想叫你学妈的样，而是想叫你学妈的性，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咱到哪儿也不能比别人活得差，叫别人小瞧了去。"

孟小惠使劲点点头，把泪抹掉说："妈，我懂了，我会要强的。"

母亲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孟小惠执拗和从不服输的个性，还多了一股本不属于女孩子的"狠"劲。在学校，每次考试都是憋足劲考第一。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她个子不高，却总是砍得最多。平时遇见

谁欺负弟弟妹妹，也不管是男孩女孩高年级低年级个子是高是矮上前就出手，而且，不管是吃亏还是占便宜，从来不告诉老师，到家就更是一声不吭了。也许是她的学习最好，也许是母亲在虑事上有过人之处，没有像一般的农民那样目光短浅，重男轻女，而是有意培养家中的顶梁柱，早早地便让越长越老实得不像样的弟弟妹妹停了学，集中家里的力量供她读完了高中。知识没有去掉她性格中的"狠"劲，还让她多了一层心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看着年老的父亲、母亲和不成器的弟弟妹妹，她在心里默默地承担起了支撑这个家的责任，下决心要让全家人在村子里过上最好的日子。当看到别人在外打工带回大把大把的钱，她知道，光靠在土里刨食，累死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她动心了，安排弟妹照顾好父亲母亲，自己和村里的几个人一起，坐上火车走进了这座城市。

在城里，钱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好挣。她先是靠一家远房亲戚的介绍，到了一家饺子馆。为了少雇人多赚钱，凶巴巴的老板娘欺负她是从农村来的，脏活累活全指派她干。早上7点上班，到晚上11点才让下班，中间连口气儿都不让喘，解手时间长了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猛吵。脏点累点受点气她都能忍，只要能挣到钱，她什么都认了，可熬一个月，发给的钱除掉房租，再随便添点生活的必需品，就落不了几个了，甚至还没有在家搞副业挣得多。她不是那种轻易就打退堂鼓的人，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她明白了，在城市里，人要想活得体面，挣高工资，光靠力气和勤快是不够的，还得有技术。

最适宜女孩子干又能体面地挣到钱的地方莫过于美容美发了，可前不久，那家远房亲戚合家到海南做生意去了，整个城市再没有一点指靠。她又不敢贸然去碰去闯，自投罗网吃亏上当的事报上登得太多了，每一条都足以使人心惊肉跳。于是，她开始打顾客的主意，经过多次用心观察，在老顾客中她发现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言谈举止很像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一打听果然是一个机关干部，就开始有意主动地接近他。只要这个中年人一进来，她就会放下手边的客人，

主动地笑着迎上去，把他领到一张干净的桌子前，优先给他上饺子。如果他有什么别的要求，如要蒜瓣什么的，总是愉快地答应着赶去拿，有事没事，过来搭讪着说几句话，一来二往，两个人也就熟了。这个中年人一来，就先睃巡着找孟小惠，后来，他就给她留了手机号码，说有事尽管去找他。趁一次顾客不太多的时候，她找个理由请假跑出来，打了他的电话。孟小惠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他，最后恳求说："大哥，我一看你就是热心肠的好人，我在这个城市里，人生地不熟的，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

第29节：欲望之门(29)

那个中年人不等她说完就笑了，说："我能理解，农村女孩子进城都是三部曲，步步高。第一步是当保姆、做服务员---出力气，挣辛苦钱；第二步是搞美容美发---凭聪明，挣手艺钱；第三步是最省力也是最挣钱的，就是趁年轻，吃青春饭，你现在走的是第一步。"

"大哥，你说的什么，我不懂，我就想学点手艺，多挣点钱供弟弟妹妹上学。"孟小惠用可怜兮兮的口吻说。

"哈哈哈，"那个中年人笑着说："不懂最好。不过我也希望你出来干。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应该出来学点技术，老在那里端盘子，会把你的才华磨灭掉的。这样吧，我表妹刚开了家美容美发店，正好需要人，我给你联系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过去，边学技术边上班。"

孟小惠喜出望外："谢谢，谢谢。"

于是，进城三个月后，她不动声色地从老板娘手里接过工资，数了两遍没有差错，严严实实地在口袋里放好后，她开口了，"我要走了。"

"去哪儿？"老板娘没有缓过劲来。

"我要去学技术啦！地点，无可奉告。"看着老板娘目瞪口呆的样子，她心里受用极了，总算多少出了一口闷在心里的恶气。

那个中年人的表妹是个技术不高又缺乏经营头脑老板架子却端得十足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常常因为生意不好，把气撒到孟小惠的头上，最常讲也是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瞧你们农村人都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个个都那么笨？"

孟小惠记着村里老人讲的话，"打掉牙，和血吞。"只要能学到技术，她什么气都能忍，什么苦都能受。她知道韩信不受当初的胯下之辱，就没有后来做大将军的扬眉吐气，不但把店里包括拖地板抹桌椅等脏活杂活全包，还给老姑娘洗衣服，甚至洗裤头、胸罩。等到有一天，她把老姑娘的技术全学到了手，甚至许多地方无师自通，有过之

而无不及，完全不需要老姑娘教她什么的时候，她也没有马上就走，照样脏活杂活全包，照样给老姑娘洗裤头、胸罩，默默地等待着机会。机会终于来了，她从报纸上看到了雨虹康洁城招聘美容美发小姐的广告，悄悄地拿笔记下了地址。第二天，她借口身体不舒服要上医院，去向老姑娘借钱，数目刚好是她这些天的工资数。

老姑娘看她老实，根本没有朝别的地方想，一边掏钱还一边当着顾客的面说她："看，农村人就是事儿多，不是今天这儿不得劲，就是明天那儿不舒服的。"

孟小惠没有答理她，坐公共汽车直接来到雨虹康洁城。负责招聘的考官当然是于虹了，一看外表一听谈吐，就有了好印象。接着一看技术，当即就拍了板。

"孟小姐，你被录取了，而且没有试用期，我希望你能尽快到雨虹康洁城来上班。"

尽管于虹给她定的工资是老姑娘给的三倍，晚来上班一天就要损失好几十块钱，但她还是没有急着走，照旧脏活杂活，全包；裤头、胸罩，洗。而且，话更少了。她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老姑娘又一次当着许多顾客的面讥笑她是农村人，脑袋笨的时候，她上前二话不说，把老姑娘手里的工具抢了过来，接着臀部一顶，把老姑娘给顶到了一边，在老姑娘气急败坏你干什么干什么的叫声中，她利索地给一位即将走上花车的新娘盘好了头，化好了妆。当新娘在大家的赞扬声中，惊喜地握着她的手道谢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用"。然后，转过身来，对那个揉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的老姑娘说："看见了吗？头是这样盘的，妆是这样化的，真不知道小时候你妈喂你吃什么长大的，怎么那么笨？都干多少年了，连个头都盘不好！"说完，拎起自己早就暗暗收拾好的提包，说声"让开"，朝店门外走去。

老姑娘气急败坏地拦着她叫还借的钱。

孟小惠眉一立，伸出指头给她算了个清清楚楚。老姑娘立时哑口无言了，好半天才说："好哇！原来你早就盘算好了？"

"哼！"孟小惠不屑答理地昂着头走了出去，哼着歌到"雨虹"上班了。

在雨虹康洁城，在跟于虹学技术的同时，也学到了做人应具有的远大抱负。她是那种心性水涨船高的女孩子。她认为于虹的今天就应该是自己的明天，从走进"雨虹"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为自己将来开店盘算了，并为此处处留着心眼。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她觉得从技术到管理，自己完全具备了可以和于虹一样开店的能力。翅膀硬了就应该飞，之所以迟迟没有向于虹挑明，潇洒地离去，是还有两件事在深深地苦恼着她：一是资金问题。她知道，就她存的那一点钱，要开店特别是开大店，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快地完成原始积累，她白天在"雨虹"上班，下班后到歌舞厅去坐台当"三陪"。就这，钱还差着老大一截。二是靠山。在歌舞厅里耳濡目染，她不想像于虹那样古板直正，这样钱来得太慢。她要尽快地发财，买一套像样的商品房，让父亲、母亲在全村人的眼气中到省城来享福。但要干这一切，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做靠山，是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她平时接触的男人，都把牛皮吹得挺大，但没有一个是挡得起狂风遮得住暴雨的，倒是眼前这个唐晓帆是个绝对有实力的人物。怎样才能把他抓到手呢?在冥思苦想中，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细碎的银牙，使劲咬住了自己的唇。她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肯定是要失眠了。

第30节：欲望之门(30)

四

肖寒怫然离去后，唐晓燕陷入了苦恼的境地。她原本是想和肖寒静静地坐在地板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她的新歌，漫无边际地谈谈艺术。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说，或靠或歪或盘腿而坐，在静寂中进行心灵的撞击和爱的交流。也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就吵就闹就翻脸，结果与最初的设想反差是如此巨大。她能不懊恼吗？"我这是在干什么呀？再不济，自己也是堂堂省委书记的女儿，更何况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企业家也好老板也好，说穿了，不就是挣了几个钱吗？居然这样无礼地对待自己，甚至扬长而去，连头都不肯回一下。他凭什么？她唐晓燕还没到缺钱花而去傍谁的地步呢！要让大院里的同学、朋友知道了，还不知道该怎样耻笑自己呢。"唐晓燕高傲的心受到伤害，不觉落下泪来……当然，以她的条件，周围自然少不了追求者，方天舒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方天舒的爸爸方和兴，曾是建国后G省的第二任省长，唐浩天的赏识者。唐浩天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得到过他的不少帮助。唐浩天提拔副省长，也是他鼎力推荐的。当时，从中央到省，都有人觉得唐浩天年轻，怕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想让他继续在基层磨练几年再说。是方和兴力排众议，亲自到北京找中组部说明情况，在省委常委会上更是慷慨陈词，最后，忍不住还站起来拍了桌子，才使唐浩天得以通过。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说是再磨练几年，只要上面人事一变动，一切就都很难说了。所以，提起方和兴，唐浩天和姚咏诗感激之情是溢于言表的。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再加上方天舒和唐晓帆又是同学，两家可以说是世交了。方天舒到唐家来，比别人肯定是要随便得多。有时玩得晚了，留吃留住也是平常的事。这使得唐晓燕对方天舒从小就有了一个很深的了解。长大后，方天舒除出落得一表人才外，在学习上也肯刻苦用功，成绩在学校一直是拔尖的。以优异成绩

大学毕业后，方和兴领着他，拿着学校的成绩单和他在校时发表的厚厚一本文章剪贴来找时任省长的唐浩天了。坐下后，耐心地等唐浩天看过成绩单和翻过文章剪贴，方和兴说："小唐，我有两个儿子，现在看来，只有这一个还算有点出息，我想把他交给你，让你培养培养他。"

唐浩天是爱才的，更何况还是老领导的孩子，又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就更是喜欢了。在高干子弟中，优裕的条件反而使他们中不少人产生了依赖和惰性，学习上刻苦的本就不多，能够学有所成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不能说没有一点投桃报李的意思，唐浩天当场表态，把方天舒直接留在身边当了秘书。方天舒为人机敏，能说会写，又富有心计，再加上以前方和兴的老部下对他处处维护，很快就取得了唐浩天的信任和赏识。在唐浩天升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方天舒就已经是省政府办公厅最年轻的处长了。接着，唐浩天有意把他下派到县里去进行基层补课和锻炼。虽说在那儿男女问题上发生过点事，但年轻人嘛，是应该允许他们犯错误的，回来后，就被直接放到团省委书记的重要岗位上了。可以说，方天舒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姚咏诗也看到了这一点。有才，能干，有家庭背景，人还长得帅，这样的人，真是打灯笼也难找啊！就有意唐方两家结为秦晋。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操之过急，只会把该成的好事给办糟掉，所以对这事并不点透，只是暗中想方设法给他们尽可能多地创造一些接触的机会。譬如，唐晓燕要到外地演出，她就提前打电话把方天舒叫到家里一块吃饭，饭后推说不舒服，"天舒，阿姨有点不舒服，替阿姨去送送晓燕。"演出归来，方天舒又会接到电话，"天舒，阿姨有会脱不开身，你替阿姨去接接晓燕好不好？"方天舒多聪明的人，哪里会猜不出姚咏诗的心思。他是个政治上很有野心的人，知道什么恩什么情什么友谊，都不如亲情更紧密、更牢靠。如果能成为唐氏家族的一员，他的前途就绝对是有保证的。

唐晓燕打心眼里也不烦哥哥的这个同学。实际上，帅气而又有才的男孩子，又会有哪一个女孩子讨厌呢？所以，他来家找她也好，约她一块吃饭看电影出去玩也好，总是爽快地答应。直到有一天，家里人不知干什么去了都不在，方天舒来家玩。进来时，唐晓燕正换毛衣，因为是熟人也没在意，就随便地说坐吧，说着把脸背了过去。谁知，方天舒从后面突然上来使劲抱住了她，还强着要来吻她。她使劲推推不开，就挥手打了他一巴掌，方天舒这才捂着脸把手松开了。

第31节：欲望之门(31)

唐晓燕说："你这是干什么？"

方天舒委屈地说："晓燕，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一直在爱着你？"

唐晓燕这才明白过来，方天舒把她的友情给误解了，为了彻底断掉方天舒的念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咱们之间只能是友情，朝前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什么地方不好你指出来，我可以改。"

"你真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好。只是，我不想找你这样的人。"

话说到这份上，方天舒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知怎么的，方天舒被拒绝的事传到了唐浩天和姚咏诗的耳朵里。

"胡闹。"唐浩天就说了这么一句，也不知道是说方天舒，还是说唐晓燕，说完，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

姚咏诗一把把报纸夺了下来，没好气地说："你这叫什么态度？对孩子的事不负责任嘛！"

唐浩天无奈地把手一伸，说："强扭的瓜不甜，要看女儿的意愿嘛。"

"这么说你是同意的？"

"我什么时间说过反对了？"说完，又拿起了报纸。

姚咏诗在唐浩天这儿摸到底儿后，转来做女儿的工作，说："晓燕，天舒人不错的。有才，进步也蛮快，长得也俊气，你们两个人平时也谈得拢，玩得到一块儿，再加上长辈也有友谊，我看挺合适的。"

唐晓燕调皮地说："我没说过他错的话呀!好，这算是你的意见，一票。下面，我要听听爸爸的。"

姚咏诗哭笑不得，说："这孩子，这种事也能搞表决？妈是为你好。"

唐晓燕说："我知道你为我好，可爸爸也不会为我坏呀，是不是，爸爸？"唐晓燕跳过去趴到唐浩天的肩上。

唐浩天拍拍女儿的肩，说："正确。在这件事上，我的意见就是晓燕的选择。"

"太棒了。"唐晓燕拍手跳了起来，说，"好，我说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不想找方天舒这一号的。"

姚咏诗生气地说："天舒这一号的怎么了？出生在干部家庭，还有……"

唐晓燕抢过她的话头，说："还有才，对吧？我开始就说过他不错了，他要是相当的差劲儿，我还会和他在一起玩吗？真是的。我走了，反正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妈的意见自我保留。"说完，跑了出去。

姚咏诗埋怨唐浩天说："翻云覆雨，哪有你这样娇惯孩子的。"

唐浩天说："这事儿，本来就该让孩子自己做主的。"

姚咏诗说："可父母也得有个意见。天舒这孩子，错过了可惜。"

唐浩天站了起来，说："可惜你就去做晓燕的工作，我还是那句话，女儿只要同意，我没意见。"

在姚咏诗的撺掇下，方天舒又恢复了信心，可唐晓燕硬是不回头。为了打消方天舒这个念头，方天舒再来约她出去，都被一律拒绝。来家里玩，也没有了往日的笑脸。方天舒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通过别人的介绍，和部队回来探亲的一个女军医谈上了。这位女军医也是一位干部子弟，两人相识不到一个月，就闪电式地举行了婚礼。姚咏诗知道后失落地嘟囔道："看你这丫头将来能找个什么样的，我可先告诉你，如果不如天舒的家境和人品，我可是不会同意的。"

唐晓燕有恃无恐，说："你不同意，我爸同意，还是二比一，通过。"

既然方天舒不是她要找的那号人，唐晓燕心中对未来的白马王子就肯定有轮廓了。实际上，唐晓燕的确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考虑，属

于那种典型的带着模式找朋友的类型。这个模式，就是对照着唐浩天制作出来的。

在善于思索和联想的唐晓燕看来，和唐浩天能够构成父女关系是有天缘的。要不然，她为什么出生在唐家而不是张家李家？她不像哥哥唐晓帆，她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唐浩天身边没有离开过。唐浩天也似乎对她特别的亲特别的好。相比之下，哥哥唐晓帆就远远不如了。她呢？也特别的怪，小时候哪怕是正在姚咏诗怀里伤心地嚎啕大哭，只要唐浩天一回来，用宽大的手掌把她一抱，立时哭声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再朝上送送举举，就会马上咯咯地笑个不停。每当这时候，唐浩天就会得意地笑着说："谁说我女儿闹人难带？瞧瞧，多好哄，多乖。"常常气得姚咏诗直摇头。

等到她会跟着大人跑的时候，唐浩天去哪儿都经常把她带在身边。无论是她看到县长、县委书记的唐浩天，还是地区专员、地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的唐浩天，在哪儿，都是一方的核心，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关键时刻，老的少的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盼他拿主意，那样子真的让人觉得要是离开了唐浩天，他们就没有了主心骨，地球就不转圈似的。这时候的唐浩天凝眉略一沉思，大手威风凛凛"啪"地朝桌上一拍，事情就决定了，大家就都松口气，就都信心百倍地去执行。耳濡目染，唐浩天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悄然树立起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大形象。

第32节：欲望之门(32)

长大了，有独立思考能力了，唐浩天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高大、更清晰、更实在了。G省是个人口大省，把"超生游击队"的小队员们都给算进去，差不多要上亿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这么多的有几个？而唐浩天又真正称得上是起身于"微末"，父母都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农民，又去世得早，自小因为家境贫寒，连生活都难以为继，读书就更是梦想了。但他硬是靠自身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从山沟走进城市，从山村孤儿到干部，从普通干部到省委书记，终于走到了一亿人的前头。这样的人，还称不上"伟大"吗？起码她自己是这么坚定地认为的。她将来要写一本书来歌颂她的父亲，让更多的人都来接受和领略这份伟大。为了写好这本书，她刻苦练习写作。为了这本书将来出版后的效果，即使有的习作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发表的水准，她仍毅然把它封存在抽屉里。因为她清楚，只要她的作品一问世，立马就会有拍马溜须之辈拥过来捧上一顶顶女作家、女才子之类的桂冠，她会很轻易地就出名。只不过这样一来，她心目中的书出来后，别人就会说她女儿是作家，还不是随便编了。因此，为了这本书，她拒绝了成名的诱惑，而大家还都统统地蒙在鼓里。

又有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在一次大院里的朋友聚会中，大家在闲谈时不知怎么的，把话题扯到了选"朋友"的标准上，有人问她，"晓燕，你将来准备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人生伴侣？"

"我？"唐晓燕的脑海中，立时浮现出了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衣服破旧，但是很英俊也很有个性的乡村少年立在山坡上，向坡下的小山村最后回望一眼，然后，把手一挥，毅然决然地向着彩霞满天的东方走去……想到这儿，她瞬间明白自己将来的丈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她心里当时激动啊，脸都给涨红了，兴奋地用毋容置疑的口

吻说："我未来的丈夫，应该是一个赤手空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世界的人。"

大家不以为然地说："话是这样说，你再说靠自己，哪有父母看着子女吃力地向上爬坡，而站在一边看，不伸手帮上一把的？话又说回来，放着梯子不用，非要去费神费力，哪儿还去寻这样的笨驴？"

一阵各种意思都有的笑。

唐晓燕却眼睛一亮，说："对，我就是要找一个平民家庭出来的。父母本分老实，根本什么都帮不了他。他全靠自己的拳打脚踢，最后托起了一片人生的辉煌。"说着说着，唐晓燕似乎要沉醉在遐想中了。

"这个人有点像小二黑或骆驼祥子吧？"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噢，对了，是方天舒。他的话又引来大家一阵戏谑的笑。

唐晓燕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她就是这样想的嘛。

显然，肖寒是符合这个模式的。

那是唐晓燕从上海艺术学院毕业回到G省第一次参加大型歌舞晚会演出结束后，卸完妆，换好衣服，把玲珑的坤包朝肩上一挎准备回家的时候，团长江吟过来喊住了她。

"晓燕，都收拾好了？"

唐晓燕立住脚，望着个子不高，白白胖胖，脸上不管见谁都堆着笑的头儿，还以为有什么事儿。

"是这样，"江吟走近一点，说，"瑞达公司的肖老板想见见你。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想给你送一束花儿。"

歌星、名模，再加上是省委书记的千金，遇到无聊的人还能少得了？唐晓燕对付的绝招就是坚决不理。

"不见。"说完，唐晓燕昂着头朝外走去。

"哎哎，晓燕，你听我说，咱们这次演出能够成功举办，就是因为肖老板赞助了五万元钱。"

唐晓燕脚不停，头不扭，说："赞助不赞助，是你们领导的事，我只管演好我的节目。"

江吟的大脑门上渗出了汗，人家赞助五万元钱，连见一个演员、献上一束花的小小要求都满足不了，以后再举办演出，还怎好向人家张口呢？也许对别的演员还可以，对唐晓燕又不敢摆团长的架子，用命令或者威胁的口吻说话，可该怎么办呢？他急得像陀螺一样直打转转。情急之中，他忽然想到什么，忙追了上去，说："晓燕，他说他认识你。人家这次来，是专门来道谢的。"

"认识我？我怎不记得在哪儿认识他，还有什么道谢，道什么谢？"

第33节：欲望之门(33)

江吟说："兴许一见面就回想起来了。"

唐晓燕想了一下，这才说："好吧。"

在休息室，江吟牵线搭桥，把他们分别向对方做了介绍。介绍完，如释重负地立在一边。

"你好，肖先生。"唐晓燕大方地先伸出了手。她实在没有想到，曾多次听爸爸提起的大名鼎鼎的瑞达公司的老板，竟会是这样一个腼腆、拘谨的小伙子，见到她的到来，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慌乱，立在那儿，不知所措地连话都有点不知该怎么说，要不是唐晓燕先开口打破僵局，场面还不知道该怎样尴尬呢。

肖寒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握住了唐晓燕的手。两手相握的一刹那，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颤，他说："你好，唐小姐。"

在唐晓燕看来，接下来的事情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肖寒把花递给她，她接过来道声谢，就可以走人了。谁知这位肖老板竟呆得可爱，手里握着鲜花，就是不献上来。那场面，要是让不知情的人瞧见，还以为是她唐晓燕给他献花呢！

肖寒开口之后，立时恢复了自信，口齿伶俐得像变了一个人，"唐小姐，说起来，我们是老相识了。八年后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感到非常高兴。"

唐晓燕的手还一直被对方握着，她试图抽回来，手刚一动作，被肖寒发觉了，手赶快松开朝回缩。"对不起。"肖寒的脸上不好意思地泛红了。

"没关系。"唐晓燕说。她不是客套，是真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握个手能有什么关系？相反，她觉得蛮有意思的。像他这样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居然见了女孩子会脸红，稀罕得让人不可思议！于不知不觉间，她对他产生了兴趣，说："我们在哪里见过吗？"也许是职业原因吧，有许多人认识她而她却无法记住这许多人。

肖寒肯定地点头，又低头略一沉思，抬起头，望着唐晓燕的眼睛，说："唐小姐，我能请你出去走走吗？"

唐晓燕抬腕看表，今天演出结束得早，时间还不算太晚，就干脆地说："好吧。"长街之上，夜已渐深，街头呈现出城市中难得的宁静。唐晓燕也不知怎么了，就是非常想知道和肖寒在哪儿见过，跟他出来在这空旷的街头漫步，有一多半的原因就是为了这。

肖寒陷入遥远的回忆。

星期天。经纬集贸市场---位于行政区内的最大集贸市场。一个十七八岁左右的农村少年，发愁地望着眼前的一车黄瓜。他是第一次进城做生意，在菜贩们的排挤下，这已经是第四次挪位置了。为了位置，他遭受了许多的呵斥和白眼，因为人生地不熟，他虽心里不服，却也不敢和人争执，于是，就忍气吞声地一次又一次地挪。最后，他被挤到了市场最深处的角落里，就这，还是被市场管理人员给瞄上了，管理费、卫生费、税……杂七杂八，不由分说，一古脑地收了他十几块钱。叼着烟卷、好斜眼看人的市场管理员，撕完这些杂七杂八的票扔到他的菜筐里后，又眯着眼瞧了一阵，问道："是第一次进城卖菜吧？"

少年有点胆怯地点头。

市场管理员就眼睛望天，说："刚才那边的商户告你影响了他们的卫生，你还得再交十元钱的罚款。这十元钱不撕票。"

那少年争辩道："我卖的是黄瓜，没土没皮没脏叶，咋就影响了他们的卫生？"

市场管理员说："我知道他们是在冤枉你，但咱们无缘无故又素不相识，我怎好为你说话？这十元钱就是一包烟，抽了你的烟，咱们以后就算是熟人了。"

少年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十块钱是非掏不可的，就咬咬牙，又从内衣里掏出钱，抽出一张十元的递给了他。接过钱，市场管理员什么也没说，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头也不扭地走了。

前后走进市场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敲走了二十多块钱，这一车黄瓜，总共又能卖多少钱呢？抬头，望着城市被高楼挤得窄巴巴的天空，少年的心里充满了委屈。接下来，尽管他的黄瓜又鲜又嫩，却把价定得比别人都低，他想赶快卖完，好离开这里，并发誓以后说啥都不再进城卖菜了。

菜好价低，很快就把人给引了过来，转眼之间，黄瓜就卖去了一大半。就在这时，麻烦事又来了。一个体重足有两百斤的胖娘儿们在离开这里转了一大圈后又找了回来，非说这少年短斤少两。

胖娘儿们劈手抓过他的秤，大着嗓门儿说："我说你怎么卖得比别人都便宜，敢情是在秤上做了手脚。多亏我留了个心眼，要走要走的，还是拿到公平秤上称了一下，一称，缺了四两还多，没说的，缺一罚十，要不然，咱们就去找市场管理员评理去。"

第34节：欲望之门(34)

少年抓住秤不放，说："你胡说，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我是想赶快走才便宜卖的，给谁都是称得足足的，怎么就会少给了你？"

听他们这么一闹，边上刚称过黄瓜的人，都害怕自己上当吃亏，当下纷纷去找秤来称，一称，果然如那少年所说，不管是一两也好，二两也好，反正每个人的都要多出一些，这么一来，大家再围上来，就都开始帮那少年说话。

"瞧这孩儿，怪老实的，不像是那种短斤少两玩把戏的人。"

"一看就像头一回进城卖菜的，给他胆儿也不敢故意骗人的。"

"兴许是不小心看错秤了，让他补够你的也就是了。"

少年委曲求全，想息事宁人，拣起一根长长的头顶上还挂着黄花的大黄瓜递过去，被胖娘儿们一巴掌推开了，对着大家说："你们不知道的，农村人到底是农村人，哪像我老公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一进一出，转手就是上万块钱好赚的，自然做什么事都是很大方的。农村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穷惯了，大钱挣不来，又想发财，于是，就玩这种小把戏来骗人，不治治他们，以后还要干的。"说完，自以为已经获得了舆论的支持，转过脸来，愈发声色俱厉地说："缺一罚十，要不然，就跟我找市场管理员去。农村人，想玩城里人，门都没有。"

正在拉扯着众人劝解不下的时候，一个少女拉着一个小孩挤了进来，对那个胖娘儿们抱不平地说："你爱人做多大的生意，大家伙都不清楚，不过要是手头真有个百八十万的，也不会为这四两黄瓜大发雷霆！再说，什么城市？什么农村？谁有本领，都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农民企业家不也多得是？就说他吧，"少女一指卖菜的少年，"不要看他现在是卖菜的，说不定若干年后，就是一个千万、亿万富翁呢！人何必把话说那么绝对。"

胖娘儿们不屑地"哼"了一声，说："谁要你多管闲事，他短斤少两就该罚！"

少女把身后正拿着半截黄瓜在啃的小孩朝前一推，说："这是你的小孩儿吧？我看他手里这根黄瓜四两只多不少。"小孩望望胖娘儿们，瞧瞧周围的人，怯怯地喊了声"妈"。

胖娘儿们随即恼羞成怒地露出了一副泼相，双手朝腰里一叉，蛮横地说："你是谁？从哪个地缝儿里钻出来管老娘的闲事。"

这时，少女身后又站进来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还穿着警服，一齐上前说道："我们明明看见是你把黄瓜拿给小孩吃了，反过来，又来诬赖人家少给你，亏你还知道自己是城里人。"

胖娘儿们不曾想还有人站出来，就一愣，说："我……"

不等她"我"出什么来，穿警服的上前一步，严厉地说："你什么？你这是敲诈罪，外加扰乱社会治安，再不走就跟我到公安局去说。"

这一下，胖娘儿们再不敢多说什么了，拉上小孩，嘴里嘟囔着走了。围观的人群见没热闹好瞧了，也都四散离去。少女对穿警服的男青年一伸大拇指，随之一笑，跟在同来的几个人身后，也朝外走去。都走了好远了，一直望着他们的农村少年突然追了上去，跑到那个少女面前，说："同志，谢谢你。"

少女被她的"同志"逗笑了，说："谢什么呀！我也是气不过。"说着，又要朝前走，见农村少年立在那儿不动，就又关心地说："快去卖你的菜吧！等一会儿，小心有爱占小便宜的人，把你的黄瓜全拿光了。"

农村少年点点头，但人还是没有动。少女看见前边同来的几个人在回头望她，就忙问道："你还有事吗？"

"我……"农村少年涨红着脸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说什么呀！"少女脸有点发红，扭头朝前走去。走了两步，大概是忽然间觉得怪有意思的，人又走了回来，伸出手给那个少年握，说："我叫唐晓燕，今天碰到你让人很高兴。"走过去的几个人又朝回走来，惊奇地望着他们。说完，唐晓燕说声再见，和同伴一起走了。

农村少年目送着他们走出好远。

他，就是肖寒。

"真有这么回事吗？"唐晓燕实在不敢相信这么美好的"传奇"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面对她的疑问，肖寒凝目夜空，缓缓地说："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想起你说的话，顿时，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可以说，也应该说，我的成功是与你分不开的。成功后我时常这样想：原来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般容易改变的。"

第35节：欲望之门(35)

唐晓燕边听边在自己记忆的仓底进行快速搜索，渐渐地，一个遥远的模糊的镜头被她给朦胧地捕捉到了，是好像有这么回事。镜头又渐渐地给拉近、放大，她终于敢肯定了，真是有这么回事。那天纯粹是心血来潮，唐晓燕和哥哥唐晓帆约着杨涛一起到方天舒家去玩，恰巧方家的人都外出了，聊到后来不知怎么扯到吃的上头来了，唐晓燕就提议大家一块上街去买菜，回来后聚餐，一个人做一个拿手菜。她在几个人当中是小妹，做什么事大家都乐意让着她，讨她的高兴，况且，这个主意又真的不错，于是就一起奔菜市场。她当时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

她被这"巧合"给激动了，上前拉住了肖寒的胳膊。

"噢---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可这么长时间了，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肖寒见她终于回想起来了，也显得很是激动和高兴，说："因为，你早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所以，当你在舞台上一出现，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我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了，就跑出去买了这束鲜花，然后坐在休息室里耐心地等，直到演出结束。"

唐晓燕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活泼、调皮的本性又露了出来，手指着鲜花，说："这么说，这漂亮的鲜花是送给我的喽？"

"当然。"肖寒把鲜花风度可掬地递了过去，说，"请唐小姐赏脸。"

"谢谢。你猜我刚才一直在想些什么？"

肖寒摇头。

唐晓燕笑着说："我当我今晚遇着一个葛朗台式的老板，买了花，又舍不得送呢。"

肖寒也笑。

"我怕你接过花，不等我把最重要的话讲出来人就走了。"

"你很坦率。"

他们接下来又走了很远。唐晓燕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唐浩天和姚咏诗不放心她这么晚回来，一起披着衣服坐在客厅等她。见她进来，姚咏诗埋怨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看看都几点了？"

唐浩天不满地瞪了姚咏诗一眼，说："晓燕回来就行了，她都这么大了，什么事能不知道个分寸？真是的！"

姚咏诗见唐浩天不但不说女儿，反过来说自己，就生气地说："还说呢，都是你给惯坏的。以后，咱们分分工，儿子我来管，女儿是你的事。"说完，转身径自进卧室去了。她和唐浩天很早就开始分室而居了。唐浩天喜欢深夜读书，而她则喜欢躺在床上听音乐，这样可以谁都不影响谁。

唐晓燕朝姚咏诗的背影努努嘴，做了一个鬼脸，挤着坐到唐浩天的身边，头朝唐浩天的肩上一靠，说："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唐浩天拍拍唐晓燕的手，说："问吧，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我都可以回答你。"

唐晓燕点点头，说："爸，你既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又是在任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你对那些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怎么看？"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问题？"

唐晓燕撒娇说："人家就是想问嘛。"

"是不是写小说想到了这儿？"

"就算是吧。"

唐浩天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就爸爸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来看，不管是城里人也好，农村人也好，人的聪明度---时髦点叫智商，都是差不多的。而农村人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城里人又比农村人接受的文化教育先进，能从农村走进城市并能干出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应该说他们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着非凡的过人之处的。因此，一般的城里人，是没有资格轻视他们的。就拿那个瑞达公司的小肖来说

吧，改革开放以后，城里有那么多的人想发财，包括省委、省政府机关里也有不少人都为利所诱跳下了海，可生意做来做去都没有他做得精，没有他的事业大。要说条件他是最差的，在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可以利用，完全靠自己的一双手，敏锐地抓住人们想提高生活质量的机遇，在冬、春季节从南方贩运蔬菜回来搞批发，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当别人都看到这个门道的时候，他早就转行不干了。接着，是进军建筑业、百货业、服装行业……爸爸也是看他是靠赤手空拳拼出来的，再三慎重比较、选择后，才决定树他当典型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进城求发展的农村人的代表。"

躺在床上，唐晓燕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声音："他是赤手空拳拼出来的。"想着想着，她"呼"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眼前的这个肖寒，不就是自己梦里寻了千百度的人吗？她再也躺不住了，披衣下床，拉开窗帘，透过梧桐树的枝枝叶叶，望着遥远疏朗的星空，回想着肖寒坦率真挚的声音和身影，在不知不觉间，眼里淌出泪来。

第36节：欲望之门(36)

在接下来多次的愉快接触后，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有一天，当肖寒邀请她一起分享他的成功喜悦时，唐晓燕几乎没加考虑就接受了。在被称为贵族消费中心的觉醒百货购物中心，肖寒用将近三万元钱买下了得到唐晓燕首肯的每一件时装。在唐晓燕看来，这些钱不仅仅是肖寒掏得起，更重要的是，花这些钱能够激发肖寒由衷的喜悦。爱是排斥虚伪和做作的。既然这样，唐晓燕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他们从商场直接去了肖寒在小区刚装修好的别墅式公寓里。在宽敞的大客厅里，唐晓燕兴致勃勃地给肖寒进行了专场时装表演。设计精美、质地高档、制作精良的时装，被漂亮、青春、专业、气质高贵的唐晓燕，把所有的内涵都给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初，每次出场和结束，肖寒还知道鼓掌。到了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是时装把人给衬托得美了，还是人让时装增了辉，越分越难以分清，越分越叫人糊涂，只觉得人和衣服已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早已忘记了鼓掌，只是痴痴地看着。最后，唐晓燕踩着欢快的音乐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头上一顶朱红色的贝蕾帽，歪歪地扣在蓬松乌黑的秀发上，上身一件纯白色的短衫，下身一条短短的红色喇叭裙，脚上蹬着一双长筒靴，把少女蓬蓬勃勃的青春美，给洋洋洒洒地表现了出来。肖寒再也坐不住了，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唐晓燕一下给抱进了怀里，低头急促地寻找着唐晓燕的樱唇。唐晓燕一怔，立即反应过来，双臂环绕着肖寒的脖子，主动迎了上去。这是一次长时间的缠绵。这天分手时，两个人脸上都溢满了爱情映射的光彩。当肖寒帮唐晓燕把五颜六色堆成一个小山包似的时装一件一件折叠好，放到觉醒百货的老板特意赠送的一只皮箱里，准备朝车上提的时候，被唐晓燕给拦住了。

"为什么？"肖寒不解。

唐晓燕认真地说："结婚之前，除了你的爱，什么东西我都不要。这些东西留着，等我成为你的新娘后再用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唐晓燕对肖寒的爱都是发自内心的。她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肖寒就不该容让她使一点小性子、发一点小脾气吗?

这一夜，唐晓燕彻底失眠了。

天快要麻麻亮的时候，在????中，她听见唐晓帆和姚咏诗说话的声音。

"你怎么又是一夜没有回来？要是你爸知道了，看怎么吵你！"姚咏诗尽量压低着声音。唐浩天家这栋楼面积280多平方米，大小房间十一间，一间大客厅、一间小客厅、五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餐厅、一间储藏室、一间运动室，每个卧室都带有浴室和卫生间。唐浩天和姚咏诗住楼下，唐晓帆和唐晓燕住楼上。唐晓帆自从领女孩子在家过夜，被唐浩天发现大骂一顿"勒令改正"后，整夜不归就是常事了。

"爸爸不让我在家谈恋爱，我不出去怎么办，总不能一辈子当和尚吧？"

"谁要你当和尚了？妈是关心你，一谈一夜，就不要身子骨了吗?早点睡吧，明天上午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家给我睡觉，我让张妈炖甲鱼汤给你喝。你要是洗漱放轻着点，小心你爸听见。"接着，听见上楼梯的声音。

"妈。"唐晓帆走了几阶又喊住了姚咏诗，"我还有件事得跟你说。"

"什么事？"

"还不是和加拿大的李老板合伙投资房地产的事。"

"项目有没有？"

"当然有，在阳光大道上建一座28层的五星级酒店。现在天天讲改善投资环境，瞧瞧这么大个省城，都没几家像样的酒店，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寒酸。现在有钱人越来越多，喜欢天南海北地旅游，饭店建起

来，肯定有一大笔好赚呢！李老板答应我，到时候在加拿大帮我买套别墅，我就可以到国外定居了。"

"得投资多少？"

"一期投资得一个亿。"

"一个亿？这可不是小数目，收不回来，可就麻烦大了。"

"妈，瞧你，还是商务厅长呢，胆子那么小！建房是建在咱中国，又不是建在加拿大，跑了人，跑不了房，你担心什么？"

"睡去吧，妈再考虑考虑。"

"你不答应，我能睡得着吗？姚厅长。"

"别老是厅长厅长的，妈是副的。"

"丁伯伯不是说你就要去掉副字了吗？"丁起隆是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

第37节：欲望之门(37)

"唉，都是你爸爸中间插了一杠，说是怕有影响。"

"影响什么？爸爸是自私！我看论水平，老妈弄个省级也是绰绰有余的。"唐晓帆知道怎样讨姚咏诗的高兴。

姚咏诗果然笑了，说："你跟省建行的王欣不是挺熟吗？妈明天也再给他打个招呼，明说，就是从他那儿贷。妈最见不得白眼狼，他要是敢耍滑，就有办法让他离开G省，爱上哪儿神气上哪儿神气去。不过，我看那孩儿挺有眼色的，妈一个电话过去，他肯定满口答应。实在不够，妈再从厅里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再给你挤点出来。"王欣提行长的时候，找姚咏诗帮他说过话。

"哎!"唐晓帆答应一声，高兴地上楼来了。他和马红红在一起折腾了一夜，是够累的了。这妞儿不愧是染过艺术的，举手投足，还真有那个味儿，这一夜，玩得算是过瘾。他打过一声长长的哈欠，推门进屋，连鞋也不脱，就趴在床上睡着了。

这一折腾，唐晓燕更睡不着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唐晓燕一直手机不离身，但直到下班，肖寒都没有和她联系。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想找肖寒了。

她在心里替肖寒辩护："和哥哥相比，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天下，是有骄傲的资本的。自己是不是也做得有点过分了呢？"她想："要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肯定会一去不回头的。"想到这儿，她脸色苍白地拨通了肖寒的手机。

"我给你说，罚你的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教育你。不管你多有钱，都得讲究个组织观念是不是？我们街道居委会，级别论起来是不高，但大小也是管咱们这一片的一级组织是不是？可瞧瞧你们刚才那几位同志的态度，很是不好嘛！就好像我们是吃饱了没事干，非要到这里找茬似的。"居委会主任张大妈，一边不停地数落着，一边"啪"地把一张五千元的罚款单拍到肖寒面前的茶几上。

今天一大早，还不到上班时间，张大妈带着四五个人来到瑞达公司，不由分说，就要把一面卫生评比的黑旗钉到公司精美的铜质招牌旁边。保安过去阻拦，一个要挂，一个不让挂，双方就发生了争执。多亏丁蕾来得早，先不由分说，把几个保安给训了一顿。"瞧你们办的什么事儿，正儿八经，张主任是咱们这儿的直接领导，上上下下管着上千号人呢。在百忙之中，到咱"瑞达"来检查指导工作，说明是对咱们的关心。肖老板早就说过要请张主任和大家来公司坐坐，只是怕张主任工作忙，才一直没敢去打扰，你们怎么能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贵宾？！"说完，转身赔着笑脸连声说对不起，把趾高气扬的张大妈一行让到会客室，给每个人开了饮料，接着又赶忙派人上街买来新鲜水果做招待。马上就要展开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了，在这非常时期，任何地方的疏漏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她只能快刀斩乱麻尽量把事态先降下温来，等肖寒来再做定夺。肖寒昨天晚上去小区那边的房子里取东西，顺便就住在了那里。要知道，张大妈讲的也是有她的道理的，不错，居委会大小也是一级组织，真要把事态闹大了，到哪儿去评理，都不会有谁向着你的。

只是丁蕾没有想到，她的热情接待丝毫没有起到作用。见着肖寒，在她们装满水果和饮料的肚子里，居然还有空隙存着那么大的火气。丁蕾气得直在心里摇头，罚款单上面的字儿简直比毛毛虫爬的还要难看，就这，一个字儿后面都是一千元，比G省最著名的书法家的字都还值钱。肖寒没有接，也没有看，伸手朝边上一推。

见肖寒不接罚款单，张大妈有点发急了，说："姓肖的，你可不要嫌五千块钱多。其实呢，这根本不算多，谁不知道你是亿万富翁，这点钱，搁你身上还不是九牛一毛。"

肖寒说："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该怎么出这笔钱？"

张大妈倒是快人快语，说："怎么出？你把钱给我，罚款单留你这儿，不就结了呗。"

肖寒头痛还不敢得罪，心烦还得与之周旋，无可奈何地出口长气，斟酌着字眼，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各级都在搞创收，虽说居委会是为居民服务的机构，但也都得食人间烟火不是？谁不想多发些奖金，回家去把日子搞好一点？对此，我们公司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愿意拿出些钱来慰问慰问居委会辛辛苦苦为居民办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可我们公司是省委唐书记亲手树立的先进典型，"张大妈她们一愣，这一切自然逃脱不过肖寒的眼睛，"我们只有给它增光添彩的义务，没有给它抹黑的权力不是？"肖寒故意把这停顿拉得很长。这些人成不了"瑞达"什么事，可要造"瑞达"的坏影响，却是什么招都有，也都敢使的。所以，宁可破财，也决计不能得罪她们的。但又不能让他们觉得太容易，否则尝到了甜头，以后天天来，任是谁也招架不住的。肖寒觉得火候到了，才开口说："这真是一个难题，该怎么办呢？"

第38节：欲望之门(38)

大家都面面相觑。

"我提个建议，大家看如何？"众人把目光齐刷刷投到他这里。肖寒既欣赏自己的谈话艺术，同时也感到悲哀。作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有许许多多的业务等着他去处理，却又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和聪明才智花费到和几个退休老太婆的纠缠上。"我们公司给咱居委会捐一万元。但要说清，是捐，而不是罚。就算我们为美化省城做的一点贡献吧。"见张大妈她们喜出望外地点头，肖寒略一沉吟，说："不过，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

张大妈倒也快人快语："有什么需要我们这级组织出面解决的，尽管说！"

肖寒手一指，说："你们得把黑旗带回去。另外，再给我们做一面"热心公益事业"的锦旗送过来。"肖寒一笑，心想当然是越热闹越好。等锦旗一送到，他要让吴雅然来写个报道。这样，对"瑞达"来讲，既打发了眼前这些人，又做了一条比掏钱效果还要好的宣传广告。

把张大妈一行打发走，丁蕾佩服地对肖寒说："老板这是变废为宝。"

肖寒说："算是无奈之举吧。"

肖寒刚坐下来打开文件夹没多大一会儿，丁蕾又敲门走了进来。

"老板，又有麻烦事了。"

肖寒皱起了眉头。

"是这样的，咱公司业务一部的石清元被阳光大道派出所给抓起来了。"

"因为什么？"

"昨天晚上在舞厅和人打架。"

"你的意见是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丁蕾为难地说："派出所一口咬定非您去不行，说要换别人，干脆就别来了。"

都是爷，没办法的事，走吧。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所长邢继民。肖寒和丁蕾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站着坐着挤满了许多人。肖寒挤进去，恭恭敬敬地先掏出一包中华撕开口递了过去，邢继民看也不看抽出一支丢在桌上。肖寒把烟放到桌子上，然后递张名片给他。邢继民像审贼一样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番，才爱理不理地说："你就是瑞达公司的老板肖寒？"

"我就是。"

"那好，先到外边等着吧。"

丁蕾忙解释说："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忙，有好多合同等着签，肖总的时间非常宝贵，可以说每分钟都在给国家创造着可观的税收，您看是不是能照顾一下……"

邢继民不耐烦地把手在桌上一拍，脾气大发地说："你当你们是谁呀？有几个钱就烧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实话说，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趁早到后面排队去，再?嗦小心我以干扰公务罪把你们也给关起来。"

"你……"丁蕾气得直想跺脚。肖寒伸手拉了她一下，两人在众人幸灾乐祸的目光中灰溜溜地退出来。中华烟留在了那里，邢继民很老练地用手指夹着在桌上磕了一下，拉开抽屉丢了进去。

肖寒和丁蕾只好站在门口干等。

肖寒忽然想到了叶志文，这个人的关系广，说不定有熟人在这里。手机一拨就通了，叶志文就好像专门坐在那里等着似的。

肖寒把事情的原委说了。

叶志文想了想说："我在阳光大道派出所，还真没有认识的人。不过，我和他们分局的人事科长老周很熟，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没过多大一会儿，叶志文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告诉肖寒已经和老周联系上了，马上过来。还说，听老周讲，姓邢的人心有点黑，不破费一点怕是难以打发的。

不一会儿，老周骑着一辆边三轮威风凛凛地冲了过来。和肖寒见过面后，说声小事，跟我去吧。说完，大声嚷道："让一下，让一下！"双手把众人朝两边一扒，挤了进去。过去给邢继民一说，邢继民马上站起来大声说道："大家都先等等，周科长工作繁忙，时间宝贵，先把他的事说说。"说完，把众人朝那里一丢，从抽屉里摸出一盒烟，和老周有说有笑地到隔壁的房间里去了。

肖寒等在外面，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一个每年上交国家税收上亿元的大公司老板的时间，还不如一个小科长的时间宝贵，忍不住心中慨叹："钱再多有什么用呢？是没有什么人来尊敬你的。在中国，要想真正活得体面，活得有成就感，能够为老百姓办一些事情，就非走从政的道路不可！"

就在肖寒站在那里心中焦躁的时候，老周和邢继民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前后不到五分钟，一分钱没罚，人就给放了出来。在派出所门口，肖寒握着老周的手，再三表示感谢，并按照习惯方式，提出请他吃饭。老周说："坐坐可以的，可惜今天是老丈母娘的生日，你和邢所长他们去吧。"

第39节：欲望之门(39)

肖寒一边嘴里道着遗憾，一边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元钱塞到老周的口袋里，说："领导"家的事，是不能耽误，等哪天周科长有空了咱们再坐。这是给老太太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的。"

老周什么也没有说，笑笑跨上"边三轮"一溜烟走了。

"肖老板，我们今天去哪儿坐呀？"邢继民一点没有不好意思地问。

肖寒反过来还得赔笑脸："邢所长地面熟，吃的地方多，知道哪儿的菜好，您来定地方。"

邢继民挠挠头，说："这一片的饭店我全吃过，还真没有好的地方，菜不是咸就是甜，全都他妈的死难吃！咱不如跑远一点，到西郊开发区的青竹园度假村去吃吧，那儿的菜和服务都不错的。"

肖寒当然只有点头的份儿。

邢继民又一拍脑袋，说："对啦，咱不如把区工商局的局长老康也拉上，像你们做生意的，多认识认识这些人是不会有亏吃的。"

前两天，老康在火车站经商的黄金地段给邢继民小姨妹安排了摊位，他是想借肖寒的"花"还这份人情。

肖寒说："听所长安排，晚上七点我到所里来接你们。"

青竹园度假村，坐落在开发区主干道旁边，迎面是一座高大气派的大殿式的仿古建筑，外部全部用青色的竹片装饰起来，显得既有气势，又很别致。几个人刚在大厅坐下，一个穿大红旗袍身材高挑领班模样的少女拿着一个真皮的大夹子走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里有八处园子：浪漫岛、今宵情、贵妃屋、牡丹亭、夜来香、桃园居、潇湘宫、藏娇阁。其中，贵妃屋、桃园居、牡丹亭、夜来香已经有客或预订过了，请问先生进哪座院子？我这夹子里有室内的照片。"

特意换上西装的邢继民把夹子接过来，看也不看，朝茶几上"啪"地一丢，高声问道："你们江老板在不在？"

领班小姐犹豫了一下，"先生，找我们老板有事吗？"

邢继民把手一挥，说："你去告诉他，就说邢继民来了，叫他快点过来。"

一会儿老板快步走了过来，老远脸上就堆着笑伸出了手，说："邢哥来了，正想出去接接，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江春心，别他妈玩虚的了，我不让人去叫你会过来？"说着，也不管对方脸上有多尴尬，把手一招，说："近点，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些都是我的朋友，等一会儿买单给我多打几折。否则，小心我来查你！"

"好说好说。"江春心诺诺连声地答应着逐个和大家握手。

邢继民等江春心握完手，拿起皮夹子朝他肩上一拍，说："我们的地方准备好没有？"原来，邢继民早打电话订过台了。

"放心，早准备好了，还是你喜欢的浪漫岛。"

邢继民满意地点点头："那就走吧，别在这儿磨蹭耽误时间啦！"

"好、好。"江春心赶快领着路朝里让。穿过大厅的后门，是一座座翠竹扶疏、暗香浮动的小院子，院与院之间用矮矮的木栅栏隔开，形态各异的院门两边悬挂着不同形状的灯笼，灯笼上写着院落的名字。走进小院，是鹅卵石砌成的小径，小径不时穿越造型别致精巧的小木桥，小木桥下面，隐约可听见潺然的水声。推开用星和月造型装饰的浪漫岛的屋门，几个身着露脐装活泼可爱的青春少女早排成两排候在那里。

"欢迎先生光临本岛做客。"

里面考究的装修，其豪华程度决不亚于天龙饭店。整个房间分成三个板块，一块是铺着地毯聊天休息的地方，一块是用高级花岗岩铺成的舞池，一块是用餐的地方。几个人直接走到用餐的地方。经过一番推让，老康被邢继民推到了主位上，肖寒和邢继民分坐两边，丁蕾坐在肖寒下手位置上。刚坐下，邢继民就按捺不住做开"小动作"。当小姐上茶走到他跟前时，他一边和江春心说着话，一边在桌子下边用

两根手指在小姐的肚皮上弹了一下。小姐脸一红，轻巧巧地躲开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接着朝下边倒茶。看得出来她对这种小动作早司空见惯了，或者说是"训练有素"。

江春心殷勤地问："邢哥，你看今天是点菜，还是吃桌？"

邢继民望望老康，老康的眼正眯着聚焦在小姐的肚脐眼上，恨不得把眼睛变成钻井机，探进去十丈八丈深，就一笑，说："吃桌吧！整快点，吃完好多玩一会儿。跑这么远还不就是想来娱乐娱乐身体？"

第40节：欲望之门(40)

江春心心领神会地说："放心，只要到我这儿，会叫哥满意的。"

肖寒瞧着邢继民颐指气使的模样，直给人的感觉这度假村就是他家开的，江春心只是他雇的一个听话的小伙计。他肖寒呢？只不过是只要邢继民高兴，就可以呼来唤去的小跟班。上菜的工夫，邢继民上卫生间去了。

肖寒说："康局长，瞧邢所长在这里很"官"的。"

老康依旧眯着眼，说："现在的消费行业，不带点颜色，就开不下去。专为一顿饭跑这么大老远的，不够费工夫。因此，要开下去，就得求他们公安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有人在后面撑腰照应他们。不然的话，三天两头来检查，还不把客人全查跑了？到这种场合，老邢他们来，比老板的"爹"来都"官"，要不怎么说公检法牛?呢！怎么？肖老板也想在娱乐行业里插上一脚？要不要我帮忙给老邢说说，我办执照，他管"罩"着，咱们来个现场办公？"

肖寒忙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等有这个能力了，一定会去麻烦康局长帮忙的。"

老康瞅一眼邢继民空出来的位置，把身子朝肖寒凑了凑，说："我这人天生就爱交朋友，凡事好讲个义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怕挨批评，不怕犯错误。老邢是管治安的，只要不犯法，他拿谁都没门！我们就不同了，做生意也好，搞实业也好，都避不开我们的门！啥政策都有弹性，是严是松全由我们说了算！人熟多吃四两豆腐，在社会上混，谁能没有个三朋四友？是朋友，到我这儿没说的，开绿灯放行。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以后有事，直接来找我就行，保证让你花两个钱能弄成的事，一个钱就能摆平过关。"

肖寒正要开口应老康的话，邢继民从卫生间出来，边走边说："咋搞的，菜还没上？小姐，去催催。"

小姐笑着答应，出去一会儿，凉菜就端了进来。

上齐后这桌菜总共是二十个，八个凉菜、十个热菜、两道汤，凉菜是酱鹿鞭、凉拌蹄筋、五香凤爪、蒜泥驴肉、凉拌海蜇、酥炸鲫鱼、甜酸西芹、麻油棘棘菜，热菜是油闷龙虾、红烧穿山甲、龙虎斗、歌乐山辣子鸡（野山鸡）、清蒸鲈鱼、甲鱼泡馍、清蒸大闸蟹、虾米扒白菜、茄子煲、日本豆腐，汤是灵龟汤和燕窝鱼翅汤。酒是中国的第一品牌茅台。

喝到后来，都有点微醉了。邢继民和老康见肖寒、丁蕾不喝，干脆就把两个人给搁到了一边，他们两个对着磨起牙来。

邢继民说："老康，我得再给你端一个。"

老康摆手说："别端了，喝不下去了。"

"我不信会有你老康喝不下去的时候!没听人说，喝酒队伍，工商税务。"

"别忘了，后头还有一句哩，喝得再欢，喝不过警察。来，咱碰一个。"

两只酒杯碰撞在一起的声音。

邢继民对肖寒说："老康的顺口溜记得特多，让他给咱说一段提提酒兴。"

肖寒听邢继民提顺口溜，就想起了油腔滑调的常大顺，说："领导中也兴这？"

老康伸出肥得像半截红萝卜似的手指点着肖寒说："这你就不懂了不是？编顺口溜的人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得有点文化程度，才能编到点子上；二是得有空闲的时间。没时间没法坐那儿琢磨这；三是得能溜着边儿。啥都见不着就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就像作家一样不能创作不是？而能同时具备这三条的，只有国家干部了。在大家的印象里，顺口溜都好像是民间创作的。其实不然，这类东西，十有八九都是从机关传到社会上的。"

邢继民见他有点滔滔不绝的味道，就打断说："知道你研究得深，回头再给小肖上理论课，现在还是快上"作品"吧！"

老康清清喉咙，说："既然在酒摊上，就说个喝酒的：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得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得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邢继民一伸大拇指，说："精辟。这肯定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鸟人编的。"

老康说："那可不!这是我在市委组织部的一个朋友讲的，这个朋友是在下县里检查工作时，听一个县委书记讲的。"大家就忍不住感叹一阵社会风气。

在说笑声中，结束了饭局，大家挪到休息的地方去喝茶。餐厅服务小姐快速把用餐的地方收拾干净，忙完这一切退出时，顺手把屋里的大灯给关掉了，只剩几只寥若晨星的小灯在散发着朦朦胧胧的微光，再加上室内暖色基调的布置，立时置人于一种懒洋洋弥漫着捉摸不定的兴趣的氛围。

第41节：欲望之门(41)

"嗨！"随着一声嗲声嗲气的招呼，推门进来两个浓妆艳抹的小姐，穿的衣服都是短得不能再短，窄得不能再窄的了。好像是杂货店的老板一样，恨不能把上帝恩赐的青春，一古脑全摆到货架上，供人赏玩采买。走在最前边染有一头金色头发的小姐边走边嗑着瓜子，在老康的示意下，屁股一歪，坐到了老康的腿上。老康涎脸嘿笑着一手搂腰，一手朝小姐的衣服低下伸去。

"干什么？"手被小姐推开了。

老康满脸的皱纹都挤满了渴望，恨不得把小姐给一口吞下去。"干什么？摸摸看够不够条件上浪漫岛来坐台。"

"噗，"小姐把嘴里的瓜子壳吐飞掉，"当然够了，不够姓江的也不会让我们进门，他做生意精着哩。"

"够不够，光听你说不行，我得亲自摸摸看看才算数。"

"摸摸看看，就摸摸看看，不过先说清楚，摸一摸，一块多；看一看，一块半。"

"这规矩我还能不知道？瞧见没有，"他手一指肖寒，"咱G省的大老板。就是他请我们两个来的，只要你们上路，钱算个啥？！"

小姐飞快地抬起眼皮看了肖寒一眼，见过的人多了，也就把眼练刁了。她一眼就被肖寒的气势给震住了。这是一个真有钱的主儿，不要看有些人云天雾地吹得大，那是浅水里的小鱼才乱蹦跳哩！信了，也就不再吭声，老康如愿以偿地把手抖动着伸进了小姐的衣服里面。小姐依然神色不变地嗑着瓜子。

邢继民则拉着小姐的手，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聊着天"预热"。

"小姐，请问你的芳名该如何称呼？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的。"

小姐低着头吃吃地笑。

"我叫青青。"

"姓什么？"

"就姓青。"

"百家姓上有这个姓吗？"

小姐光笑，不回答。

"先生是做什么的？"

"做家电生意的。签完合同后没事干，就随便出来玩玩。"

"请问先生该如何称呼？"

"我……姓蒙，蒙古。"

小姐咯咯地笑，"假的。"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瞧你头发上压的一圈印，肯定是戴大盖帽的。"

邢继民笑了笑，说："我给你说一副对联。"

"哪儿的对联?"

"我在一家歌舞厅看到的。"

"舞厅还有贴对联的？快说出来听听。"

"上联是：假名假姓假单位；下联是：假情假意假温柔。"

"横批呢？"

"横批是：五十一百。"

"真逗"。

邢继民趁势把手搭在了小姐的肩上。

肖寒对邢继民说:"公司里还有点事，我得赶回去，江老板那里我会打招呼的。"说完，头也不扭地和丁蕾走了出来。

刚转过一抹小竹林，肖寒正要恨恨地出口长气，远远地看见几个人走了过来，心里一动，忙一拉丁蕾，两人隐身到竹影里。近了，看清走在前面的是方天舒，紧跟在方天舒后面的是刘大水。刘大水是和"瑞达"一样性质的民营企业大华公司的老板。大华公司的名头虽不及"瑞达"响，但也是有骄人业绩的。刘大水这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处世很滑，翻云覆雨，一直挖空心思想挤垮"瑞达"，好取代肖寒成

为民营企业的盟主。听说，前不久他远在马来西亚的富商叔叔，回来注资准备和他联手在省城的黄金地段兴建一座G省最大的购物广场，眼下正到处活动着准备把大华公司变成合资公司，还听说，这家伙和副省长丁起隆有渊源。看来，今天晚上，他和方天舒走在一起，事情决不会是偶然的。

等方天舒他们走过去，肖寒和丁蕾都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

结了账，上车的时候，丁蕾对肖寒说："老板，我来驾车吧。"

肖寒把钥匙递给了她，什么话都没有说。

车子开得很平很稳，肖寒把头靠在座背上陷入了深思之中……

五

这天晚饭后，于虹召集全体员工，宣布对杨小月的处理决定：扣除一个月的奖金，暂时离岗做勤杂工。

杨小月是个城市姑娘，因为嫌一个顾客头脏冷嘲热讽，结果与顾客发生了争吵。

对这个处理决定，于虹为了稳妥，早上上班时她把孟小惠喊出来，征求了她的意见。

"小惠，你说杨小月的事该怎么处理才好？"

"我？"孟小惠望了于虹一眼，用轻松随便的口吻说，"要让我说，就开除掉算了。我们这儿是做生意赚钱的，不是养娇小姐的，什么脏不脏？这些城里人就是爱装腔作势的，要是都像她这样，"雨虹"还不得关门呀！"

第42节：欲望之门(42)

于虹回望她一眼，说："你说得有道理，人家到咱们这里来，掏钱就是买服务的，就是上帝，只有上帝选择评价子民，哪有子民选择评价上帝的？但开除也太重了些，她毕竟是头一次。"

孟小惠马上活眉活眼地笑着说："你到底处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虑事就是要周详一些。我刚才也是因为她影响了店里的生意，一时气愤才那样说的。你说该怎么办，都错不了的。"

没想到于虹的话音刚落，一直绷着脸的杨小月"腾"地站了起来，眼里噙着泪花，满脸又怨又恨的神色，不服气地争辩说："谁让他动手动脚来着？用工合同里也没有写色情服务这一条，凭什么扣我的奖金？"

上午工作的间隙，趁没人的时候，孟小惠把于虹讲的话咬耳告诉了杨小月，末了叹口气说："我想如果不是那个客人对你动手动脚，光是脏，捏着鼻子做也不会和他吵起来不是？现在的老板挣钱都挣得心黑了，能克扣谁一点就克扣谁一点，这不是明摆着逼人去搞色情服务嘛！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报纸上不是讲维护自身权益吗？有些事，该争就是得争。"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杨小月越想越想不通，心里一直抱着抵触情绪。

于虹没有想到杨小月会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直倔倔地站起来顶撞自己。她自忖这样处理已经很照顾杨小月了，没想到杨小月不但不买账，还使自己下不了台，火"腾"地一下也冒了上来，脸色都变了，站起来用目光直盯着杨小月，冷冷地问道："杨小月，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一点，"雨虹"什么时间让谁提供色情服务了？"

"意思差不多。我不做，你就扣奖金，罚做勤杂工，意思还不就是暗示我们必须去做？"

"那是你嫌顾客脏。"

"动手动脚的事我没好意思说嘛……"杨小月因为心里发虚，声音越来越小。

"你……"于虹给气坏了，话都说不出来了。

庄志新害怕于虹在气头上做出匆忙的决定，赶快给使了个眼色，以老大哥的身份劝解道："都坐下，都先坐下再说。"

孟小惠也忙站起来，把杨小月拉坐到了自己的身边。

于虹经庄志新这一劝，立时冷静了许多，坐下来稳定了一下情绪，说："杨小月，你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咱们"雨虹"。大家来这里也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不管别的店如何烂，我要保证咱"雨虹"的每个人出去，都绝对是清白的！一句话，咱们的店是要开成真正以健康、清洁为宗旨的店。让人一想到咱们的店，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其次是环境和服务，而决不让"色情"两个字儿和"雨虹"有一丝一毫的牵连！我再重申一遍，不要说我要谁提供色情服务了，就是我发现谁这样做了，也会坚决请她走！"

杨小月被于虹的气势给镇住了，想说什么，嗫嚅了一下，终于没有说出口，慢慢地把头低了下去。

杨小月赌着一口气在包间里埋头打扫卫生，孟小惠走了进来，笑着说："小月，不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午我请客，咱们一块吃桂林炒粉去。"

杨小月使劲把手里的抹布一摔，说："我不是在乎那点钱，而是心里想不通，有气。在家我爸我妈也没有这样骂过我，还动不动就扣钱。"说着，杨小月的眼泪控制不住滚落下来。孟小惠揽着杨小月的肩让她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手帕给她把眼泪抹去，接着叹了一口气，说："你也不要怪于虹，现在的老板为了多挣钱，有几个心不狠不黑的？哪会像咱们两个这样姐妹情深。"

杨小月猛地抬起头，说："小惠姐，我认准了你对我好。干脆，你出去开店吧，我跟你干！"

孟小惠不置可否地一笑，反问道："你看我行吗？"

杨小月急切地说："行，怎么不行？你技术好，肯吃苦，人又聪明，再说，于虹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白手起家走到这一步的么？"

孟小惠想了一下，说："你技术也不错，咱俩关系又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别的不说，我至少敢保证不会有老板的臭架子。"

两人还想说什么，瞅见庄志新从门口走过，就都缄口不语了。

肖寒也在这天晚上走进了"雨虹"。

当时，于虹正好给一个女中学生剪好头发，微笑着把她送到门口，一下子没注意辨认，职业地头微微一低，手一伸，"谢谢光临，先生请进。"

第43节：欲望之门(43)

肖寒立在那儿，声音略显低沉地说："于虹，是我。"

于虹抬头，随着定格的一瞬，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说："不管是谁来这里，都是我们的上帝，我们都会一视同仁竭诚提供一流服务的。"

"于虹，你现在……生意还好吧？"

"谢谢肖老板的关心，我这里的生意你都看见了，挺好的。请问先生，是剪头还是洗头？"

"我……就洗洗头吧。"肖寒犹豫了一下说。

于虹抬头一看，孟小惠刚好走下工作台，就高声喊道："小惠，来给这位先生洗头。"

孟小惠答应一声走了过来，"请问先生是干洗，还是傣洗、港洗？"

肖寒说声对不起，目光依然望着于虹，"于虹，我想……"

孟小惠乖巧地一笑，说："这位先生也是慕我们老板的名而来的吧？不过，今天我们老板连续接待了好几位顾客，刚刚下工作台，我的技术是老板亲传的，保准会让你满意。"

肖寒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于虹脸色冷然依旧地说："好吧，我来给这位先生洗。"

于虹和肖寒都是从河原县大羊乡索河村走到城市里来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两个人都在一个班。从小学开始，肖寒一直是班上的班长，于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无论是在教室还是课外活动，经常可以看见两个人在一起的身影。农村不比城里，如果男生和女生在一起，是会被大家哄笑的。但对他们俩，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认为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两个班干部，当然要常聚在一起商量事情喽。肖寒的父亲是村里的老支书，于虹的父亲于老顺，泥木双作，是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能工巧匠。肖清明和于老顺一块儿保家卫国，后来又一起复员回到村里，肖清明留在村委会工作，于老顺则继承祖

业，跟着父亲学起了手艺。乡里人是很重感情的，更何况还一起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滚爬过，所以逢年过节，两个人都把彼此当作是最近的一门亲戚，虽然是在一个村子里，也都要正而八经地到对方家走动走动，平时来往串门聊天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随着岁月的延伸，两家人也不断积累着友谊。因此，在索河村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要是得罪了于老顺，就等于得罪了肖清明；谁要是和肖清明过不去，也就是和于老顺过不去。老辈们的友谊，就像家传一样，肖寒和于虹自小也就特别要好，好得就像亲兄妹一样。农村孩子是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黑天昏地地玩的，要给羊给猪割草。每天放学后，两个人总是喊着一块儿去地里割草。晚上，或去于虹家，或去肖寒家，两人也总是在一起做作业，复习功课，可以说是校内校外，形影不离。

有一次，肖清明找于老顺聊闲?，恰巧，肖寒也在于家和于虹一块挤在小桌上复习功课。瞅瞅挤在一起，不时嘀嘀咕咕说说笑笑的两颗小脑袋，肖清明朗声一笑，对埋头抽旱烟锅的于老顺说："老顺，我看咱这俩娃儿走在一块挺般配的。咋样，到时候让于虹过来给俺寒儿当媳妇？"

于老顺抬起头，憨厚地一笑，说："中哩，到时候我把本事全抖出来，扎一套好嫁妆。"

两颗小脑袋一齐抬起来似懂非懂地听着，接着，你点一下我的鼻子，我点一下你的鼻子，高兴得像拣到一把糖块似的，一齐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进入高中阶段后，于虹发现，只要一会儿抬头看不见肖寒，心里就感觉空落落的像少些什么似的。那时，肖寒是个活跃分子，无论是在体育场上还是学校文艺演出的舞台上，都离不开他的身影。每次肖寒一出现，于虹都激动得什么似的，也不管大家的反应如何，总是情不自禁地带头一遍遍地鼓掌。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没有跟着鼓掌，立马不高兴地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批评人家："瞧你这个人，不给班长鼓掌，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肖寒呢？也不止一次给她这样说："于虹，

我们在学习上一定不能松劲，力争一块考上大学，到城里去工作。要真是那样，那就太好太好了。"肖寒说话时头高高扬起。

于虹紧盯着肖寒的脸："有什么好？"

"明知故问。"

一阵眼与眼的对望和交流。

哈哈哈，咯咯咯，两人同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天，并不总是遂人愿的。

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无法和城里比，在升学角逐中，那一年，整个大羊乡中学剃了光头。名落孙山的肖寒和于虹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村里。一进家门，脸色苍白得吓人的肖寒朝床上一扑，用被子把头一蒙，放声大哭起来，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出屋门。脾气暴躁的肖清明又气又急，跺着脚在院子里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谁不知道城里头的日子过着美气？可你想日天就得有日天的本事，这跑回家里来耍狗熊算个啥哩？"

第44节：欲望之门(44)

于虹回到家，也很是伤心了一阵子，可当他听说这边的情景后，马上赶了过来。推开肖家的门，只见肖母心疼地抹着眼泪推肖清明回屋，"老头子，你昏脑壳了，想把咱娃儿给逼死呀？"肖清明一瞪眼，"我逼他了？我是骂他没出息！能进城，自然好；不进城，就不打算活人啦？"

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肖母看见了于虹，也忘了于虹也是高考落榜正伤心着，忙过来一把拉住，说："虹，俺寒听你的，你去劝劝他，可别想不开弄坏了身子。"

于虹点点头，朝屋里走去。

只见肖寒用被子蒙着头，桌上，放着一碗捞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于虹正要开口相劝，肖寒一撩被子坐了起来，用绝望的眼神望着于虹，说："于虹，我们这一辈子全完了。"

"我们一块复习，明年再考。"

肖寒摇头："学校早说过，今年不办补习班。就是办也没有用的，我们的教学质量比人家差得太远了，真恨自己为什么生在农村，要是在城里，凭咱俩的智商和刻苦劲儿，上哪个学校还不是随意挑？"

于虹有点看不上肖寒怨天尤人的样子，说："农村这么多人，不是也都生活得挺好吗？"

"你不懂，农村苦和累不说，光是自己的前途都给界定死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是在城市，边远闭塞，何谈发展？"

于虹顶了一句："我看不一定。"

于虹来看过以后，肖寒虽然开始下床吃饭，但一天到晚郁郁寡欢，脸上的苍白劲一直未能缓过来，既不去地里干活，也不轻易和谁说话，整日手里拿一本书，吃过饭就爬到屋顶平台上去看书或干脆坐在那里怔怔地发呆。起初，肖清明和肖寒的两个哥哥肖平肖安知道他

的心情不好，都能体谅他，但时间一长就有点不依。大家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劳动，他凭啥像少爷一样见天待在家里？村里的地都分到了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拼了命似的发家致富。肖清明从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心里憋着一口气儿，想带着几个儿子，把田地收拾好，做一个发家致富的典型给人看，好让全村人都知道，他肖清明不光会当官指挥别人干，还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看见肖寒这一蹶不振的样子，就忍不住火冒上来，几次吵骂无效后，干脆冲上房来，一脚把肖寒从凳子上踢翻，抓起掉在地上的书撕了个粉碎，用手指点着他的脑门儿，说："我娃儿，我给你扯清楚，爸不是那种叫钱糊住心的糊涂蛋，你要上学，就是砸锅卖铁爸也供应你到底。可要是学也不上，天天在家耍死狗，那真是不中哩！你可给我想清楚！"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肖寒跟在肖清明和他两个哥哥的身后下地去了。

农村孩子订婚早，肖清明和于老顺一合计，也想把肖寒和于虹的事给定了。但二人都不是那种糊涂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决定先各自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当于老顺问于虹的时候，于虹脸绯红着连声笑着点头答应，弄得于老顺的脸上挺不得劲的，"这妞儿，咋就不知道羞哩！"肖清明问肖寒时，态度非常明朗，"别管我们上辈人的事，只说你是咋想的。虽说老早我和你于老伯就在一块扯过你们的事，但那时候恁俩老小，还不懂事哩，做不得数。你要是不同意，也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给你于老伯解释去。要是同意，咱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定了吧。"肖寒平静地说，脸色显得愈发苍白了。

定亲后的当天晚上，肖寒和于虹相约来到索河边。月光婆娑，透过垂柳，在地上随意编织着一幅又一幅优美的图案，虫鸣唧唧，河水潺潺，田野的清香随风悠悠送来，于虹紧紧偎在肖寒的身边，兴奋异常地说："寒哥，咱们从小在一块玩耍，长大后又一直是同学，想想，真的就是书中说的那样，是青梅竹马嘞！"

肖寒无语。

于虹陶醉在爱情的幸福里，对肖寒的"沉着"全然不觉，继续说："其实，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朦朦胧胧有和你好的感觉，走到今天，我才算是知道了啥叫天遂人愿。"

肖寒依然无语。

"人家都说好事多磨，叫我说，不磨的好事才叫真正的好事呢！就像咱们这样，一帆风顺，顺理成章，多棒！"于虹好像到这个时候才发现了哪儿不对劲儿，"哎，寒哥，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在想些什么呀？"

"我在想死。"肖寒的语调忧郁中透着苍凉。

第45节：欲望之门(45)

"你这是什么话？"于虹猛然站起身来，"难道说，你对咱俩的事不同意？"

肖寒摇摇头，拉于虹坐下来，说："瞧你，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想到，咱们就将像你爸我爸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辛苦劳作，一辈子都不会拥有前途，我就恨！恨不得把整个地球给捏碎掉。土地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座牢房。多少像咱们这样的，从出生时父母的期望，到长大后自觉的追求，都是为了逃离它。我恨土地！一旦想到咱们将永远被它监在这儿了，将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我就感到彻骨的痛苦和绝望，就恨不得一死了之。"

听清不是因为自己，于虹才多少松了一口气，说："谁不想进城？我连做梦都在想。可现在得承认现实。"

肖寒站起来，双臂高举，面向苍穹大声喊道："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城乡政策开始放宽了，农村人也被允许进城做生意了。一天晚饭后，肖清明把肖寒喊到了跟前。

"爸，找我有事？"

肖清明示意他搬个凳子坐下来，又抽了几口烟，才思虑着抬起头，说："我注意问了东头的于二蛋，他讲，咱这儿的黄瓜要是拉到省城去卖，比在镇上要多好几倍的价钱。咱地里种有大半亩，要是都弄到省城去卖，会多赚三四百块，爸想……"

肖寒明白了，这是准备叫自己进城卖菜呢！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感，"我不去！"说着话，人站了起来。

肖清明今天似乎特别有耐性，冲肖寒招招手，说："你坐下，听爸说。爸知道你是有大心胸的人，可能大能小才是一条龙嘛！按说，恁

爸我也好歹当了三十多年的村支书，经历过一些事，可现在时势变化得太快，能发展到哪儿，爸也实在说不清，只能是走一步，虑一步。现在中央叫咱农民致富，咱家也就不能落后。你两个哥没文化，遇事也没个思考，爸老了，守守家还可以，再不会有那么大的闯劲儿了。往后，咱这个家还能不能走到全村人的前头，爸把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爸以后，再不勉强你啥了。"说完，肖清明佝偻着腰，一声不吭地转回屋里去了。

第二天，肖清明借口身体不舒服，一天没有出屋。肖寒几次想进去，终于还是收住了脚步，转身，叹口气，喊上两个哥哥，拉上架子车上地里摘黄瓜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天上还是满天星星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于二蛋的喊声。肖寒拴好妈给烙的油馍，架起车子要走的时候，肖清明从屋里走了出来。肖寒稍停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弯腰架起车子，肩上一用劲，一步一步吃力地朝省城方向走去。也就是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才有了后边的风云际会。等到肖寒和于虹在省城见面的时候，肖寒早已是赫赫有名的瑞达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功成名就了。

于虹是在一个周末的晚饭后，突然来到省城的。此前，肖寒总是借口公司里的事情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回索河村看她。每次她说要来找他，也总是被他以种种理由给推掉了。这天恰巧改行跑运输的于二蛋有事临时开车进城，早已不放心的于虹来不及给肖寒打招呼，就直接搭车进城来找他了。路上遇到堵车耽误了时间，赶到城里的时候，天早已擦黑了。于二蛋因为事急，把她送到瑞达公司的楼下，就开车走了。

肖寒呢，和唐晓燕约好这天晚上去观看她的颁奖晚会。前不久，在中南五省名模大奖赛上，唐晓燕获得了金奖，定于今天在G省大礼堂隆重举行颁奖晚会。出席晚会的有文化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和文艺界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晚会中还专门安排了唐晓燕的表演节目。可以说，今天晚上，对唐晓燕一生的事业追求而言，都将是非

常重要和富有意义的。所以，肖寒是无论如何都要到场去表示祝贺的。早早的，他就亲自驱车到花店选购了鲜花。就在他精心地打好领带整好衣服准备出发时，于虹被丁蕾领了进来。

"寒哥！"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于虹的喜悦溢于言表，把肩上的包一扔，跑到了肖寒的身边。

"哇，是虹呀！"猛然相见，肖寒也是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地伸手揽住了于虹的肩。

于虹羞涩地一笑，偎在了肖寒的怀里。丁蕾见状，把门带上退了出去。

第46节：欲望之门(46)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是搭二蛋的车来的，来不及打招呼。"于虹扬起脸，慢慢地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几颗晶莹的小泪珠，丰满的唇嚅动着，"寒哥，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吻我。"

这一下子惊醒了肖寒。他现在已不是索河边明月垂柳下的那个属于她的"寒哥"了，他已经重新对爱做了选择。他略有点慌乱地把于虹推开，掩饰地岔开了话题，"啊、啊……于虹，都带了些什么呀，塞了那么一大包？"

"都是我的衣服。"于虹睁开眼睛，既兴奋又坚定地说："寒哥，这次来，我就不准备走了，我要和你一块闯世界。"

"那怎么行!"肖寒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心里有点着急，"世界就那么好闯的？"

一向富有个性和从不肯服输的于虹虽然和肖寒刚见面，见他这样说，还是忍不住顶了一句："我也知道不是好闯的，可你不是都闯出来了吗？别忘了，在学校，我的外语成绩比你好。"

肖寒被这话说得有点哭笑不得："做生意，谁还兴论这？"

于虹见他当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说："和你开个玩笑，还真当真呀？"说着，神色一敛，"不过寒哥，我这几年在家也没闲着，为了有一天和你在城市一起开拓事业，我参加了经济学院管理专业的函授学习，我是拿到大专文凭才到省城来找你的。另外，我还通过了外语4级考试。"于虹把头一扬，自信地说："肖老板，临来之前，我从报上看到了你登的招聘广告，我原想来城里后，不找你，直接参加应聘考试，等录取了再和你见面。路上也都是这么想的。可一进城，实在是太想你了，一分一秒都不想等了……这一见，肯定是考不成了。不过，寒哥你尽管放心，我决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如果我留在这里，你发现我不如你招聘的人能干，我会立刻辞职回咱索河村去的。"

肖寒让于虹坐到沙发上，从冰箱里取出一听可乐打开递给她，斟酌着该怎么和她说才好，又想着，于虹刚刚风尘仆仆来到，自己就开口说这刺心的事，于心也实是不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家里老人，也需要你照顾的。"

于虹喝口饮料，润了一下嗓子，说："这你又不是不知道，两边老人的身体都好得很。我爸天天带人出去给人家盖房，老伯每天下地，赛个棒劳力似的，生活上吧两边都有哥有嫂，尽可以放心的。"

"这……不过……"肖寒有点吞吞吐吐地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

于虹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寒哥，你是不是在城里又有女朋友了？要是这样，你就直说出来，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没……啊不……我是有话要跟你说，你坐了一天车，也累了，我先叫人带你去住下来，回头再慢慢说吧。"

于虹心里一沉，说："你不说，我能睡得着吗？"

"这……"肖寒看看表，再不走，时间就真的来不及了。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丁蕾敲门走了进来。

"老板，到动身的时间啦。否则，就赶不上参加唐小姐的颁奖仪式了。"丁蕾进来提醒道。

"哦、哦……"肖寒站起了身子。

于虹也随着站了起来。

肖寒在心里感激丁蕾出现得及时。

"丁秘书，这是从我老家来的客人，等一下你找地方给安排住下来。"

丁蕾点头。

"于虹，你看我真有事，再不走就给耽误了。你先住下来，明天，咱们再好好聊聊。"说着，肖寒拿起桌上的花就要朝外走。

"等一下!"于虹喊道。她感到又气又急又委屈，自己从大老远的老家赶来和他相会，两人又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肖寒一点想念的意思都没有，一见面就推三阻四，支支吾吾，一副心事重重的样

子，她就有了一种预感，现在见肖寒把风尘未卸的她丢下不管，火急火燎地要去给什么唐小姐献花，就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感觉。其实，她今天来，一是自己拿到了文凭通过了外语考试，想到城里来像肖寒一样做一番事业；二是肖寒一年多没有回过索河村，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到她的耳朵里，说肖寒在城里和一个大首长的女儿好上了，不要她了，她虽然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到底还是坐不住了，这才急急赶来。看来，这传言真是无风不起浪了。她多么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她走近肖寒，"寒哥，唐小姐是谁？她是不是大首长的女儿？"

第47节：欲望之门(47)

肖寒说："是省委唐书记的女儿。"

"你喜欢上她了？"于虹珠泪盈眶。

肖寒不忍心看于虹伤心的表情，把脸侧向了一边，事已至此，不如快刀斩乱麻更好。想到这儿，把心一横，转过身来，扶住于虹的肩，说："于虹，我觉得我们在农村的感情都太幼稚了，我的事业需要……"

于虹肩一晃，把他的手给晃掉了，怨恨地喊道："够了，我不许你践踏我们的过去！我不要听你的任何解释！"说着话，眼中的泪奇迹般消失不见了，一脸坚毅的表情，转身拎起包朝肩上一甩，"肖寒，我恨你！不是因为你的背叛，而是不该瞒我这么久。"说完，转身朝外跑去。

"于虹……"肖寒喊了一声，过去挡住了于虹，"你现在能去哪儿呢？"

"让开！"于虹冷漠平静的语调让肖寒心中一颤。

"让开！！"于虹声音低了一些，但更冷更静了。肖寒让开了。走到门口，于虹又扭过头来说了一句，"把花碰坏了，小心你在唐千金面前吃罪不起！"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等肖寒和丁蕾追出来，于虹早乘电梯下楼去了。

也不知顺街走了多远，于虹在一家路边小商店门前廊檐下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她感到心里一阵阵地发冷，使劲用手抱着自己的胳膊。刚才，她跑出来以后，故意躲在青云大厦对面的一间商店里，看到肖寒和丁蕾一块追出楼来，张望了一阵后，肖寒给丁蕾交代了两句什么，只见丁蕾点点头，走到路边，朝两端望了望，顺路朝北追了过去。他自己则手里紧紧抱着那束花，焦灼地看着表。不一会儿，一辆铮光锃亮的轿车开到他的面前平稳地停了下来，司机从里面钻出来，怕肖寒不小心碰着头，周到地把手伸在车门上边挡着，等肖寒坐好

后，又殷勤地替他把车门关好。肖寒自己开着车，朝路南驶去。于虹从商店里走出来，也不由自主地顺着路边的人行道，痴痴地向南走去，直到累得走不动了，才在路边坐了下来。她两眼失神地望着街上的行人，这个时间对城里人来说正是最悠闲的时候，或骑车或走路，恋人们的欢声笑语和亲昵的小动作，都对她受伤的心造成不小的刺激。她很小就读《简·爱》，里面的爱情故事常使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向往纯洁无瑕的爱，在她看来，爱情的欺骗是最不可原谅最无耻的。没想到，她最痛恨的东西最终也落到了她的头上……在来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和她的"寒哥"一起在工作之余，看演出，听音乐，漫步公园，晚饭后挽着手在街上散步的情景，没想到……多美好的梦想啊！就像一道五颜六色梦幻一般美丽的玻璃墙，给轻轻地一撞，就全部破碎掉了。从巨大的热望到沉重的失落，这天渊一样的突然心理落差，无论怎样都使人难以接受。由最初的愤激渐静下来的于虹，感到了天塌地陷般刻骨铭心的疼。不知谁匆匆喊了一声："要下雨了，快走啊！"她一伸手，果然，有几滴重重的雨点落到了她的掌心里。刚才满天繁星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阴了下来，突然就落下了雨点，全然没有一点征兆。噢，明白了，城市是最善于伪装和骗人的了。一颗颗眨动着像狡黠的眼睛一样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给偷梁换柱了。她的泪不知不觉成串成串地滑落下来，紧接着，像受到感应似的，"哗"的一声，雨如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她躲到一家关门的储蓄所前，廊檐太窄，溅起的雨花不时落到她的脚上、腿上，她把身子尽量地朝里缩……终于，她隐忍不住了，压抑已极地抽泣起来……

时间过去得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雨终于停了下来。于虹抹抹眼里的泪，背起包，又开始沿着来的路朝回走。她走得没有目的，很慢。一下子街上又热闹起来，行人匆匆朝家赶着，没有谁会去注意伤心而行的她。也不知走了多久，猛然一抬头，于虹心里一惊，泪又差点要夺眶而出了。原来，不觉间，她又走到了青云大厦下面。她随便

找了路边一个路灯照射不到的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手轻轻地托着脸颊，出神地望着楼顶光芒四射的"瑞达"两个大字。

渐渐的，街上行人稀少下来，原本热闹喧哗的大街开始变得冷清空旷起来。到了后来，甚至可以依稀听到露珠在树叶间滚落的声音，于虹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终于，天空仿佛像抽丝一样，一根一根把黑色的夜幕给抽稀抽薄了，露出了淡然的藏青色。再后来，就有穿着宽松运动衣晨练的老人拿着剑什么的从她的眼前走过。再再后来，路灯一下子，就像人不经意间眨了一下眼似的，一盏接一盏，全都熄灭掉了。街上又开始恢复了喧闹。于虹最后盯着"瑞达"两个字看了一眼，把包使劲朝肩上一甩，迈着坚定的步子，迎着晨曦，向前走去。

第48节：欲望之门(48)

再次从"瑞达"走开的于虹，决心不再沉溺在过去的情感是是非非里了。她知道，那样真的很傻，错过太阳不醒悟的人，注定还要再错过月亮的。痛苦唤不回走远的爱情，还会将自己的一切统统给葬送掉。肖寒能在城市里获得成功，她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她已经下决心不再回那闭塞的乡村去接受人们廉价的怜悯和同情了，她要在这里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幸福路。

她不再没有目的地走下去了，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位于城西南角省城最大的劳务市场。只见这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企盼着有人能来看上他们。在这里找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村人，也偶尔可以见到一些下岗工人，他们大都自恃是城里人，表情上比较矜持，不愿降低身份和农村人搅和在一起，远远地站在一边凑成一堆，不时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但往往正是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比农村人反倒更不容易找到工作。临到该吃饭的时间或是天色将晚踩着夕阳的余晖离去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他们沉重的叹息声。在农村人当中，年轻人又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当中许多的人因为初次进城，对城市怀有一种胆怯和神秘的感觉，为了日后有个照应，往往是一块儿出来的几个人抱成一个团，谁要招，就得把他们一块儿招去，很有一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气概。于虹起初认为自己有文凭，懂外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但两天后，就彻底失望了。期间倒是有一个公司（联系人本人出示的名片上赫然印着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头衔）招女秘书，于虹一看他盯着自己色迷迷的恶心样，心里早起了反感，就是出多高的工资也不能跟他走。这家伙倒也坦率，说我找女秘书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能陪着我让我高兴。于虹拒绝后，害怕他纠缠，赶忙跑去站到十字路口的警亭下面。实在不行，她就准备报警。那家伙只好摇摇头走开了。这一来，于虹清醒了许多。城市是富有的，同时，也是复杂和布满陷阱

的，瞎碰瞎撞，弄不好就会吃亏。她决心从最底层干起，看看再说。就这样，经劳务市场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她走进区工商局局长老康家当了保姆，找到了一份被认为是最适合农村女孩子的工作。

老康的媳妇是个又蠢又懒的胖婆娘，仗着老康是个有实权的局长，家里有吃不完花不完的钱，原先在一家工厂上班，嫌每天起早上班辛苦，干脆就辞职在家里干歇着。胖婆娘不会生养，整天抱着一只波斯猫当儿子来亲，对于虹横挑鼻子竖挑眼，吆五喝六，一刻也不叫闲下来。于虹是那种很能吃苦也很要强的人，宁肯多累点多干点，也不想叫她说。不过，相比较起来，于虹倒觉得她比老康更能让人忍受一些。

同样肥的老康是深谙为官诀窍的人，他的为官原则是对上要软，对商户要狠，平时见着领导包括上级机关的一般办事员，永远是一副点头哈腰嘿嘿直乐的憨厚相，但扭脸整起辖区的商户来，却是要多狠就有多狠。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著名口头禅："要弄，就弄他个倾家荡产，看以后谁还敢跳？"商户们提起他来，又恨又怕，背地里咬牙切齿恨不得咬他两口，见面却又不得不处处赔着小心。说起来，一个区的工商局长也就是个科级，但由于他善用权力，把商户给揉搓得像面团一样服服帖帖，整天都是他点饭店请客，别人付钱。除早餐在家对付着吃点外，中午、晚上基本上都是在外面的酒桌上度过的。每天晚上回来，都是满嘴喷着呛人的酒气，冬瓜脸喝得通红通红，脑门上给灯光一照，泛起一片明晃晃的油光。胖婆娘视麻将如命，每天晚上，人不到半夜是不会回来的。所以，老康回来，只能由于虹过去给他开门。老康就常常借酒盖脸，故意把身子给趔趄起来，趁于虹不注意，不是脸上拧一下，就是在腰上摸一下，弄得于虹听见他敲门就吓得不行。门一打开，就远远躲在一边，免得吃他的亏。老康却越来越胆大，有一次，于虹洗澡忘记把门插死，他竟腆着脸拉开了门要挤进去，要不是于虹沉着，一把将他推出来，还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来呢。

也就是那天，于虹在卫生间委屈得大哭一场，等她揉着发红的眼睛走出来时，只见老康斜躺在沙发上，用手支着脑袋，两只眼色眯眯地盯着她。她下意识地一悸，用手抱住了像怀揣两只鸽子一样丰满结实的胸。老康瞧她害怕紧张的样子，嘿然笑出声来。

第49节：欲望之门(49)

"瞧你这样子，一看就是不能和市场接轨的旧脑筋。"

于虹没有理他，远远地坐到一边看电视。

"你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外边的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了，就凭你这脑筋，还想出来闯世界？你听人家说过这话没有，男的一有钱，就学坏；女的呢？一学坏，就有钱。思想不解放，想到城里来挣钱，门都没有。"

于虹依然不接他的腔，她知道这种人最沾惹不得，你给他鼻子，他就敢上脸。

"你知道我为什么雇你来不？"

于虹这一下没法儿不吭声了："钱多烧的呗，还不就是叫来为你们两个洗衣、烧饭、做家务。"

老康"噗嗤"一声笑得把满嘴茶都给喷了出来。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合同上不就是这样签的吗？"

"我笑，是笑你幼稚。我们两口子，年龄都不超过五十岁，又没老没小的拖累，这一点家务活还能对付不了？再说，你阿姨她现在连工作都辞了，整日闲在家里，浑身的肉飞长似的，叫她干点家务，只对她好，没对她错的，锻炼锻炼，最起码可以减几斤肥！"

"那你怎么想起来去劳务市场上雇人了？莫名其妙。"

老康就是这种人，对女性，天生一副好脾气，在单位也是这样，再怎么拿话刺，就像没往他耳朵里去似的，一点都不生气。他把身子坐直一点，双眼眯缝着，眼珠不错地盯着于虹，涎笑着说："我哪里是去雇人了，是想去选盆花儿搬到家里来。"他翻身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一些，接着说："官场上的事儿，你不懂，我风风雨雨几十年，算是摸透了。当官呀，级别不在高，关键是要有实权，要在一个好位置上，得有人用得着你。用不着你谁不求谁，人与人一般高，谁会尿你？瞧我吧，管着全区多少家商户，叫他们做生意，一句话有证没证请做了；

不叫他们做生意，找个茬就能叫他们关门！你说，他们敢不听我的，敢不巴结我？整天请的人排大队，得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整天海吃山喝的有什么意思！"于虹鄙夷地说。本想说只有我们老家的猪，才整天想着吃了睡睡了吃呢，想到了自己的身份，才把后半截话给省了。

"你以为光吃光喝呀？现在，吃喝是次要的，重头戏是后头的节目，许多高档饭店，全是吃、喝、洗、跳舞、按摩一条龙服务。越是豪华的饭店，小姐越是年轻漂亮，那俊俏的脸蛋，柔柔的小手……这辈子，我算是没白活。"

于虹恶心地站起身，说："那你干脆住在外边算了。"

"你这是气话，人是不能没有家的！可一回来，你阿姨那保温桶一样的腰身，布满横肉的老脸，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让人难以接受。休了她吧，好多事她都清楚，朝纪检一闹，不定惹出一堆啥麻烦来呢！坚持下去呢，又不利于身体健康。怎么办？区检察院的张副检察长就给我出了搬花儿这个主意。这么着，就把你给请来了。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老是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肯定猜得出来，就是为了你。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你哩。"

"又乱说醉话了。"

老康猛然坐起来，说："醉?我一点都不醉，脑子清醒着哩！你别迷，我老康要是喜欢你，真是你的福气哩！你说你到城里来为个什么？不就是想多挣点钱回去嘛！钱，我有的是，只要你听话，跟我一年，我给你买一辆轿车让你开着回去，走到村口，一按喇叭，全村老老少少都围上来看，瞧那风光不风光？想继续在城里干，好说，不管做什么生意，都包在我的身上，铺面我给你找，本钱我给你出，执照我给你办，还保证不让人去找你的麻烦。你想想好，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说完，于虹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给关上了。

老康笑着摇头，说："现在，居然还真有这样想不通的女孩子。"

这次挑明以后，于虹对老康更加处处小心提防，老康提出领她去买时装，她拒绝；买回来送给她，她不要；私下塞钱给她，她不接。但千提防万提防，最后还是防不胜防。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的夜晚，老康的岳母生病，胖婆娘回娘家去照顾她了。老康这天下班早早地回了家，先进卫生间冲了个澡，出来后，跟在于虹的身后，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撩拨话。于虹忙着做晚饭，一句都不答理他，老康也不着急。吃饭的时候，他借口凉拌莲菜醋放得不够酸，叫于虹进厨房去拿。于虹一离开，老康就掏出一包早就准备好的药面，撒到了于虹的面汤里，又抄起筷子搅了搅，于虹过来把面汤喝下去不多会儿，就感到一阵头晕和眼皮发涩，还当是自己生病了呢，急急忙忙涮锅洗碗收拾好，进房间躺下了，身子刚一挨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会儿，老康在外边轻轻地喊了两声，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来了……

第50节：欲望之门(50)

于虹发疯般地在暴雨里狂奔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停了下来，双手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悲痛欲绝地哭泣着，她没有想到，在城市连第一步都没有迈开，就把自己的贞操给稀里糊涂地葬送掉了，她能不痛心吗？她使劲上扬着脸，泪水和雨水合着不停地向下滚落，几乎哭晕在路边……是好心的庄志新发现了她。

庄志新是这里一家名叫"新月"的美发店的小老板。美发店只有一间门面，租的老居民区的私房，又低又矮，又破又烂，更糟糕的是还漏雨。由于雨下得太大，房子漏得更凶了，屋里的脸盆都快接不及了。没办法，庄志新正要拎着一块塑料布上房去挡漏的时候，开门望见了她，赶忙喊出自己的姐姐。姐弟俩好说歹说把要寻死觅活的于虹给劝进了屋里。到了屋里，任他们再问，于虹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哭。最后，身子一歪，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躺在了庄志新的姐姐用木板搭起的床上，身上也换上了她的干衣服。望着好心的姐弟俩，她眼圈红了，想哭终于没有再哭出来。当夜庄志新的姐姐留她和自己住在了一起。遭雨淋的缘故，于虹后半夜发起了高烧，姐弟俩冒雨打的把她送到医院，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吃喝所有的一切全赖姐弟俩的照顾。出院后，于虹在姐弟俩的介绍下，到省城知名的一家高级美容美发学校参加了学习。由于她文化底子好，人又聪明，悟性高，肯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美容美发的技术，成为数百名学员中的佼佼者。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她放弃了留校当教员的机会，决心出去自己干。经过多天的奔波，她终于在阳光大道上找到了两间地理位置较为理想的门面房，庄志新当时替她考虑，嫌房租太高，于虹说："不碍的，虽然房租高，但地势好、生意旺，最终还是划算的。"租好房子，装修和购买开店的一应物品，这些也都是姐弟俩帮她办的。终于万事俱备，拿到营业执照，立马就可以开业了。人整个瘦下去一圈的于虹，终于露出了进城半年来的第一个笑容。当时不巧正

好赶上整顿，一律不再批办新户，于虹和庄志新连着跑了十几趟，腿都快跑细了，也没跑出个眉目来，见面光说叫回去等着，问需要多长时间整顿能结束，回答是或半年或一年，说不准，这一下可把于虹给愁坏了。和房东的租房合同早已签过了，退房，提前支付的半年房租就要泡汤。还有装修花的钱，有一多半是从庄志新姐弟俩那儿借来的。后来，托人送礼去打听，说是局长康守仁那里可以特批。百般无奈之下，于虹一咬牙，也不和庄志新打招呼，就冲出门外，骑上自行车来到区工商局的院子里，把车子锁好，拦住一个工作人员问清后，"腾腾"地上到二楼，一把把挂有局长牌子的门推开，老康正在那里低头剪指甲，冷不丁吓一跳差点给剪着了肉，正要发脾气，抬头见是于虹，笑着站了起来，说："这不是于虹嘛，那天晚上下那么大雨你是跑哪儿了？让我沿街好找也没找着。"说着，人走过来，手就要朝于虹肩上放。

于虹"刷"地一下，从包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理发剪，咬着牙，说："姓康的，你哪个指头碰我，我就把你哪根指头给剪下来。"

老康退回到办公桌后坐下来，他已经看出来，于虹今天是有事求他才来登门的，就又拿起指甲剪，边剪边慢条斯理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嘛，这里是办公室，举个剪子像什么话？有事，又不是不可以商量。"

"姓康的，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你少废话，我今天来，是叫你给我办营业执照的。"

"办执照不难，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可你这态度不对，你是在求我办事，还这样凶巴巴的，好像我欠你什么似的！"老康一副流氓无赖相。

于虹气急："你欠我的，剥掉你的皮都还不清！"

"我欠你什么？"老康淫邪的目光盯着于虹，"那上边有印儿？让我看看，要是有印儿，我就认账。要是没印儿，我可是从不白帮谁的忙的。"

于虹气得说不出话来："你……"

老康站起身来，说："于虹，实话给你说，为了求我办事，有多少小姐明着提出来陪我，我都没答应，事情难办哪！可你，和她们不一样，谁叫我老康喜欢你呢？怎么样，今晚还回去住吧，我那胖婆娘和人结伴旅游去了。"

于虹一字一句地说："你就不怕我去法院和纪检部门告你？"

第51节：欲望之门(51)

老康朝椅子上一仰，说："我不怕，那种事儿有时间期限，过了，就没办法立案了。"

"那好，"于虹把剪刀收回包里，"我数一、二、三，到"三"不答应，我就撕烂我的衣服，跑出去喊你耍流氓。这，不过时，可以立上案吧？"

"别别别……"老康没想到于虹会来这一手，要是真这样，到不了明天，他就会被停职反省。像守财奴被夺走金子一样，没了乌纱帽，无异于要了他的命，他当下就软了，说："于虹，再怎么说，你也在我们家干了那么多天，你的忙我能不帮吗？刚才是在和你开玩笑哩！"说着，拿起电话，拨通了主管人员办公室的电话。于虹怕他耍滑，直到证全部办好送来，才离开他的办公室。临走，于虹手指点着老康一字一顿地说："姓康的，你要是觉得农村人好欺负，算是瞎了你的狗眼！你等着老天爷的报应吧！"

新店开业，起的是她名字的谐音"雨虹"。由于经营有方，"雨虹"很快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

天有不测风云，好人不长寿。庄志新的姐姐上街进洗发膏横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给撞倒了，没等抬到医院，人就咽了气。新月美发店的房东是个老迷信，见出了人命嫌晦气，说什么也不肯再租房给庄志新了。于虹二话不说，就把庄志新以最高的工资请到了发展正红火的"雨虹"。

后来才得知消息的于老顺，放心不下自己的娇女儿，派她的两个哥哥于志龙、于志虎进城来找过她。两个哥哥也不和她商量，跑到"瑞达"，把肖寒喊出来狠揍了一顿。见于虹生意也有了模样，又执意不肯回去，二人在乡下也正给人忙着建房子，就连夜赶回去了。打也总算没白挨，肖寒终于从于志龙、于志虎那里知道了于虹的消息。他知道于虹不愿见自己，曾多次打电话询问于虹的情况，希望能帮助她做些

什么，每次都被于虹给冷冷地拒绝了，"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没事请不要打扰我做生意！"没想到肖寒今天到底还是上店里来找她了。就像对待所有的顾客一样，于虹对肖寒提供了规范化的服务。和对待其他顾客不一样，于虹的脸上没有了和悦自然的微笑，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发火。

肖寒想打破眼前压抑的沉寂："于虹，真看不出来，你还有如此出色的经营管理才能！"

"是吗？多谢肖老板夸奖了。不过，"雨虹"眼下还是不能和"瑞达"相比的。"瑞达"可是省委书记树的典型，连省委书记的千金都为之倾倒了。"

"于虹，"肖寒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只是希望随着你在城里待的日子久了，能对我慢慢有一些理解。"

"啪"，于虹把手中的梳子摔到了地下，眼中的泪"刷"地一下淌了出来，想着自己在家乡几年苦苦的等待，想着进城后备尝的艰辛，还有那少女最弥足珍贵的贞操，于虹久压的心火猛地一下蹿了出来，大声喊道："姓肖的，你还配来谈理解，难道说你的五脏六腑我还有哪儿没看清楚吗？"店里的员工和顾客都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起扭脸过来张望，对面房间里的孟小惠、杨小月闻声都跑了过来。于虹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把眼中的泪一擤，弯腰拾起地上的梳子，轻声说道："对不起。"说完，接着往下做。

肖寒在心里也同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虽然，胸怀大志的他从来瞧不起进出灯红酒绿场所的人，内心鄙视他们是在自我堕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应酬，有时也不得不陪着，对里面的污浊是有所耳闻目睹的，所以就难免为于虹担心，想找于虹谈谈，提醒她不要吃亏上当。甚至他还想，如果于虹真的需要钱的话，不管多少，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的。现在看，自己的到来纯粹是自讨没趣了。过去当保姆、开小店的她不曾向自己开过口，现在，事业早已打下了基础，正蒸蒸日上，憋足劲要与他比高下的时候，别说是接受自己的

帮助，连那份好心都是多余的。说出来，除徒然使于虹有受辱的感觉，更增加她心中的恨意外，一点作用都起不了。

他心里隐隐开始后悔今夜之行了。

两人都不再说话，在沉寂中，于虹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把肖寒洗后蓬松清香的头发，按照原来从中学时代起钟爱至今的左偏分发型梳好，整好衣领，拉好领带，然后，后退半步，双手叠在前面，身子微微一躬，说："先生，洗好了。"

第52节：欲望之门(52)

肖寒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一百元的新票子递给于虹。于虹把钱接过去，拿给收银小姐。接着，又把找回的零钱递给他。肖寒犹豫了一下，只有伸手接住。

于虹脸上带着商业式的微笑，用教程式的语言说："先生请走好！"说着过去把门拉开，摆出送客的姿势。肖寒扭身，一语不发朝外走去。于虹完全按照"雨虹"的规定，把肖寒送到门口。

"欢迎下次再来！"

肖寒一离去，于虹顿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脸色苍白地坐到沙发上，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第 三 章

六

方天舒立在穿衣镜前从容地打着领带，瞧那不慌不忙的仔细劲儿，就像在打造一件价值连城的工艺品似的。领带打好后，又对着镜子左右端详了一阵，开始用手捏整着领结的形状，三分打七分捏嘛！直到十二分满意了，他才又拿起梳子，把套领带时不小心碰乱的几根头发给重新梳到位，接着，立在穿衣镜前自我欣赏起来。一米七八的个子，应该说是男人比较适中的身材，太高了过分，显得"闪"；再矮呢，就出不来"挺"的感觉了。五官虽然谈不上多么英俊，但各个部位搭配组合起来后，整体效果还是说得过去的。他属于那种虽不怎么突出，但混在男人堆里，一眼就能让女孩子瞧见的人。这都得归功于老爸老妈，正是他这让人怎么看着都顺眼的自然条件，使他在和女孩子交往中占尽了便宜。方天舒当然不只拥有这些，譬如知识，他敢和省直机关任何一个同龄人在一起拍胸脯比赛掉书袋子，更不用说原来一块生长在大院里的子弟们了。还有最能显示男人魅力的权力。他不仅仅是全省青年人的领袖，还是省委向中央备案的省级班子的后备干部。这使他在谈笑之间，常常流露出灼人的优越感。在G省，如果有

人说方天舒是最幸运的天之骄子，那么谁都不会和你抬杠的。先天和后天的完美结合，造就了让人羡慕的方天舒。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清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那么，现在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首先他负责的是青年工作，是省委下属一个正厅级部门的最高决策者，这使得他既要保持青年人的特点，又要塑造自己成熟牢靠的形象。不要小瞧了装模作样，模样拿对了，才能像那么回事，"像"了也就成功了一大半。除此之外，作为省级后备干部，他还必须给唐浩天们留一个踏实肯干勤奋好学听从招呼的"乖"印象，这样机会一来，才可能得到提拔重用。政界就像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就越激烈，越艰难。不要看从厅到省只这么一个台阶，却是相当至关重要的，眼前对他的政治生涯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必须处处小心。为了树立一个朝气蓬勃的稳健的好形象，不管睡下的时间有多晚，第二天早上，他一准在6点半钟按时起床，然后，精心地收拾整齐，走到楼下的花园里，边呼吸新鲜的空气，边给当天必须办的事情按照轻重缓急给排好队，特别是上报省委的事，总是要再三考虑直到绝对滴水不漏才罢休。7点钟，走回楼上，保姆已经备好了早餐。洗洗整整，开始早餐，7点40分，司机老冯会准时把车开到楼下等他。团省委在省委西侧不远处一座独立的大院里，15分钟车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到达那里。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提前5分钟的时间去上班。俗话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这样，每天走进团省委的都是一个从从容容胸有成竹的团省委书记。不要看这简单的5分钟，也是有讲究在里面的。要是再多提前点行不行？绝对不行！你"一把手"提前，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提前。大家谁也没有办法和自己比，单身一人，还有车坐。许多人不单是骑自行车，还肩负着送小孩进幼儿园、上学的重任哩！当面大家不会给你提什么的。也不敢提什么，但背后绝对少不了挨骂，他方天舒才不

会干这二百五的蠢事哩！要是晚点呢？也不行。三两分钟，时间太短，大家只能算你个"准时"。在这五分钟里，他可以和随便碰见的谁轻轻松松打个招呼，开上句小玩笑什么的，年轻干部最忌讳的就是架子，好位置让你占了，还要再摆个谱，这不是在大家本来不平衡的心上又踹了一脚嘛！所以，这么着一打招呼，一开玩笑，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把群众给联系了。

第53节：欲望之门(53)

当然，他方天舒也决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唐浩天那样古古板板。当官为了什么？还不是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更有趣一些？要是官越大车子坐的档次越低，房子住的面积越小，工资和各种补助拿得越少，恐怕谁也不会当官了。再说，现在这个年龄不玩，等到了唐浩天的年龄，想玩也力不从心了。昨天晚上，他在外面吃过饭回来后，躺在床上横竖睡不着，就打电话给杨小青---也就是肖寒在天龙饭店见到的那个机关小妞，很快就听到杨小青脆生生的声音，"好，我马上去。"一个小时后，杨小青就躺在了他的身边。这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光溜溜的像条鱼，在被子下面游来钻去，用柔柔的小手和生动的舌头，不一会儿，就把他全身都给打理得舒舒服服了。然后，娇笑着朝他身边一躺，用光润的手臂环着方天舒的脖子，说："下面，该领导上台讲话了。"方天舒一笑，说："不是讲话，是深入调研，当群众的贴心人。"说着，翻身把杨小青给压到了身体下边……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杨小青才打的回她的单身宿舍。玩得有点过火了，早晨起来，眼圈多少有点发乌。方天舒先用热毛巾焐了焐，又使劲揉了揉，擦了一点润肤霜，才按照习惯下楼做运动。

边扩胸，他边想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的事。现在还只是摸底排队阶段，但大家都坐不住了，谁都知道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是实权人物，都千方百计地想在他身上打主意，甚至有人都把弯绕到北京去了。不少人侧面向他许诺如果当选，将会如何给他意思。位于焦点中的他，备尝了被人注目和大权在握的滋味。吃点喝点玩点可以，但那"意思"他是很慎重的，要是肯定要要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要白不要！但现在的人不像以前那样老实了，要了就得给办事，谁也不会轻易吃哑巴亏的，在这方面翻船的例子不少，为点钱葬送掉自己的前途是很不划算的。所以，他现时打定主意巧妙地周旋于这些人中间，谁送的都不收，对谁也都不明确表态，让谁都猜不透他

心里在想些什么，让他们在心中把"意思"给攀升到最高点，等到省委基本上内定了，也就是有八九成把握的时候，再把谁的"意思"给接过来，这样，就绝对是牢靠的了。当然，对肖寒是例外的。方天舒多次在唐家碰见过他，不但唐浩天赏识他并着力扶持他，而且，连唐晓燕也明显表示着对他的好感。作为急切想进入省班子的他，密切关注着任何一个靠近唐浩天的同龄人，唐浩天对别人任何一个漫不经心的赞赏话，都会使他几天坐立不安。作为曾经渴望成为唐氏家族中的一员但没能获得成功的他，对受到唐晓燕青睐的任何一个同龄人，他都会感到别扭和反感。因此，在复杂的心理支配下，他对肖寒充满了恶感。他凭第六感知道，肖寒肯定不会放过首届评选机会的。这小子倒也沉得住气，直到现在还没有来找他。无论如何，他不会轻易地让他获得成功的。这决心一下定，他就早早地结束晨练上了楼。

黑色奥迪稳稳地停在团省委乳白色的办公大楼前，方天舒胳膊夹着公文包从车里走出来。匆匆赶往大楼上班的机关工作人员，路过他身边时，都毕恭毕敬地打着招呼，方天舒无一例外地用点头和微笑回应着。当青年工作研究所的心理室主任任小江和他打招呼时，被他喊住了。任小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分到这里才八九年时间，就接连出版了好几部研究专著，《中国青年报》经常约请他写大块的理论研究文章。同时，这还是个很"透"的年轻人，方天舒的许多署名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自从走上领导岗位后，方天舒越来越感到自己再也坐不下来了。以前，他挺瞧不起那些奉行"拿来主义"的领导的，等到自己也成为领导后，却自然而然地也这样做了起来。当然，开头也总是要讲些诸如"太忙"、"实在没时间"之类的话来遮掩脸面的。

"小江，我想结合咱们正在开展的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写一篇关于《发挥榜样的作用，做好新时期青年工作》的论文，寄给《中国青年报》发表，就是整天忙没时间坐下来……"

任小江忙满脸堆笑地说："方书记要考虑全省团员青年的大事，还能闲得了？！要是方书记相信我，就把这些具体工作交给我来完成，

也让我多个学习的机会。"

第54节：欲望之门(54)

方天舒矜持地点点头，说："那就辛苦你了。你先考虑考虑起个草，我再改吧。记住，要站得高一点，写得深一些、细一些。从这个稿子上，我也可以看看你现在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没有。"

任小江带着被领导信任和重视的神色，再三点着头走了。

方天舒走进办公室，刚在椅子上坐下来，杨小青就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一看她进门后就忍不住想捂嘴偷笑的样子，就知道来送文是假，借故想进来见他是真。杨小青就在方天舒隔壁的秘书科工作，分管文件发送，经常进入领导的办公室是自然而然的事，谁也不会说什么。一上班，杨小青随便抓起一个文件夹，想都没有想就推开了方天舒办公室的门。

方天舒脸色微沉，问道："有事吗？"

杨小青飞他一眼，一笑，反问道："没事就不能进来呀？"

"我正在办公。"

"我知道你在办公，昨天晚上睡得那么晚，早上还不多睡会儿，是铁打的呀？"杨小青绝对想不到，自己的"热心"，等于是给了方天舒一个信号：该甩了。于方天舒而言，和任何一个女孩子来往，都是为了满足老婆不在身边的生理需要，他绝对不想和她们玩什么感情游戏，那样会毁了他的前途的。其实，换走杨小青的想法他昨天晚上就有了。杨小青显然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实际上，再笨的女孩子在机关也会学聪明的。她在发现方天舒对她有好感的第一天，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取代那个女军官，成为团省委书记的夫人。早就风传方天舒要进省班子了，到时自己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跟着入住省委大院了。昨天晚上和方天舒做完爱后，杨小青见方天舒的兴致特别高，一边不停地用手抚摸着她，一边给她天南海北地说着许多的话，就瞅准一个机会，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方书……不，天舒，我想和你说件事!"

"说吧。"方天舒温和大度地望着她，手依然不停地在她高耸的胸上摩挲着。他喜欢丰满的女孩子，性感。那是去年吧，当办公室主任请示他，说新分进来几个大学生，让他看看挑哪一个进办公室合适的时候，他一眼就被她的胸给吸引住了。就像男人得有一手绝活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跟一样，女孩子也必须有一个突出的亮点，才能抓住男人的心。不过方天舒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先让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交给他，说是要挑一个有写作方面专长的人进来。文章交给他后，他连看也没看就把杨小青的给抽了出来，把其他人的顺手丢到了字纸篓里。然后，把办公室主任喊进来说："就这个写得还像点东西。"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把杨小青给留在了身边。

"天舒，你看那个女军官远在上海，什么都照顾不了你，有妻子跟没妻子一个样，你和她离婚，我就可以天天照顾你了。我也有文凭，还是学文的，会成为你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的。"

方天舒的手停了，半天没有说话。他不在乎她提什么要求，搞市场经济嘛，有付出就应该有所得，他能理解。譬如想提升职务、分大点的房子、安排家里的什么人到团省委来上班等，这些对个人至关重要的事，在他却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实际上，方天舒在和机关任何一个女孩子上床的时候，早都替她们想过这些了。他倒不是怕这些女孩子事后乱告，再没有比机关的女孩子更要脸面的了，她们不敢！这种事，不等告倒他，自己就先弄得臭烘烘的没法儿呆了，要是告不倒，那下场就更不可想象了，所以，他从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显示什么骑士风度，而是为自己考虑。没有比机关里的女孩子更好攀比和彼此嫉妒眼红的了，你只要在她们中间提拔起来一个，其他女孩子都会争先仿效着主动上门来找你的。正是抓住了她们的这种虚荣心理，方天舒几乎没有动什么心计，就先后占了好几个女孩子的便宜。但他没有想到，杨小青会提出这个问题。她实在太有味了，所以，早该舍弃了却一拖拖到了现在。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再不下决心，就该有麻烦了。想到这儿，他翻身下了床，披上衣

服走到外面客厅，点上一根烟坐在沙发里抽了起来。不一会儿，杨小青也忙穿上衣服跟着走了出来，俯在他的肩上，有点害怕地说："天舒，我说错什么了吗？要是我有什么话惹你不高兴，就当我没说好了。"

第55节：欲望之门(55)

方天舒接连猛吸几大口烟，然后，使劲摁熄在烟灰缸里，扭过脸来，直视着杨小青。杨小青闪烁不定的目光望了他两下，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似的把头低了下去。

"小青，你喜欢我吗？"

"喜欢。"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杨小青急得有点想哭了。

"既然真的喜欢，就该把你的爱埋藏在心里，永远都不要对任何人说出口。我爱人是军官，你刚才这话等于是在破坏军婚，要是传到她的耳朵里，毁了你，也会毁了我的。"

"我……"杨小青抬起头，满脸都挂满了泪花。

方天舒起身伸出胳膊，把她抱了起来，边吻着她轻颤的红唇，边说："放心，我会照顾你的。"说着话，朝卧室里走去。

杨小青极力挤出笑脸回应着方天舒的吻，这是长期在机关养成的习惯。不要看方天舒表面上和人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架子，但机关的人都知道，要是谁惹了他，整起人来是要多狠有多狠的。所以，机关干部和他在一起，心里都是绷着一根弦的。见他笑，就跟着高兴；见他脸阴起来了，心里都乱擂小鼓。即使在今天晚上这样的情形中，杨小青也还在不自觉地沿着白天的思维定式走。也得说方天舒这方面有手腕，不一会儿，就又把杨小青逗弄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方天舒索性打开灯，把杨小青赤条条剥得像根白葱一样摆在床上，这将是和杨小青最后一次做爱了，说实话，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因此，他要开着灯，细细致致玩个过瘾，最后结束时，两个人都累得像摊泥似的趴在床上。

方天舒收回飘荡的思绪，没有接杨小青的话，而是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杨小青，你到团省委后，工作不错，党组研究，

准备把你作为干部苗子下派到县里去挂职锻炼。"

杨小青愣神了，方天舒昨天晚上最后的疯狂，使她原本破灭的心又重新点燃了希望，正想着事在人为，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冷不丁这么一下子，就跟晴天一个霹雳打在头顶差不多。她使劲噙着泪低下了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方天舒冷冰冰的声音："详细情况李主任会跟你谈的。就这样吧，我很忙。"

杨小青咬着唇，说："我明白了。"

方天舒站起来，说："明白好啊，这样有利于你今后的进步！"

"谢谢……"杨小青声音轻得像蚊子哼一样。她知道，她和方天舒的事算完了，只要她守口如瓶，挂职锻炼回来后，方天舒会给她个合适的安排的。

杨小青出去后，方天舒打电话把办公室主任老李喊进来，下达了安排杨小青去挂职锻炼的指示。昨天，省委组织部才打电话通知说分给一个下派锻炼的指标，没想到这么快就定下了人选，还是自己办公室里的。他还想说些什么，一瞧方天舒根本就没有再谈这件事的意思，忙把到了嘴边的话变成："让谁来接杨小青的工作合适呢？"

方天舒头也不抬地说："刘冉冉。"这是一个和杨小青完全不同风格的十分文静秀气的女孩子，老家是浙江宁波的，G省大学中文系毕业，比杨小青晚分来一年，因当时没有合适的位置，一直在收发室帮忙。

李主任唯唯诺诺地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方天舒签完几份必须签发的文件，下楼来到朝阳宾馆。朝阳宾馆原是团省委的招待所，为了适应形势，上档次，搞创收，改成了现在的招牌，取意于"青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为了不受干扰，集中精力干好这件省委交办的影响全省的评选大事，方天舒亲自挑选精干人马，来具体负责这件事的操作，并亲自打电话让朝阳宾馆腾出一层楼的房间做办公地点。这项工作由副书记辛欣挂帅。这是个相当有才华

的人，因过去性情和原书记不投合，在处级的位置上一压就是十年，是方天舒到任后，亲自跑到省委主管书记和组织部那里做工作，把他给提拔起来的。中国人有知恩图报的传统，为报方天舒的知遇之恩，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是方天舒交待的，辛欣都会想方设法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去办到最好。有这一层在里面，方天舒才敢放心把这件事交给他来管。中层干部，抽的是人事处处长、青年处处长和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这三个人也都是经方天舒的手提拔起来的，剩下的兵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方天舒深知，这是自己进入省班子的关键一仗，必须全力以赴地把这件事情办好，借这件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为进入省班子铺平道路。赶到朝阳宾馆，方天舒马上听取了汇报。汇报按政界的游戏规则，以辛欣为主，其他几个处长补充。辛欣拿出一个专用的笔记本，毕恭毕敬地看着讲道："一、十大杰出青年产生的领域：领导干部二名（党、政系统各产生一名）；团干一名（专职）；科技工作者二名（须获得国家级奖励）；教育工作者二名（须有一名山村教师）；文化艺术工作者二名（含新闻、体育等）；生产第一线的青工一名（应获得省级以上的劳模称号）。二、利用团省委的报纸、杂志进行宣传，号召大家积极参与。三、……"

第56节：欲望之门(56)

方天舒这些年来，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些成绩，与他善于笼络人才是分不开的。他曾对唐晓帆不无自得地吹嘘过："你要想在轿子上坐得舒服，走得快，就必须选好自己的轿夫。有些人当官猪油糊了脑子，尽安插些什么关系户、三亲六故或专事逢迎溜须拍马之辈在身边，工作老是上不去，动辄挨上头的批，走出去灰头土面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是什么？反正我方天舒到哪儿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给自己找抬轿的。"眼前的这几个人是卖力的，工作也很有成效。方天舒边听边不时赞许地点着头。但他们站的位置太低，眼界放得不够宽，还不能完全领会他内心的所想。不过这不要紧，他可以点拨，但他不会中途打断汇报的。领导需要尊重，其实部属更需要尊重。周文王车拉姜尚也好，刘备三顾茅庐也好，说明的都是这一点。只有把部属当人看，他们才会给你当马骑；你要是把部属当马看，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人看。

最后，辛欣苦着脸说："什么事都好办，就是经费缺，省委给的那三万元，实在是太少了。看来，团省委得为这事赔本了。"

辛欣汇报完后，几个处长先后都又补充了一些具体事。末了，请方天舒做指示，大家都习惯地掏出本子准备记，方天舒摆手制止了。

方天舒说："我今天的话不需要记，内容也不复杂，大家听着也就是了。关于杰出青年产生的领域划分。我讲两点意见：一是现在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目前的关键任务是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扭亏增盈，评选工作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所以，里面必须有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二是民营企业已经在我国的经济成分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发展，唐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反复提到了民营企业对我们省经济发展的贡献，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光在唐书记那里就通不过；三是"团干"就不要了，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大家会心地笑）。我们是生活在一

个"患不均"的国度里，谁都不愿意把好事让一个人全占了，有所取就得有所舍，大家看我是不是应该先争取进省班子的事？"

大家都在深思中点头，笼罩在被信任的融融氛围中。方天舒努力进"班子"的事，大家心里都是明了的，方天舒挑明着说，对自己无损什么，却在谈笑间把大家的感情又拉近了许多。

方天舒敛敛笑，接着说："领域的事，大家再斟酌斟酌，要尽量让省委方方面面的人都能接受，千万不能因我们考虑不周，招来意见。下面我说的是宣传的事，光凭咱们那份儿小报和杂志，力度差得太远。我们不但要让G省的大小报纸都行动起来，还要请北京新闻界的朋友过来，也就是说，这件事在全国都要搞得有点影响。"

几个人面露难色，最后，辛欣迟疑地说："这……现在到处都是有偿新闻，团省委本来就穷，得拿出多少钱来填这个窟窿呀？"

方天舒摆摆手，叫他不要打断自己的话，继续说："经费的事我后面再说，我现在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

这一下大家活跃了，说现在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好办。

方天舒说："好，我也相信大家有这个能力。不过，我想提醒的是，大家要把眼界放开一点，问题想深一点，评选的事，要纳入团省委的整个工作范畴来看。在宣传的时候，要把评选的事和我们平时的工作给有机地联系在一块，完成评选任务，让省委和唐书记满意的同时，也把我们团省委给树起来，推出去，成为全省全国都叫得响的典型。只有这样，才能说是会做工作，才能说是把工作做好了。我手头正在赶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到时可以考虑着一块拿去发表。"

大家都用信服的目光望着方天舒，由衷地点头赞许。方天舒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有许多人为什么一辈子累死累活地干都升不起来？与他们光知道干不知道动脑筋是分不开的。"

方天舒一笑，把话收了回来："最后，我来说经费的事。刚才辛书记和大家也都讲了，我们团省委不管拨钱，不管项目，也不管别人头上的乌纱，谁轻易也用不着我们，不会白送钱给我们花，就那几个干

巴巴的办公经费，很穷！靠宾馆和几个小实体挣的钱，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盯着呢！给你们我就得在群众中落骂名，那我们干这件事就得不偿失。所以，评选不但一分钱不给你们，还要你们上交五十万，年底我好拿来给大家办福利。"

第57节：欲望之门(57)

辛欣为难了，说："这……"

方天舒胸有成竹地说："现在是什么年代？我们不能老是按过去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我找无形资产评估所的人聊过，说十大杰出青年这个荣誉，对一个企业来说，至少值一百万以上。大家想想，参评的单位和个人能不踊跃吗？既然大家都想当选，我们为什么不能也"热门"单位一回？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怎么做省委是不会管那么细的。另外，关于新闻界的事，我已经有了考虑，下个星期安排个适当的时间，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把省会各大报社的主编和中央新闻机构驻G省的领导都给请来。"

辛欣说："我们能请得动他们吗？现在这帮无冕之王，尾巴都快翘到天上了。"

方天舒傲然一笑，说："你们只管发请帖，再给每位准备一份厚实的纪念品就行了。到时，我去请唐书记到会。唐书记一来，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也肯定会来，他们你还怕不来？再给唐书记好好准备一份讲话稿点点他们，敲敲他们，即使不掏钱给他们，也都会像龟孙子一样拼着命干的。好，今天就到这儿。"方天舒笑着站了起来，说："我得回办公室去了，现在找的人肯定排成长队了。我替你们挡箭，你们安心在这里工作。"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肖寒和吴雅然一起走进团省委的大门。虽然，肖寒和方天舒见过面，彼此也算是认识的了，但办这种事，光靠认识显然是不行的。找唐晓帆吧，总是推三阻四地找借口，看来他是得了好处耍滑头，不肯在这件事上帮自己的忙了。就在肖寒有点一筹莫展的时候，叶志文向他推荐了吴雅然。早知道要谁来推荐呀？平白绕了一大圈。他当时就笑着说："要是她那就不用费心介绍了。"肖寒把吴雅然约出来一说，原想她会故意夸大难处推辞一番，最后再答应下来，即使不图什么，至少可以把人情做大一些。现实生活中，大

家也都是这样在做的。没想到吴雅然这么直爽，肖寒一说完，她当即答应了下来。

"行，这事儿我能帮忙。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还兼着报社的团委书记呢。因工作关系很早就和方天舒认识，后来又专门采访过他，彼此印象都不错，算是有点深度的朋友，叫他帮忙，我想他是会给这个面子的。"

实际上，吴雅然和方天舒的关系要比她描述的深得多。早在到团省委第一次开会见到方天舒的时候，吴雅然就被他给吸引住了。她早就听说他是个高干子弟，原想他是靠老爸的福荫才爬上今天的高位的，没想到一接触，居然肚里货还不少，谈吐也相当的儒雅，不觉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总编姚天明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把专访方天舒的任务交给她时，她二话没说，就愉快地接受了。方天舒对她的采访给予了别开生面的配合，说是要躲开一切干扰，亲自开车，拉她去了G省西南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在那里，两个人边游览边交谈，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和惬意。山上来来往往的游客擦身而过的时候，很自然就把他们当成了一对出来旅游观光的情侣。一个在风景点设摊照相的小伙子，还热情地上来拉他们合影。

"先生、小姐，你们看这里苍松古柏，长得多高大茂盛，这可是象征万古不变的爱情的，在这里合张影，保管你们一辈子都恩爱不尽。"

吴雅然被小伙子的话给逗得忍不住笑了起来，扭头一看，方天舒也正在望着她笑哩。吴雅然天性活泼开朗，不像一般女孩子在男女交往上总是忸忸怩怩的，当下一点头，说："冲你的热情服务，我们两个就成全你一张吧。"没想到照片取出来后，拍得相当成功，从采光、取景到两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自然和谐。照片上的她紧靠在方天舒的身边，方天舒低头向她微笑着。没办法，吴雅然就是喜欢和潇洒的男同胞在一起。对那些形容委琐的男人，不管多么才华横溢，她都从心理上排斥与他们的接近。现在，这张照片作为一份准备长期保存的纪念，夹在她的金丝绒封面的高级相册里。

再朝前走的时候，方天舒就相当自然地用胳膊揽住了她的肩。她当时有那么一刹那的犹豫：这实在不像采访的样子了。她在迟疑中轻轻地晃了一下肩，想让方天舒把胳膊抽开去。谁知方天舒根本就不望她，而是把手朝前一指，说走吧，那边还有一处好景呢，于是，她放弃努力，让方天舒就那么揽着朝前走去了。当他们踏着艳红的夕阳有说有笑地返回时，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的胳膊也环在了方天舒的腰际，两个人都相互搂得很紧。

第58节：欲望之门(58)

两人下到山下的时候，夕阳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当方天舒指着不远处隐在绿树丛中的一座座用茅草扎成蘑菇状圆顶的童话般的小木屋，说："要是在这儿住一晚，凡人都会变成仙的。"她鬼使神差地马上就附和着点了头。方天舒把她揽得更紧一些，然后征求她的意见说："雅然，我们是到县城去住好呢？还是就住在这儿呢？"

"随便，住哪里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住这里吧。瞧，青山绿水，草庐结顶，多浪漫啊！"

登记房间的时候，吴雅然清楚地听见了方天舒和服务员的对话。

"先生，要几间屋子?"

"需要问吗？"

吴雅然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站在那里望着，只是胸中像撞鹿似的，心跳得一下比一下快，一下比一下响，直到方天舒过来说好了，走吧，就乖乖地跟着走了。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名叫"今宵情"的小木屋前，推门进去，里面陈设很简单，除一张宽大松软的双人床和一个小小的床头柜外，什么也没有。墙上钉着几个用木头刻制的钩子，可以用来挂衣服。灯很别致，是一对做工精细里面套有灯泡的大红蜡烛，不仔细瞧，很容易就把它当成真的了。灯的光线非常适度，既让人不吃力就能看清东西，又朦朦胧胧把红蜡烛的情调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吴雅然立在小屋中间，自言自语般地小声说了一句："这么小的地方，两个人怎么睡呀？"

方天舒没有接她的话，把门关好，转过身来，伸手把她肩上背的小包取下来丢到一边，说："别说傻话了。"双手把她的肩一扳，把她拥进了怀里，然后俯下头，先在她的秀发上印下一个轻吻，接着，又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再接着，快速地把唇移到下边来和她的唇吻在了一起。方天舒的动作虽快，但显得一点都不粗鲁，给人很投入很热烈又不容抗拒的感觉。他似乎在有意等待着她从茫然中醒来，湿润

地柔和地快速旋转着吻她的唇，不时像提醒她似的，用舌尖轻顶一下她下意识紧合着的细密的牙齿。吴雅然随着心尖剧烈的一颤，周身开始燥热起来，不由自主地朱唇轻启，把方天舒的舌头迎进了口中，两只舌尖由试探到接触，最后像两条狂乱的小蛇扭结在一起吮吸起来，纯粹是不自觉地她的双臂就环在了方天舒的脖子上，方天舒伸手把灯给摁灭了。

第二天驱车回返的时候，吴雅然两眼望着前方，眼珠长时间地一动不动，路边的景色视而不见。现在，她满脑子都是昨晚上迷乱的情景。她并不是在后悔，她天生就不喜欢后悔。许多事，做过了也就做过了，后悔只会使自己心理上背一个大包袱，一点都于事无补。更何况，对昨天晚上的事，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在大学的时候，她就以思想新潮而小有名气，在性上也看得很开，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只要对方能够让自己喜欢，该发生的事会让自己感到愉悦，就没有必要让什么清规戒律来难受自己。她之所以陷在长时间的茫然之中，是因为她在深深地惊诧，方天舒在女人身上的每一个动作，怎么会纯熟得如此让人不可思议？在没有一丝一毫光亮的漆黑之中，在为情所迷的亢奋中，他一边急切地不停地吻着她的眼、唇、脖子、胸口……一边快速地脱着她的衣服。她的外衣是一件缀有菱形扣子的衬衫，这种扣子虽然别致好看但是非常难解。当初之所以决定买它，是因为她特别地钟情于这件衬衫的样式、颜色以及由此搭配出的出色整体效果。万没想到，都多少次了，她还常常为此懊恼不已的事，方天舒动作起来却是那样轻松自如，从上往下，手摸着一个随便一扭，就弄开了。更令她叹服的是在后面，他把手轻轻地一伸，就麻利地把她的胸罩给抖掉了。她戴的胸罩是一个朋友出国时捎回来送给她的。除质地考究做工精细外，要说和国产胸罩有什么不同，就是在后边挂钩的制作上很特别。也不知设计者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挂钩很巧妙地藏在带子里面，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解了，光找都得半天，她原调皮地想方天舒肯定要在这里碰钉子，没想到，方天舒柔和

的手顺着她的脖子经过肩滑落到那里，伸出两个手指就那么一夹，"啪"地一下就给打开了。现在回想起来，怎么着方天舒都不应该那么快那么顺的，除非他本人就是这件胸罩的设计者。在床上，方天舒的动作更是无可挑剔，手的抚摸每一次都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总是一下子就准确到位，连轻重都拿捏得分毫不差，就像是一个八级工的老师傅在摆弄陪伴他一辈子的机器一样，眼睛完全是多余的。从出发到现在，她都在想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才能形容方天舒昨天晚上的一切。末了，被报界誉为才女的她，只能无可奈何地选定一开始她就想到的一个词：老练。方天舒在女人身上的功夫真是老练啊！她使劲摇摇头，自顾自地笑了笑，侧脸望了方天舒一眼，想这家伙怕是至少和上百个女人都做过爱的。想到这儿她有点懊丧，这倒不为别的，就为方天舒肯定一开始就想到了结局，而她却没有。她一向自诩聪明，却没想到睁着眼被人给牵了牛鼻子。想到这儿，她悻悻地对方天舒说道："瞧，你这官当得多舒服！回去后，文章一发，既美美地玩了，又出名了，说不定，还又要高升哩。"

第59节：欲望之门(59)

方天舒一点都不在意，悠然地说："人争先恐后费尽心机地朝上爬干什么？说到底还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其实，官又有什么难当的？李鸿章李中堂不是讲过这么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再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这人哪，要是连官都不会当，我真想不出他还能干什么。"

"照你这么说，人人都可以当官了？"

"话不是这样说的。"

"那应该怎么说？"

"当官虽容易，但要当上官特别是当上相当一级的官的过程却是不容易的。"

"我似乎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说看。"

"你的意思是说既然为当官耗了神费了力，当上官后就应该有所补偿。"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古人早就讲清这个道理了。"

"你很直率。"

"或者说是厚颜无耻吧。"方天舒笑着说。少顷，敛笑认真地接着说："当然，我也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都这么"直率"的。"

"为什么对我特别？"

"在才女面前，不"直率"岂不是自讨没趣？"

吴雅然不吭声了，方天舒的话使她多少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采访"回来后，她如期地完成了任务。稿中方天舒是以富有才华和热情，廉洁自律，踏实苦干，成绩斐然的面目出现的。这一点她倒不觉得有什么，因为这是主编姚天明要求她这么写的，是任务，她要

是想继续在报社混下去并且继续保持姚天明对她的信任和让稿子能够顺利发出来，她也只能这样写。好在读者没有谁会不开窍到百分之百地相信报纸。这事过去后，方天舒再没有找过她，就好像那是一段很久远的往事似的。不过她倒是因为些别的事找过他，也经常在朋友面前提到他，能和方天舒这样有家庭背景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高的地位且前途不可限量的人成为朋友，通常被同事认为是很能"混"的象征。她要想在报社里崭露头角闯出天下，这种"象征"是绝对少不了的。嫉恶如仇会被人们视为阅历太浅，不识时务，也就是所谓的"生瓜蛋"了。方天舒虽然不和她联系，但吴雅然每次找他他都是热情有加的。"是雅然吗？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把好朋友给忘了？埋头工作是对的，可长时间绷紧着脑子是很容易疲劳伤身的，要不要我给姚天明打个招呼，让他关心一下我的团干部？"用时下流行的时髦话说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积累着友谊。所以，她给肖寒保证说这件事能帮上忙，也就不是"吹"的了。再说，她吴雅然也不是给朋友玩虚的那种人。

为了给方天舒准备一份"见面礼"，肖寒和吴雅然先到朝阳宾馆，一下交了十万元的活动赞助费。这个举动令辛欣情不自禁地笑了，他算是真服比他小七八岁的方天舒了，不愧是一把手，就是有办法有魄力嘛！才一个星期的时间，也不知用的什么魔法，让大家的脑子全开了窍，纷纷拎着钱打破头地往这儿送，加上肖寒刚"捐"的，他已经收了六十多万了，看来，突破百万不会是多大的难事。当然，谁也没有肖寒"气粗"，最多的是刘大水，五万。从朝阳宾馆出来时，辛欣坚持下楼把他们送到车上，直到车子开动，还立在原地冲他们挥手致意。

吴雅然说："这人的官到这一级上算是到顶了。"

肖寒不解："我看他对人倒挺热情的。"

吴雅然说："因为他没有当官的气度。不要说上级了，就是群众的票也不会投他的。等一下见到方天舒，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方天舒办公室的门被吴雅然推开后，里面坐满了人。在弥漫的烟雾中，人们有节度地说笑着。作为这次参加评选的对手，肖寒一眼就瞧见了刘大水也在里面。还有一个肖寒也认识，是鑫达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实力派人物。刘大水也望见了他，但一瞥之后，很快就把头扭向了一边，摆出一副在这里很熟的架势，故意提高嗓门，和方天舒大声地说笑着。方天舒瞧见吴雅然眼睛明显地一亮，当即站了起来，把他们两个给让进了里面的套间。三个人坐下来后，方天舒用免提拨通内线电话到秘书科，"是谁？冉冉吗？倒两杯茶端进来。"

不一会儿，刘冉冉端着两杯茶走了进来。这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子，二十三四岁的年龄，大约是初到办公室搞接待的缘故吧，见人时不觉还有点害羞。倒茶时，吴雅然到底是记者，眼毒，发现方天舒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在刘冉冉的手上勾来勾去的。这的确是一双相当美丽的少女的小手，皮肤细腻，五指尖尖，匀称而又圆和自然，手背丰润，平伸时一排四个浅浅的指窝，就像四滴春雨滑落凝脂创出的造型，一看就知道从小被父母娇宠呵护，没有干过粗活。这柔若无骨、难绘难描的小手，握在掌心里肯定是舒服无比的，也不知道这是方天舒又从哪儿找来的一块小家碧玉。刘冉冉出去后，方天舒轻嘘一口气，同时把目光一跳挪到了吴雅然的脸上，很显然，吴雅然和刘冉冉都绝对属于漂亮类的，要是打分，都要在九十八分以上。只不过她们的美分属不同的类型，在吴雅然的脸上，职业女性的大方、才气、聪慧要表现得多一些；在刘冉冉的脸上，恬静、秀气、羞涩要表现得多一些，各有千秋。在两种极致的美色对比中，方天舒显得异常的活跃和兴奋，大声地和吴雅然用幽默轻松的话语说笑着，把肖寒有意无意地给晾在了一边。刚进来的时候，吴雅然专门把肖寒向方天舒作了介绍。

第60节：欲望之门(60)

"方书记，这位认识吧？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瑞达公司的老板肖寒。"

肖寒趋前一步，笑着伸出手去，说："岂敢岂敢，曾在唐书记家聆听过方书记的高论，知道方书记工作忙，所以一直也没敢来打扰。"

"啊……啊……"方天舒不置可否地"啊"着，和在天龙饭店一样，伸出自己绵软的手，让肖寒握了一下，马上抽了回来。落座后，除刘冉冉进来时停了一会儿外，话题都是方天舒在吴雅然身上找出来的，这不，又有了新发现。

"雅然，"方天舒一点也不回避和吴雅然关系的亲昵，倒是常常让吴雅然感到有点难为情了，"你这穗发削得很棒，把你的气质全给衬托出来了。在哪儿整的？回头，我好也向我们这里的女孩子们推荐推荐!"

没有哪一个女孩子会对这类话起反感的。

"是吗？我也感觉这次头发做得不错。"吴雅然偏头过来，用手指扯着发梢看了看，然后使劲向后一甩，接着说，"在"雨虹"整的，老板手艺好，也耐心细致，还很有经营头脑和管理才能，现在在省城，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

"是吗？"方天舒把身子朝前探了探，很感兴趣地说，"前些天唐晓帆打电话过来，约我一块到那里洗头，我那天恰好有个会得主持，就没有跟他一块去，听你这么一说，"雨虹"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的。"

"包你去了不会后悔。"吴雅然下保证说。

话题进行到这儿又似乎是到了尽头，方天舒低头看腕上的表，这是在暗示他们该告辞了。也难怪，那边还有一屋人在等着哩。当方天舒和吴雅然谈"雨虹"的时候，肖寒一直瞪大眼睛在听。后来吴雅然扭身望他一眼，意思是告诉他我们得走了。肖寒在心里责怪自己不该在办大事时走神，他以前从没有发生过这种错误的，赶忙从"雨虹"的思

绪中醒转，慌乱地点了一下头，跟着立起了身，等到他向方天舒告辞的时候，就完全镇静了下来。

"方书记，"瑞达"是年轻的企业，为了表示对青年工作的支持，刚才在朝阳宾馆，我们拿出了十万元，算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心意吧！以后，方书记有需要"瑞达"出力的地方，尽管吩咐。"十万元的确不算是个小数目了，它可以帮助一个普通家庭一步跨入小康的行列。肖寒呢也是和他见过几次面的熟人了，还有吴雅然这个无冕之王跟着，可，方天舒的冷淡和敷衍在脸上刻得明明白白。

"好、好，谢谢了。"方天舒口里讲着客气话。可客气背后的表情，就像是孙子该孝敬爷似的。方天舒这么做，用时下机关流行的说法，就是既要在市场经济中抓到钱，还不能失了领导的身份。至此，肖寒才明白吴雅然为什么说辛欣没有当官的气度了。看来，架子摆得恰到好处，也是领导水平的体现啊！

车子驶出团省委大院，吴雅然说："肖寒，我这线可是给你牵上了，以后该怎么办，可就看你的了。"

肖寒点头并表示感谢，末了说："吴小姐，晚上请你一块儿去唱歌好吗？"

吴雅然知道这是肖寒有意在还自己的人情了。她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喜欢男人的邀请，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今天不行，她宁可让肖寒欠着。要唱歌，有的是人请她。她笑着说："我真的好久没有唱歌了，很想试试破锣嗓子有没有一点进步，可这两天稿子太多，实在抽不出空。"

肖寒明白她的意思，改天，他会让人给她送去一份她满意的礼品，现在没有白用人的说法。对真没钱的人，大家在动恻隐之心的同时兴许还能体谅，而对像肖寒这样的有钱人来讲，就会被人传为吝啬，以后就再没有人会乐意来给你帮忙办事了。肖寒说："也好，吴小姐什么时间有空，尽管打电话给我。"

"别小姐小姐的喊了，我算是什么小姐？家里和你一样在农村，侥幸考上大学才走进城市的。毕业后吧当记者，听着也怪神气的，其实，也是个没白天没黑夜爬格子的苦差使，哪有什么小姐的福分？等下一辈子吧！"吴雅然坦率地说。

这是肖寒走进城市后，第一次听见女孩子对人主动谈及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当下就觉佩服，在感情上也一下和她拉近了许多。不要看肖寒在许多大的场合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可在平时的社交中，却又常常显得很是"口笨"，流露出农村孩子本性中的木讷和敦厚来。他握住吴雅然的手使劲摇了摇，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出口的话是："你现在上哪儿？我送你过去。"

第61节：欲望之门(61)

"送我到报社吧。噢，对了，你的那一组稿子我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正在润色。等好了以后，我会尽快拿给主编看的。"

"还需要我再做些什么？"

"目前还不需要，有什么事我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肖寒点头。在报社门口，肖寒握着吴雅然的手说："就刚才一番话，我觉得我们一下子好像哥儿们了起来……谢谢。"

"我们家没有男孩子，五朵金花，小时候割草放牛什么的，真羡慕别的女孩儿可以有个哥领着一块儿。"

"嗯……"肖寒使劲地点头。农村人人际交往，更多的时候靠的不是话与话的交流---夸夸其谈通常会被认为是靠不住的---而是用心表达自己，也阅读对方。现在，他们都本能地感应到对方的真诚，嘴上虽然没说，心里都清楚，从此在这座城市里，他将拥有一个妹妹。她呢？也将圆了自己多年的"哥哥"梦。

吴雅然走了两步又突然转回来，说："我能理解你所做的一切，也希望看到你的成功，谁叫我们都是从平民家庭出来的呢！"

两个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一起。

驱车回到"瑞达"，肖寒把自己独自一人关进书房，重新在脑海里回放和方天舒见面的每一个细节，并且不时地定格对关键的部分进行细微的观察和分析，最后，闭目靠在沙发上在大脑里进行长时间的信息综合处理，当他得出结论时身子悚然地坐直了，眼睛也猛然一下睁大了，不觉背上就出了一层细细的虚汗。他刚才反复进行思考的结果，都是方天舒对他这个人似乎发自内心的不感冒。他和叶志文曾在一起分析过方天舒在评选中所能起的作用有多大，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在候选人的审定上。如果省委没有很得力的人给自己打招呼（唐浩天能否出面为自己说这个话，实在没有把握，这不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人），那么，在报送省委讨论前，他就可以不动声色不需

找任何理由就把你扼杀在摇篮中。也就是说他在团省委就把你给压下了，连报都不上报，上边怎么定也不会轮到你的头上。二是上边有人替你说话，话还说得很硬，方天舒顶不住来自上边的压力，不能不报（目前自己还没这样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在汇报材料上做文章。譬如说想叫谁上，就把谁的材料妙笔生花点点滴滴写深写透一看就能把领导的心打动；不想叫谁上，就把谁的成绩给弱化，轻描淡写，根本引起不了领导的兴趣或注意，或者干脆就把你最重要的成绩给开天窗不填。即使日后问起，随便找个"下属办事不认真"的理由也就搪塞过去了。反正是该定的也早定过了，没有为这一点小事再让省委开会那一说。三是在会上介绍的时候，该上谁，就把谁的材料做重点介绍，无论是介绍的顺序安排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介绍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还是语气上、时间的长短上都会给予格外关照的。即使同样的材料，在领导脑子中留下的印象也会拉开差距的，而介绍材料的工作，通常都由办公室主任来做。四是提前进行吹风。从来就没有哪届领导班子是铁板一块儿的。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抓住领导间的分歧和矛盾，贬不想让上的，推想让上的，在会前就把工作做好做稳了。五是候选人确定以后。不是差额选举吗，那就在对外宣传和舆论的导向上做手脚，利用群众的盲从和对舆论的信任，在对外介绍时的篇幅上、先后的安排上（大家习惯认为前面的是领导点过头肯定要当选的，最后的一般是安排来陪选的）、用词的轻重上等等稍动脑筋，就会被明眼的专门嗜好在报外找文章的现代"包打听"们或者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们所发现并传播的。除此之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召集各地市团委领导来省里进行评选动员，用暗示的方法"导向"该选谁不该选谁，最后要求上严厉一点，讲清这是一项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大家就会去琢磨，去领会，最后设法"选"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报送上来。如果是铤而走险，就会干脆在选票的统计上做手脚了。不过这对于正处在上升势头的方天舒来说，是不会轻易为谁走这步棋

的。但光前几个关节，就足以置人于死地的了。这就是为什么肖寒在得出方天舒对自己不感冒的结论后，如此悚然的原因。

就现在的情况看，除继续在方天舒身上下功夫外，又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否则到时候真是哭都来不及了。能够让方天舒买账，在这件事情上帮得上忙的，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也就只有唐氏家族了。唐晓帆虽然答应得很爽快，但这人虽然很年轻，城府却很深，到头来不肯出真力，是拿他丁点办法都没有。唐浩天呢不会轻易为谁出面，剩下的就只能托姚咏诗的关系了。可这女人狮子大张口，让肖寒多少有点踯躅，但最终还是决定活动姚咏诗来帮这个忙。肖寒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马上就雷厉风行的人。他拿起电话，拨到省商务厅姚咏诗的办公室。

第62节：欲望之门(62)

"是姚厅长吗？"

"我是姚咏诗，有话就讲。"

"姚厅长，我是小肖。"

"啊、啊。"

"我想去您那里，有件犯难的事当面给您汇报一下。"

"行啊，你过来吧。"

肖寒又喊来丁蕾，把想达到的目的简要地给丁蕾做了交待。这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什么事根本不需要你多说，三言两语，把话里话外的意思全领会透了。肖寒不知听谁说过，绝顶聪明的女孩子，头发梢都是空的。望着丁蕾乌黑亮丽闪烁着青春光泽的披肩发，他突发奇想，遇到合适的时候，征得丁蕾的同意，一定要看看她的发梢是不是空的。连日来高度精神紧张的肖寒，被这突发的奇想一下子弄得全身心都猛然为之一轻松，不觉笑出声来。

丁蕾见肖寒本来很严肃地在交待事情，不知为何突然笑了起来，她还以为是自己的衣服哪儿穿得不合适，被肖寒发现了。邋遢，对职业女性而言，可是事关形象和素养的要命事！她脸红着忙低头朝身上看，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就抬头用目光探询地望着肖寒。肖寒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可话又不好明说，就忙遮掩着说道："我是忽然间想到一个可笑的事，才控制不住发笑的，与你无关。"

丁蕾这才释然，至于肖寒想到了什么，她是不会饶舌去问的，因为她是秘书。适度的距离感对上下级而言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就在两人准备出发的时候，常大顺和杨天一块来找他了。

"啊，是什么风把二位给吹来了？快坐快坐。"肖寒热情地招呼着，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需要每一个人的友谊。

二人大大咧咧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常大顺一跷把腿搁到了沙发的扶手上，接过丁蕾递给的饮料，仰脖就朝嘴里倒。末了，一抹沾在下巴上的水珠珠，说："早上喝的南关街老马家的羊肉汤，出来跑一圈，还真他妈的有点渴了。"

丁蕾转身又拿来一盒烟，烟是整盒的。人一有钱，杂七杂八的讲究也就多了，到哪儿都不喜欢用别人剩下的。所以，瑞达公司在接待纪律中明确规定：招待客人，一律要用没开过包的整烟。当着面把烟拆开，一人递上一支，又拿火机给每个人点上。点烟的时候，丁蕾明显感觉到两个人的眼珠直直地在自己领口乱晃。这种事只能靠自己灵活应付了，急不得，也恼不得，在商界最讲究的是人缘与和气生财，要是动不动就把客人给得罪了，没有哪一个老板敢雇你的。

常大顺和杨天用目光把丁蕾给送出门去，好半天摇摇头。常大顺笑着说："肖老弟真是做大生意的人，什么都玩高档的，瞧你这小秘走路的架势，跟小瓷人一样！怎么，还没有舍得动？是不是想金屋藏娇，准备给我们做弟媳？"

杨天打断常大顺的话，说："我给你说肖老弟，咱们有钱，干什么事都行，就是别干结婚的事，真他妈的围城！一结婚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脖子里套上了一根绳子，再想上哪儿玩，就他妈的不方便！唉，我他妈的是真领教了。"

常大顺说："不行，就他妈的换一个。我看竹林度假村那个小领班对你好像很有点意思，你吐口，我去找他们老板给你牵红线。"

杨天把手一甩，说："这你他妈的就老外了不是？"蜜"要常玩常新；老婆呢？是原配的好，死心塌地，不要担心他会和谁串通起来算计你。这样，就等于有了他妈的稳固的大后方，根据地，你跑出去玩，才能玩个放心。"

常大顺说："就是回来搂着恶心。"

杨天说："嘿，这你小子就不懂了。过去为什么要搞忆苦思甜？不知道苦，哪能知道甜。正因为我老婆是"三心"牌的，出来玩起来才叫

他妈的过瘾。"

常大顺说："怪不得你小子出来碰上头老母猪都觉得赛貂蝉，抱着啃得有滋有味。"

和姚咏诗约好的，不能耽误。肖寒实在没心情看他们打嘴官司，等两人好不容易中间有了间歇，赶忙见缝插针地问道："我知道，你们两个肯定是有什么好事才来找我的，快说出来，不要让我心里老是猜得乱痒痒的！"

常大顺眉飞色舞地说："听说郊县为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新建了一座世纪庄园，里面吃的玩的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绝对他妈的高档！小姐也都是从南方新招来的，一个赛一个水灵，听说还有俄罗斯和越南妞哩，咱们不能等别人把鲜都尝过了再去不是？这不，我们俩这么一商量，就来约你了。反正咱们的钱是孙子辈也够花了，再多也不能带到坟墓里去，福没享到，空担个名儿，冤枉死人。我向来信这么一句话：有钱不花，死了白搭。咱们索性去那里住上几天，玩他妈个过瘾！"

第63节：欲望之门(63)

"我……"肖寒正要找个理由来推托，丁蕾推门进来了。

"老板，和德国迪尔先生约定的签约时间快到了，人家来电话催，您看应该怎么答复？"原来丁蕾一直在门外等着，有些话，她进来说比肖寒找理由更方便。

"这……二位老兄你们看多不赶巧，要不，下次我专请二位找个地方玩？"肖寒为难地解释。

常、杨也毕竟是在场面上走的人，知道事情的轻重，就一起站了起来，说："也好，我们俩先去看看是不是真好玩，别他妈光吹得玄乎，没有啥真章！要是真好玩，下次再来叫你一快去。"肖寒答应着把两个人送上了电梯，回来对着镜子整了一下头发和衣服。外贸系统的人，穿衣打扮，比别的机关要讲究和洋气得多，邋遢是会被瞧不起的。然后，和丁蕾一起，急匆匆地朝楼下走去。

七

G省商务厅咖啡色的办公大楼，远远望去，就像一张驶向大洋兜满风的大帆，因造型新颖别致而独领一时风骚。当初，姚咏诗从地市调上来的时候，省委组织部征求她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她马上就想到这个单位，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与这座大楼的名气有关的。

早上8点30分。

姚咏诗脸色板正地迈着很艺术的步子走出电梯，鞋跟有节奏地在地板上敲击出清脆的音响。厅长们的办公地点按照传统习惯设在二楼，也许是因为楼层太低，不值得在那里费事等电梯的缘故；也许是厅领导都毕竟上了点年纪，想多走两步锻炼一下身体，所以，这部最早安装的电梯，其实厅领导们乘坐的次数并不多，倒便宜了在楼上上班的那些毛孩儿们了。姚咏诗不。她喜欢乘电梯就像她喜欢上哪儿都坐车一样。人有许多念头是不需要什么来由的。所以，一听见她的"敲打声"在走道上响起，大家就知道是她从电梯里出来了。近来，她的脾

气大得吓人，偶尔碰上谁躲不开和她打招呼，都一律生硬地点头了事，她心里有气嘛！明明该到手的"一把手"位置，突然被从民政厅调来一个对外贸根本一窍不通的外行给占了。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谁心里会好受？路过"一把手"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她恨不得使劲朝门上踢两脚。就像专门出来迎接她似的，门"吱扭"一声打开了，新上任的厅长夏东如立在门口对她努力地笑着点头。

夏东如是从民政厅长的位置上平调过来的，今年五十九岁，再有一年的干头也就该退休了。他从民政所的小办事员一直干到厅长，一辈子都从事民政工作，对民政工作的条条缝缝都摸得很熟悉。在民政厅长的位置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也没犯过什么大的错误。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辈子到厅级也就到头了，他知足。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在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做画句号的工作了。譬如抓紧在台上的机会，安排提拔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到重要的和退下来以后用得着的部门，把该报的恩报报，欠的情还还，省得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了到时再后悔。为避免退休的惯性效应所带来的失重感和避免得罪人，他已经开始有意放权，并且习惯着和一般干部们微笑着打招呼。他这一辈子都是处处与人为善过来的，退下来后凭他的人缘，在民政厅大院，相信大家会一如既往尊重他的。谁想到，省委组织部一纸任命把他给调到了外贸上来。他满心的不情愿。找省委组织部，说是常务副省长丁起隆亲自点的将。就硬着头皮又去找。丁起隆是他的老上级，说他怎么回事，还没到地头就想卸犁了？就调不动你了？你要不去，就地免职！他知道这事无可挽回，乐意不乐意，都得去，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冷静下来思考思考自己去了以后该怎么干。他当然知道姚咏诗在外贸，所以才不得不慎重。

他问："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我去？"

丁起隆毫不含糊地说："因为你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好同志。"

他说："我到那里该怎样干？"

丁起隆说："你现在在民政厅是怎样干的，到那里还怎样干也就是了。"稍停，又暗示道，"我在省委常委会上专门提出来，对年龄快到线的老资格的正厅级干部，同样有一个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对个别表现突出的、贡献大的、执行省委指示坚决的，退下来后也可越级在人大、政协安排副职嘛！"

于是，夏东如在喜出望外之余，也就明白了自己该如何在新单位来摆自己的位置了。其实，就是没有丁起隆的暗示，他也打算这么来定位的。在他第一次以商务厅厅长和党组书记的身份召开的碰头会上，望着一张张准备听新领导颁布施政纲领的脸，不慌不忙地说："组织上调我到商务厅来工作，一方面是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在给我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咱们厅的姚厅长有水平、有魄力，咱省的外贸工作在她的领导下，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到咱厅来之前，我就抱定了一个明确的态度，虚心向姚厅长学习，力争使自己在晚年，从思想理论素养到领导艺术，都能有一个新的提高。"他讲到这儿稍顿一下，自嘲地笑了两声，才接着说道："嘿嘿，从我的年龄上，大家也就不难知道，我在外贸，实际上是起一个短暂的过渡作用。所以，以后大家有什么事，不论大?，还要像我没来之前姚厅长主持工作时一样，继续向她请示汇报，由她拍板。我的话完了，下面请姚厅长发言，大家鼓掌欢迎！"

第64节：欲望之门(64)

当姚咏诗昂着头第一个从会议室走出来时，既满足又不满足。满足的是省外贸的大权还像以前一样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没谁敢跟自己刺头的。不满足的是自己有这么高的能力和威信却不能名正言顺地坐上"一把手"的交椅。丁起隆和唐浩天是多年的老同事了，她明白他的苦心，既然眼下无法让唐浩天改变主意，只好安排这样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滑头来过渡一下，等他一退，位置还是她的。丁起隆的侄子在商务厅外运处当科长，人总是需要讲交情和互相关照的，投桃报李，她已经给人事处长打过招呼，下次选拔处级干部要列为重点考虑对象。

现在，让她越想越气的人是唐浩天。她对唐浩天的情感在权力欲望的膨胀下经历了一个奇特的历程，从最初对唐浩天的崇拜，到对唐浩天的走近，再到现在对唐浩天的恨。在她发热的脑子里，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没有唐浩天，也同样可以干得很好的。可是恨也好，气也好，谁让唐浩天是省委书记，威望又是如此的高呢？更糟糕的是还有天生一副不拐弯的直脾气，只要是认准了的事，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为了把"副"字去掉，她没少和唐浩天缠，软的硬的什么法儿都使了，甚至还抹了泪，唐浩天就像是铁石心肠一样，全不为所动，老是那么一句话："这是在中国，得讲中国的国情，谁叫你是省委书记的老婆呢？现在老百姓最憎恶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贪污，把国家的钱朝自己的腰包里装；第二就是裙带关系。你就是能力再强，哪怕仅是为了避嫌，也得委屈一点。等我退下来以后，你有能力，干得比我高，也尽管干去，看我会说半个不字不会。"更伤人心的话是在后头，"再说，打死我唐浩天我也不会相信，在G省就真的再也找不出来比你能力强的人了！我看你呀，是被趋炎附势的小人给捧昏了头。"

这话把姚咏诗噎得半天都喘不过气来，虽然知道唐浩天的牛劲儿扳不过来，可是一看到夏东如那窝窝囊囊的样子，就不能不让她来

气。她随便地冲夏东如点了一下头，就像是一个在单位很霸道的正职对副职一样，径直朝前走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很响地给关上了。

夏东如因为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笑了笑，一点生气的意思都没有。没有这份"胸怀"和雅量，省委能派他来吗？只要将来能在人大或政协挂个副职，退休后的日子将绝对不会寂寞和冷落---这可是压在多少老同志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啊！这样一来，他对自己的一生也就相当满足了。比较而言，眼下受这点气算什么？再说，人家既然是省委书记的夫人，就不该有这份脾气吗？要不是这，借她个胆，敢这样放肆吗？这样一想，什么气都随风而去了。转身回到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铺好上等宣纸，挥毫泼墨研习起书法来。

姚咏诗却没有这份潇洒，身子朝椅靠很高的真皮转椅里一陷，原本身材就属于"娇小玲珑"类的她，身子显得更小了，眉间的怒气却凝结得越来越深了。昨天晚上，在她和唐浩天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战争"……

晚上9点钟以后，是唐家相对平静的时间。新闻看过了，步也散完回来了，如果有客人来也走了，接下就该是各干各的事了。她在客厅看电视，因为心里烦，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着频道。唐浩天照例关门批阅文件。这几天因为忙着陪到G省来搞调研的中央领导，积压了许多该批的文件。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这几年，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后，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许许多多，经营状况普遍不好，到处都是因为工人工资发不下来，伸手向省里要饭吃的。他瞅着眼前这厚厚的一摞文件，心里多少有点无奈和发愁。长期以来，G省作为农业大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基地，天事地事，吃饭穿衣是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白搭。因此，中央在G省选拔干部，首先侧重考察的就是看对农村工作是否熟悉在农村工作上是否抓出过成绩。这样，G省多少任的省长、省委书记都是从农口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农村工作的重要性自然就要比从其他部门出来

的领导体验得深刻，用起干部，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也是农口上的。唐浩天能应运而上，走上G省金字塔的最顶尖，成为G省说一不二的大老板，也与他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密切相关。提起农村的事，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他都可以头头是道地给你摆上三天三夜。他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却对城市处处感到陌生。除参加一些非参加不可的活动外，他基本上很少在城市活动，往往是一出省委大院，就直驱农村。如果有哪一个月没到农村去转转，他浑身上下就会像生了大病一样憋得难受。只有脚踩着长满青草的田埂，手抚摸着庄稼，身沐浴着田野直爽欢快的风，还有呼吸着那吸一口沁人肺腑的泥土的芳香，他才感到活得真实，才感到浑身有劲，才感到自己的精力充沛和智慧的卓越，才感到说话办事的魄力和经验的丰富。他热爱农村，不止一次地想过退休后回农村定居的事。他觉得自己只有"终"在农村，才是最好的归宿。可眼前的问题是，要把G省的经济搞上去，光靠农业显然是不行的。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此，许多事尽管不情愿，可也不得不去做。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沉进去?努力调动全部的智慧和经验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冥思苦想，最后在文头上签上并无太大把握或者是笼统空泛的诸如"必须抓紧"、"尽快落实"、"加快解决"之类自己也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意见。每当面对这些问题，他都明显感到吃力。愈是如此，他愈是在精力上舍得加大投入，希望勤能补拙。纵然无补，也求得个问心无愧。他把茶沏得很浓很浓，准备干上一个通宵。

第65节：欲望之门(65)

"妈妈的思维是全方位的，什么层次的节目都能接受。"唐晓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咦，"姚咏诗扭头像发现什么稀奇事儿似的，打量着唐晓帆，说："今天稀罕了，你怎么会这么早就回来了？"

唐晓帆笑着走过去坐到姚咏诗身边，亲昵地用手扳着她的肩，说："我瞧妈妈这一段心情不好，就推掉应酬赶了回来，想着在家陪妈妈一个晚上，妈妈喜不喜欢？"

姚咏诗笑了，说："妈哪有个不喜欢的。"说着说着叹了口气，说："你爸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脾气也越来越怪了，一点也不知道体谅妈的心情。"

唐晓帆说："爸爸整个还是老思维方式，官也要会当，该轻松也得轻松。要说责任，人家美国总统负的责任大不大？不是该休息照样休息，带着家里人到海滨别墅度假什么的。他可倒好，说起来也是一个泱泱大省的省委书记，家里人跟着他一点光都沾不到。最叫人想不通的是对妈妈。凭妈妈的能力和这几年在外贸上干出的成绩，当个厅长算什么？就是当个副省长也早就是应该的了！我这不是捧妈妈，人家T省H省的张阿姨刘阿姨和你情况差不多，前年都提副省级了。你弄个正厅，他还要横加干涉。要是真有比你年轻能干的人出任也就算了，挑来挑去，弄个夏东如只会点头哈腰的缩头乌龟来，我看爸爸真是偏执得够意思了！这不明摆着给外贸系统的人看：就是没人，也轮不着姚咏诗上。"

姚咏诗"呼"地站了起来。

唐晓帆好像没看见似的，自顾往下说："还有我，就好像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似的。小时候，一生下来没多长时间就把我给丢到外婆家。后来工作了吧，我在检察院干得好好的，老是给我说什么老子是省委书记，"一把手"，儿子在检察机关工作不合适，弄得我没办法，只好

下海。现在看看，和我当初一块儿进省直机关工作的大院里的同学，差不多都是厅级干部了，我算混的个什么名堂？下海就下海吧，他还要来横加干涉，非得把我逼得没有活路跳楼去才甘心！"

姚咏诗："他又干涉你做生意了？"

唐晓帆说："这不，他也不知在哪儿听到了什么风，给土地管理局的刘叔叔打电话，说什么城市土地要统一规划，凡没有经过规划部门同意的开发项目一律不能批，谁也不能搞特殊，否则，将严厉追究责任。把我好不容易才谈成的在阳光大道建五星级饭店的项目给弄吹了。要是这样，明儿我什么也不干，躺在家里天天吃白饭算了。"

姚咏诗把脚一跺，说："我这就找他去，看他到底要不要咱们这个家啦？"走了两步，又停住转过身来说，"你也不要太难过，妈一定想法让你把这个生意做成，资金的事我明天上班就想办法，土地使用证的事，妈也包你办成！"

唐晓帆站起来，说："就妈疼我。"

就在这时，唐晓燕神情忧郁地从外面走了进来。近段时间，明显地可以看出她整个人都瘦了，常常莫名其妙地乱发脾气。是不是有了男朋友？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虽然平时姚咏诗对她远没有对唐晓帆宠爱，但也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见唐晓燕脚步不停地又要上楼，就忍不住喊住了她。

"晓燕，妈看你饭量越来越小，人都瘦下一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在歌舞团工作不顺心，妈想法儿给你调一个单位。"

"管好你的事就行了。"唐晓燕说完，蹬蹬地上楼去了。那天闹了不愉快后，她和肖寒在电话上倒是和好了，可肖寒老是讲忙，不但没约过她，连电话也没主动打过一个，让人总觉得这"好"得不踏实。会不会是自己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想"知难而退"，又不好一下子拉下脸来，或有别的什么顾忌，才采取这种拖延降温的办法？唐晓燕属于那种外刚内柔的性格，想着去"瑞达"找肖寒吧，又觉得拉不下来面子，整日胡思乱想，闹得上班无心，干脆请了病假在家休息。因为她和肖

寒的事一直没有公开，烦恼只能闷在心里，越发让人焦躁，端起饭就发堵，不吃东西，人哪能不瘦?

姚咏诗不明就里，把账也记到了唐浩天的头上，女儿都二十好几了，早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平时光说对女儿好，正事上一点也不关心，她越想越气，扭身找唐浩天说理去了。

唐晓帆好像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望着姚咏诗的背影，浅浅地偷笑一下，出门找人打麻将去了。

第66节：欲望之门(66)

姚咏诗把门推开，望着唐浩天躬身俯在文件堆里的背影，气不打一处来地叫道："浩天同志，我有话要和你谈！"

唐浩天蹙着眉扭脸过来，不悦地说："我正在批阅文件，你进来应该先敲门。"唐浩天在家中严肃地宣布过，非经他的同意，除秘书陆文成外，谁也不准随便进入他的书房。当然，也包括姚咏诗在内。

姚咏诗声调高度不减，说："这是在我自己的家里，要保密到你的办公室里去。现在，我有话要和你谈。"

唐浩天摇摇头，毫无办法。他瞧着姚咏诗被怒气扭曲变形的脸，想，是什么东西把一个恬静柔弱的小演员给变成了悍妇呢？他说："我正在工作。"说完想扭身过去。

"现在是八小时以外。"

唐浩天眉头蹙得更紧了，数百万下岗工人在牵动着他的心，他正在殚思竭虑之时，真的不希望谁进来添乱。

"为什么非得要现在说不可？"他真的烦了。

"你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说，等到你退下来以后再说吗？那时给你说，还管用吗？"

唐浩天也来气了，说："我不管用了，不正好可以显出你的本事来嘛！"

"你，"姚咏诗气得把脚一跺，说："你说话不负责任！你以为你退下来后，我和孩子们就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干了？你把问题看得这么简单，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在心里设身处地为我和孩子想过。你知不知道，退下来后，别人会把你得罪人欠下的账，统统记到我和孩子头上来的？我们只有一辈子跟着受你的害了。"

官场上这种"遗祸子孙"的事的确不少见，也不能说姚咏诗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唐浩天口气不由得松了一点，说："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你忙？你真觉得G省离开你就没有人接得上了？别迷了，省里早有人在瞄着你的位置了。现在的干部政策是到龄就一刀切，想退也得退，不想退也得退。人家都知道，临退之前，把自己家里的事该办的提早办办，退下后也免得后悔。你可倒好，都什么时候了，还闷着个头转不过弯来，还是这样迂腐、古板，不透世事儿，不照顾我和孩子不说，还处处来刻薄我和孩子。"

"我又怎么刻薄你和孩子了？"

"怎么刻薄？"姚咏诗的眼中噙泪了，说，"先说我，明明省委都开会定了由我主持省商务厅的工作，你不帮言也就算了，我也不稀罕你给我说话，可谁叫你中间横插一杠阻挠呢？最后倒好，给派个就会见谁都点头哈腰赔笑整张脸都给笑成了核桃皮的夏东如来。他哪方面如我？以后外贸的事不还得靠我拿主意，这不是为了你为所谓的名声来刻薄人又是什么？"

"什么还得靠你拿主意，人家是在让着你哩，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还有，看看人家天舒，马上就要进省班子了。你倒好，处处嫌孩子在机关碍你的眼。孩子不烦你，出来自己跑着学做生意，你还要嫌他不够委屈、受罪，故意拆他的台，你是不是想把他逼死才心静？"

"嗨！这跟你说不清楚。"

"还有，说起来你对晓燕多亲多好，对她的婚姻大事你关心过没有？"

"恋爱婚姻自由，做父母的能管得了吗？"

"自由是要讲的，可咱们唐家毕竟不是一般的人家，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成为唐家一员的，起码家世、人品、学历、工作、长相样样都要相配。"

姚咏诗放连珠炮般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唐浩天摆摆手，说："好好，你都说完了？听我给你说，我从小是个农村娃，别说是当省委书记了，能天天吃上饱饭就算是烧高香了。

能有今天，都是党给我的。只要我在位一天，就要拼力为党工作一天；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自觉地维护党的声誉一天。己不正何以正人？我直了一辈子，绝不能到老了让群众戳我的脊梁骨，说我以权谋私，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要是实在觉得跟着我委屈，咱们可以分开来过。"

姚咏诗给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唐浩天的牛脾气，说得出做得出。也不知道是怎么从唐浩天的书房转回自己卧室里来的，躺在床上，她气得辗转反侧，一夜都未能合上眼。可气归气，她毕竟是有生活阅历的人，已经习惯于第一夫人到处趾高气扬受人尊敬的身份了，真要和唐浩天顶急离婚了，她在大家眼里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像以往一样，一旦唐浩天牛劲儿上来，姚咏诗是别不过他的，只有让步一条路。这次争执也只能如此。只不过，一早上班姚咏诗的气鼓鼓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67节：欲望之门(67)

厅办主任小心翼翼地敲门进来，说："姚厅长，夏厅长让问一下，昨天定下的8点半开碰头会的事有什么变化没有？"

姚咏诗说："他是"一把手"，怎么开会的事来问我？我不管！"

说完，低头烦乱地翻桌上的文件。她还在想昨晚的事，没想到唐浩天会讲出那么绝情的话，自己可是从十八岁开始就跟了他的，都几十年的情分了，居然说翻脸就翻脸。看来，人世间对谁都不能相信的，权力也好，钱也好，只有抓到自己手里、存到自己的户头上才能算是真的。这么胡思乱想着，一抬头，见厅办主任还在那里站着等她的"指示"，虚荣心一下子又得到了满足，整个人一下子又"活"了。不管怎样，省外贸这一块儿，还不是由自己说了算？一摆手，说："去吧去吧，定了的事就不要轻易变。否则，让外人知道了，就好像我们商务厅没有规矩似的。"

办公室主任得到大赦似的走了。

姚咏诗抓过电话拨到财审处长刘毅的办公室。

"小刘吗？我是老姚，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刘毅电话一放下，就赶忙过来了。他四十岁上下的年龄，日子的惬意和事业的顺利使得他的脸色滋润舒展，眼角浅浅的几丝鱼尾纹，更给人平添几分成熟的魅力，怪不得都说男人的生活是从四十岁才开始的呢。他举手投足既处处显示出了对领导的尊敬，又不显得因媚而俗气，一看就知道，这份涵养没有在机关十年以上的修为是很难修炼出来的。他眼睛里的光波也是典型的"老机关"，既平和（我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永远只会按领导的指示办事）、执著（我是您的心腹，只听您一个人的话，惟您的马首是瞻，任凭驱使），又有几分干练（凡是交给我的事请放心，我会稳妥地替您满意地办好的）。姚咏诗整天生活在政治里、陶醉在政治里、满足在政治里，很少这么仔细地去观察过一个男人，直到看得怦然心动，才把目光收回来，眼睛一

闭，仰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把眼睁开，用很少有的关切口吻对因她久不开口而忐忑不安的刘毅说："小刘，下星期到部里汇报今年咱省对外贸易的形势，你和我一起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差啊，既是领导对自己才干的认可，更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刘毅说："我一定抓紧时间准备，争取汇报好。"

姚咏诗摆摆手，似乎汇报是一件很轻描淡写的事，说："我主要想带你出去多见见世面，认识认识人，这次会议，听说几个部长都要参加的。我可不想让人说我姚咏诗是光用干部，不培养干部。"她伸手止住想张口说话的刘毅，把声调拖得更慢更长地说："我给老丁说了，咱厅马副厅长退休空出来的位置，说什么也不能再从外面进人了。他答应让在咱们本厅里产生。我想用人能用谁？还不是用那些德才兼备会办事又听话又熟悉的人。"

刘毅声音有些发颤地说："我刘毅能有今天，还不都是姚厅长您提拔栽培的？在商务厅，我只认姚厅长。姚厅长指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

姚咏诗赞许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省里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追加给厅里的那一亿元资金向地市下拨没有？"

刘毅说："没有，都还在咱们账上哩。"

姚咏诗说："我家晓帆和外商想在阳光大道北头黄金地段开发建设一座五星级的饭店，到时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咱这里投资，我想这也是改善投资环境嘛，对不对呀，小刘？"

"噢，对对。"刘毅边转眼珠边有点紧张地回答。

"可惜，他们的资金一时到不了位……"

"厅长，改善投资环境既是利国利民发展咱省经济的好事，也是我们商务厅责无旁贷的事，晓帆需要多少？"

姚咏诗尽量轻描淡写地说："也就千把万吧。"

"啊……"刘毅一惊，没有回答。

"怎么，不能办？"姚咏诗把脸扭向一边，立马晴见多云。

刘毅想到姚咏诗后面还有唐浩天，立刻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心里责备自己的失态，真是没有出息，就这还想干大事？赶紧附上去回答说："你看现在，说起来咱也是这么大一个省，像样的饭店都没有都没几家，外商来了都没法儿安排，还怎么和咱们做生意？晓帆真是有眼光，有气魄，为咱们外贸行业办了一件大好事。反正那笔钱现在下面也不急着用，就给他先周转一下吧。"刘毅越说越急，生怕姚咏诗又改变注意不用这笔钱似的。

第68节：欲望之门(68)

姚咏诗点点头，说："具体的，我让晓帆安排人再和你商量着办吧。"

"哎、哎。"刘毅答应着出去了。

姚咏诗正要拿起桌上的老板杯去参加会，听见了办公室主任熟悉的敲门声，她索性又坐了下来。

"进来。"姚咏诗说。

"厅长，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到齐就开呗。"

"夏厅长说得您去主持才能开始。"

"好像商务厅离了我，地球就不能转似的，走吧走吧！"姚咏诗不耐烦地说着朝外走去。办公室主任忙端起桌上的老板杯，跟了上去。

夏东如见她进来，忙起身笑着说："外贸外贸，是要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一想到这里，我这个土老帽脚底就冒凉气，你不来，我是没胆量叫敲开场锣的。"

姚咏诗说："瞧你说的，你是"一把手"，你没胆量，谁还有这个胆量？"

夏东如当然能听出话里的讥讽之意，可他硬是能装作没听见，一点事都没有，依旧笑着大声说："欢迎姚厅长做指示，大家鼓掌。"

厅里内部开小会，从没有鼓掌欢迎的先例，大家一时都反应不过来，只有少数人跟着夏东如鼓了几下掌，掌声有点稀稀落落得不成样子。姚咏诗大模大样地朝会议桌正中间的位置上一坐，双手交叠着按在杯子上，双目含威地左右睃巡了一遍。搞外贸的，都是一时的人精。瞧着这些所谓志得意满脑瓜精明的男人，都在毕恭毕敬地等着她来做指示，姚咏诗忍不住胸挺了挺，头仰了仰，此时此刻，更增加了对唐浩天的恨，是唐浩天的阻拦使得她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外贸这一方天地。现在木已成舟，不到退休夏东如不会腾出厅长这个茅坑。她

生怕因为自己没当上厅长别人小瞧她，更加蛮横得变本加厉，用自认为威严的目光，直到把每个人心里都看得毛毛的，才端起茶杯，要拧盖子喝水，到了半空，又停下不拧了，使劲朝桌子上一顿，说："开会吧！"

正在听取对两个二级单位班子考察情况汇报的时候，秘书科长小刘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走了进来，俯在姚咏诗身边小声说道："姚厅长，有人找您。"

姚咏诗皱眉，问："谁？"

"是瑞达公司的老板肖寒。"

姚咏诗想了一下，站了起来，正在看着稿子汇报的人事处长，犹豫着不知是该停下来还是继续汇报。姚咏诗呢？谁也不看，把本子一合走了出去。人事处长为难地望望夏东如，夏东如一笑，摸出一盒中华烟，朝桌子中间一丢，说："坐了半天了，来来，都抽根烟休息一会儿，等姚厅长回来再接着汇报。"

办公室。

姚咏诗不理会呈着笑脸要和她招呼的肖寒他们，而是大声吩咐小刘："把门给带上，谁再来找一律说我没空，上午谁也不再见了。"小刘答应着把门带上了。姚咏诗把脸扭过来，傲慢地说："正主持着党组会哩，你们俩有什么事，快点说。"

肖寒说："姚厅长，是这样的，上次您批给我们的那批进口车，全部脱手了，这是应该分给咱厅的。"说完，一使眼色，丁蕾把一张填写着姚咏诗名字的三十万元活期存款单递了过去。

姚咏诗接过来看了一下，笑了，说："小肖真是做生意的好手，瞧瞧我们厅里，养的是一群吃白饭的。要不是瑞达公司离不了你，我真想把你调到外贸来工作。你不太了解我，我在省直机关爱才可是有名的。"说着，把存折放进了身后的保险柜里。

肖寒说："哪里是我有本事，要不是姚厅长关照，我能干成些什么？！"

姚咏诗说："这话我信，没有俏货，纵有天大本事，也拉不来顾客的。"接着又说："搞市场经济嘛，观念得新，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难在竞争中获胜的。"说完，高高地把腕抬起来，看了一下表。肖寒明白这是姚咏诗在下逐客令了，但该说的话还没有说，怎么办？

丁蕾笑着站起来，走到姚咏诗的跟前，说："姚厅长，您这身西装是进口的吧？咱们国家生产的西装，可能是西装文化的底蕴太单薄的缘故，即使用同样的制衣机器，也总是脱不掉那股子土味。"

姚咏诗前后转动着身子，说："小丁眼力还真是不错！这是我上个月去意大利和外商洽谈生意时，在贵族时装店买的。我穿上怎样，效果还不错吧？"

丁蕾上前，用手摸了摸，说："那还用说，姚厅长的身材本来就好，再让这衣服一衬，谁也不敢说您不像三十岁。您不但有这么高的领导才能，还这么会修饰，真不愧是咱省职业女性的代表。"

第69节：欲望之门(69)

姚咏诗有点合不拢嘴了，摆摆手说："还三十呢！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喽。"停了一下，接着又说，"现代女性嘛，就应该既有敢和男人一拼高低的雄心，又要懂得生活。不瞒你说，许多外商见了都夸我人年轻，会打扮呢。有一回，我去机场接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那人一下飞机，直愣愣的眼神看得人要多不好意思就有多不好意思，最后你猜他说什么，说要不是早就耳闻过我在生意场上的铁腕，真不敢相信我是负责做对外生意的官员，而宁愿相信我是教美学的大学教授。你瞧瞧，是不是挺有意思？咯……"

丁蕾说："厅长本就是搞艺术出身的嘛，只能说是那个美国老板有眼力。"

姚咏诗说："这话也是，要不是做领导工作，我现在肯定还会活跃在舞台上的，现在那些演员的基本功，我还真是瞧不上眼。"

丁蕾巧妙地说："那绝对是，现在是三猫脚的功夫逮着机会都能一夜蹿红成名。不过话说回来，自古鱼和熊掌都是难以兼得的，事难两全，您要是还继续搞艺术，可就少了一个关心我们的好领导、好阿姨了。"

姚咏诗心情一高兴，人也变得热情了许多，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犯难的事需要我出来说话？尽管说，在省直机关，谁都知道我心肠软好帮人的。"

丁蕾说："是这，要不是厅长您的扶持，哪里会有瑞达公司的今天？可是现在……"丁蕾满脸为难，话说到半截，故意停顿了下来。

在家争归争，吵归吵，在外面，姚咏诗还是知道维护唐浩天的威信的，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唐浩天就是唐氏家族背靠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根基是丝毫不可以动摇的。她接上话说："这是在G省，谁不知道"瑞达"是唐书记树的改革的典型？你不要吞吞吐吐的，谁和"瑞

达"过不去，就是和唐书记过不去，就是有意阻挠G省经济改革的进程。"

丁蕾扭头望了肖寒一眼，说："这倒是没有的。我们肖总在您百忙之中前来打扰，主要是为"瑞达"的前途感到忧虑。"

姚咏诗感到不解，说："现在"瑞达"的发展势头不是蛮好的嘛，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丁蕾说："是这样的，咱省准备评选十大杰出青年，听说，内定的这里面有一个民营企业的人选。"

姚咏诗用手指点点肖寒和丁蕾，笑着说："你们的消息蛮灵通的嘛，是有这么一回事，怎么样？"

丁蕾说："这件事对肖总个人来说，倒不是十分在意，无非又多了一项荣誉罢了。但这件事对"瑞达"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姚厅长您想，"瑞达"是唐书记呕心沥血扶持起来的，并一直是G省经济改革的典型，杰出青年的评选又是首届，要是肖总不能入选，别人会怎样看"瑞达"呢？会怎样看唐书记？"瑞达"下一步的发展，肯定是要步履维艰的。您想，肖总他能不感到忧虑吗？"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插话的肖寒，见丁蕾把话讲得如此滴水不漏，既说清利害，又不失自尊，还能巧妙地为对方所接受，不由在心里大为叹服。过去，他看过一本关于描写国民党的书，里面有一句说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助手和秘书，抵得上五个美械师。当时，他还觉得话讲得有点夸张了。现在才明白，一个得力的秘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摸清来意后，久历官场的姚咏诗反而不那么冲动了，她把身子朝后靠了靠，说："唔，这对唐书记倒是没什么的，他一向办事是很讲究个政治原则的，像这种事，他绝对是赞成大家公平竞争的。"停了一会儿，看到肖寒和丁蕾脸上滑过失望的表情，才又慢条斯理地说："不过，说到底，唐书记和"瑞达"的感情不一般嘛！"

肖寒知道，姚咏诗从来不会给谁白办事的，接下来，肯定又将是个狮子大张口，但不管多少，只要开出价来，都是可以想出办法的。不像方天舒，存心就是想整死自己。现在，无论如何是该肖寒说话的时候了。

"姚厅长，再竞争，也只是个民主的问题，不论什么事，最后都还是要集中的，什么时候、什么事儿离开党的领导能行？"

姚咏诗说："小肖有进步了，看问题显出深度来了。在咱中国，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嘛，最后还是得要组织来决定嘛。组织的意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就要乱……"肖寒想姚咏诗这一扯，就要没边没沿了，没有个三二十分钟停不下来，不成想她心里有数得很，话说着说着，陡然刹车又转回到正题上来了。"噢，方天舒这孩子，为他的成长进步唐书记和我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我想我们的意见他不会不考虑的。"

第70节：欲望之门(70)

肖寒和丁蕾原想事情没有指望了，听到这话立时喜出望外，连声说姚厅长高瞻远瞩，提出的意见自然分量是非同小可的。

姚咏诗总是喜欢出人意料，话刚要透出点味来又拐了弯，满脸为难的样子说："嗨，唐书记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他工作有魄力，在G省不管是干部还是在群众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可有时也有点过分，譬如说对子女严格要求，这是对的，可也不能过分苛刻，让他们和大家一样进行平等竞争也就是了。你们看，晓帆在原工作岗位上，勤奋好学，人也肯吃苦，进步也是蛮快的，可唐书记非要让他离开机关。要不然，现在至少也应该和方天舒他们一样了，唉……"姚咏诗一声长长的叹息，少顷，才又接着说："眼下，他和外商联合搞房地产开发，听说在资金上碰到不少难题，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唐书记想帮他吧，一是工作实在忙，顾不上；二是要避嫌喽。我想，小肖，你做生意久，有经验、有实力，可要多帮帮他呀！"

肖寒明白了，姚咏诗这是要自己拿钱给唐晓帆做生意。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了，说："姚厅长，算起来，我和晓帆也是老朋友了，回头，我会专门去找他，他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

姚咏诗说："这我就放心了，为他，可真叫我没少操心。"

听姚咏诗这样说，肖寒不禁想，许多高级干部，如果没有子女，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一直高风亮节呢。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亲情观啊！

从商务厅出来，肖寒在车上掏出手机，拨通了唐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保姆张妈，"啊，你找晓燕呀？你等着，我去喊她来接。"

唐晓燕从楼上下来了，问张妈："是谁的电话？"

张妈忙答道："他说是姓肖。"

电话"啪"扣上了。

肖寒的脸色"唰"地一下变了，坐在旁边的丁蕾飞快地瞧他一眼，把脸扭向了窗外。肖寒的倔劲也上来了，又拨通了电话。听是他，张妈为难地说："晓燕刚才都下来了，她……不想接你的电话。"

"麻烦您转告她，如果她不接，我就一直拨下去，直到她接电话为止。"

"这……好吧，我再去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搞不清你们玩的什么把戏。"

过了好一会儿，肖寒终于听见唐晓燕"腾腾"下楼的声音，"喂，姓肖的，你不是日理万机吗？还会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唐晓燕跺着脚说。

肖寒说："我刚办完事，在车上给你打的电话，我旁边坐的是丁秘书。"

"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

"……"

一段沉默。那边传来唐晓燕轻轻啜泣的声音。

"我晚上在省体育馆演出，8点钟开场……"

"我会赶去看的。"

肖寒因为临时遇到缠手的事，把时间给耽误了，等赶到省体育馆，演出早开始了。在服务人员的导引下，坐到自己的位置上：10排正中。在这拥有近万个座位的现代化体育馆里看演出，这个位置无疑是惹人眼红的贵宾席了。人朝那里一坐，就等于先揣有了一份贵族般的高贵感觉了，这感觉无疑会让人自觉不自觉地平添几分惬意。肖寒一时适应不了这幽暗婉转的光线，他索性靠在座背上，把眼睛给先闭了起来。可就在他眼睛闭上的那一刻，脑海里清晰地映现出了丁蕾的形象。这真是一个温馨聪明的女孩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遇到多棘手的的难题，从未见她惊慌失措过，雍容的微笑里仿佛蕴藏了无限的智慧。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多紧张的票，她不但搞来了，而且还是这么好的位置。她就是这样以自己一流的工作处处照顾和维护着

他这个老板的自尊。他不敢再往深处想了，睁开眼睛，接着，就听到一阵热烈的掌声。

唐晓燕身着一袭橘黄色的裙服套装，正款款地向前台走来，那冷艳的脸，与生俱来的高贵，加上娴熟的表演技巧和一流的身材，把设计师独到的匠心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唐晓燕来到台前，摆出一个造型，观众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唐晓燕走到"T"字型舞台最前端的那一瞬间，肖寒坚信唐晓燕看到了自己。接着，唐晓燕一个夸张的动作，转身往回走了。

接下来，肖寒就是期待着唐晓燕的重新登台，而别人的演出，在他眼里真的都是无所谓的了。为了消磨时间，他甚至把精力投到了臂弯里的花束上，这束花是丁蕾亲自到花店去替他挑选的，主花是唐晓燕钟爱的红色玫瑰，衬花是满天星，简简单单就把主花陪衬得如众星捧月一样透出了无尽的典雅。他当时要陪一个客户吃饭，就把这件事交给丁蕾去办了，没想到办得这样出色。他想："当一个女孩子在为另一个女孩子选花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第71节：欲望之门(71)

唐晓燕终于又闪亮登场了。这次是一组以展示女孩子青春性感为创意的短小时装，通过活泼的春光外泄和漂亮的内衣，把都市女孩子追求自我表现和个性舒展的愿望给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如果是换个人，肖寒一定会先为之眼睛一亮继之鼓掌叫好的，可眼前站立的是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露得太多了，接下来骤然的掌声和口哨声更加刺激了他。他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大家都热烈地在注视着台上，没有谁来注意他，他自嘲地笑了笑，虽然在心里再三自我安慰这是艺术，最终还是忍受不了了，把花束悄悄放在椅子上，起身走了出来。边朝外走边想，唐晓燕干这个，肯定受姚咏诗的影响，他不相信唐浩天会支持。

外边是一片银辉色的月光，他站在供演员进出的偏门跟前，来回焦躁地徘徊着。他知道，和唐晓燕结合后，光是省委书记的女儿这道光环，就足以使他在家乡所有人的心目中被敬重得像神，如果再加上事业上的辉煌，他的光彩人生会被后几代人啧啧传说并视为奋斗的榜样。更何况，唐晓燕方方面面还都是那样出色。这样一番自我平衡，使他心里的躁气落下去不少。但接下来里面传出的掌声和口哨声，又搅乱了他的心思，真不知道，她又要怎样个露法儿呢？就这样，他在焦躁和矛盾中等来了散场，随着散场人流的拥出，他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好不容易才熬过去一道酷刑似的。

卸了装的演员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他听到许多演员边走边议论着唐晓燕，夸她的演出如何如何成功，有几个认识他的女孩子和他开玩笑。

"肖老板，等晓燕呀，要不要请我们一块儿吃夜宵？"

"好啊，等晓燕出来一块去。"

"得了吧，我们才不当电灯泡呢，嘻……"

唐晓燕最后一个走出来，她故意要这么做，她知道肖寒会在这里等她的。其实，唐晓燕想着两人闹了这么多天的别扭，今天肖寒来看她的演出，两个人就可以和好如初。所以，她不时从后台朝外张望，甚至还想在她正化妆的时候，肖寒会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可是没有，直到开演都没有。演出的时候，肖寒以为唐晓燕看见了他，那只是他的错觉，那么多人，她又在亮处，怎么会那么轻易就看见他呢？不过，在肖寒朝外走的时候，她倒是看到了。望着肖寒的背影，她感到委屈和不解，默默地在心里记住了肖寒离开的位置，演出结束后，她走到台下，发现了那束漂亮的花。她把花拿起来，摘下一片闻了闻，放到手掌上，轻轻呼口气，把它给吹飞了。有人喊她，说晓燕人都走光了，你还在那里发什么呆？她这才答应一声，到后台卸妆去了。

"晓燕。"肖寒从暗影当中走出来喊她。打招呼的人多了，拙于应酬的他，是不自觉地退到暗影中去的。

"你不是说要来看我的演出吗？怎么在这儿？"唐晓燕冷冷地说，"是没买到票，还是不值得你这个大老板一看？"

肖寒的脸有点发烧，说："都不是的，是我自己中途走出来的。"

"噢，我明白了。看到我的演出成功，你才忽然想起自己忘了带束花来，这才急急忙忙地出来想去买，可惜，花店都关门了，你只好空着手转回来，于是，就一直站在这里等，是不是？其实无所谓的，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收到多少鲜花？二十多束呢！多一束，少一束，你想我又会多么在乎？"

敏感的肖寒，还能听不出唐晓燕话里的挖苦来？只不过他是这么一种人，遇事事前紧张、有压力，真到事发时，反倒格外的镇静了。他一直平静地等唐晓燕说完，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是他做得过分了。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想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得不可收拾。他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辩解，而是坦诚。于是，他说："我中途出来并不是买花。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带的有花。"

"那，你是什么意思？中途退场，带了花也不献给我，而是丢在那儿，你到底还是不是我的男朋友？"唐晓燕泪花亮闪闪地滚动着，肖寒想过去揽她的肩，被她一下给甩开了。

肖寒窘迫地把手插进裤袋里，头略一低，旋即猛然一扬，紧抿的唇角折射着一股倔气和傲气，他在片刻沉默后说："我这样做是因为你当时太露，我忍受不了。"

"那是艺术。"

第72节：欲望之门(72)

"这我知道。问题是我知道了也同样忍受不了。"

唐晓燕听了这话，悻悻然地说："和我老爸一样，他也总是看不惯我的演出，一直反对我当时装模特。"

肖寒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傻乐呵什么，想把人给气死吗？"唐晓燕忍不住要用拳去捶肖寒的肩。

肖寒趁势揽住她，说："笑什么？你说我笑什么？我笑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什么英雄所见略同？"

"我在出来的时候，就想唐书记肯定会和我想法一致的。现在，听你这么一说，不是叫英雄所见略同是什么？"

"保守、落后！"唐晓燕气得直跺脚，同时，又感到真的是无可奈何。人为了爱，常常于不自觉中会做出许多妥协，谁叫自己喜欢呢？要是换个人谁这样说她心目中崇高的艺术，不吵翻天才叫怪呢！也许，自己爱肖寒，也就爱他这份朴拙和倔犟吧！她这样安慰自己。

八

方天舒去省委向唐浩天汇报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的前期工作进展情况，这事，是早在一个星期前，唐浩天的秘书陆文成打电话通知的。

在省直机关，都说陆文成是水泼不进的，方天舒却不这样认为。是人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都有七情六欲。虽然，陆文成为人迂阔，谨小慎微，对生活清心寡欲，且非常看重和满足今天的地位，从不谋求也不想谋求非分之福，是一个书生气比较重的人，但只要功夫下到，同样会为我所用。他安排人经常盯着陆文成，看他有没有需要办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陆文成也不会轻易麻烦人，再说，即使办了也落不下人情。两年后，机会终于等来了。

陆文成惟一的弟弟陆文斌在老家师专即将毕业，面临着工作问题。陆文成父亲过世得早，是母亲把他们兄弟二人拉扯大的。母亲积劳成疾得了癌，临谢世的时候，一直拉着正上小学二年级弟弟的手，泪流不止。陆文成瞧出了母亲的心思，"扑通"一声跪在了病床前，眼圈通红，哽咽着说："娘，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地走吧，我会把弟弟留在身边照顾好的……"母亲费力地点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弟弟的手交到他的手里，这才闭上了眼睛。从此，他就暗暗发誓，不管自己吃多大的苦，一定要让自小就可怜地失去父爱和母爱的弟弟过上好日子。现在，他当然希望把弟弟安排到条件优越的省城，兑现自己在母亲临终前留下的诺言，以后有什么事，兄弟俩也好彼此有个照应。虽然，他处的这个特殊位置，使他在今日的权力场中是足以呼风唤雨的，办这点小事，不应该成为问题。偏偏他不会运用手中的权力，以至于有人私下嘲笑他，说把如此重要的位置放给他，实在是可惜了。再加上，说书生气也好，清高也好，还是谨小慎微也好，陆文成除偶尔和社科院、省委发展研究中心几个性格相近的高级学究在一块儿聊聊天、下下棋外，绝少和外界接触。就是别人主动上门找他联络感情，也是一以贯之的"送礼不收，请吃不去，事情不办"的三不政策，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在，轮到自己有事了，举目四顾茫然，不知道该找谁来帮忙。给唐浩天讲吧，又不愿给首长添麻烦，张不开口。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方天舒早悄没声地托"毕办"的主任把事情全给办好了---当然，他是不会傻到给"毕办"主任讲是陆文成的弟弟的，不然事情没办，"毕办"主任兴许就会先打电话到陆文成那里邀功，把人情给抢走的。档案接到团省委后，方天舒又把陆文斌安排到核心部门---团省委人事处干部科。做完这一切，方天舒几次到省委办事碰见陆文成，一句都没提起过。团委历来是培养干部的摇篮，现在的年轻人个个聪明绝顶，哪能悟不到这一层？当陆文斌欢天喜地地从学校回到家里感谢他这个有本事的好哥哥的时候，陆文成才知道。陆文成再不透，也毕竟是在官场的权力中心混的，立时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再加上方天

舒帮他的忙不要任何回报，甚至连说都不说，他就更感激加钦佩了。他当即打电话给方天舒表示感谢。方天舒却说："哪里，老陆，我们可不是看你的面子，你老弟品学兼优，是我们好不容易挖来的人才，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来，方天舒的人格品位在陆文成这个老实人的心里，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再以后，陆文成于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唐浩天垂询的时候，就把方天舒给推到了前面。由于是老实人，由于从不在他的面前徇私（陆文成在推荐方天舒的时候，也是出于真诚），使得一向对高干子女抱有谨慎态度的唐浩天，也开始慢慢改变印象，对方天舒愈发有了好感。今天这场汇报，也是陆文成促成的结果。评选十大杰出青年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在上连中央、下牵上亿人的省委书记的日程上，就并非是多了不得的事情了。为了使唐浩天多注意到方天舒一些，在安排工作日程的时候，陆文成有意把"评选"的事列到重要的位置上，借以引起唐浩天的注意，终于使方天舒多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

第73节：欲望之门(73)

方天舒在接电话时，用随便的口气问道："陆秘书，您看我汇报时该注意些什么？"

陆文成持重地说："唐书记没有特别的交待。不过，从唐书记的态度看，似乎是对你们团省委的工作很满意，才肯挤出时间听你们的汇报的。"

所有的意思都点透了，方天舒按捺住喜悦的心跳。他太清楚省委书记召见的意义了。为了把事情办得更有把握一些，他又诚恳地问道："老陆，您看我需要从哪些方面做准备？"

陆文成犹豫了一下，说："唐书记做事看人讲究实在，不喜欢花架子和搞形式主义，听汇报要求对方言之有物，最烦听套话和空话。"

放下电话，方天舒马上打电话给辛欣他们，要求马上准备一份详尽的汇报提纲。这帮人不愧是心腹，加班加点，连开夜车，反复斟酌，几易其稿，给他拿来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汇报"提纲"。他望望他们熬红的眼睛，明知道不能用，也不忍心多说什么。打发他们走后，自己关起门来，在屋里憋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一万多字的汇报"提纲"压缩到三千字，第二天一早，亲自带着稿子跑到省委办公厅找到陆文成，谦虚得就像个小办事员似的。虚情也好，假意也好，陆文成都不能不佩服方天舒能大能小是个人物，再加上老是心理上觉得欠方天舒的情，就没有推辞，一五一十地趴在那里改了起来，硬是从三千字又压缩到了八百字，直到没有一句套话、空话为止。为了表示感谢，方天舒提出晚上请陆文成去天龙饭店坐坐，被陆文成坚辞了。方天舒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勉强，说声友情后补，赶快回到团省委，打电话叫来刘冉冉，让她用娟秀的字体，工工整整给抄到笔记本上，自己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反复进行默记，直到把这八百字全部背会，才开门走了出来。

他的汇报无疑是成功的，开始还瞄两眼翻开的笔记本，到后来，就完全是顺着思路往下侃侃而谈了。

位高权重、城府深沉的唐浩天虽然始终一句赞扬的话都没有说，但方天舒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到唐浩天点了头，还拿笔记下了些什么。汇报完后，唐浩天不露声色地说："前期工作就这样。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是一件影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事，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到，一定要组织好，评出让全省青年信服的榜样来。"又格外交待，"一点问题都不能出。"

从唐浩天的办公室出来，方天舒的内衣都湿透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前边多少天的汗水，从某个方面来讲，都是为这半小时流的。可惜，很多人光知道干，却不知道汇报，汗水没有淌到正地方，等于白流了。其实做官有什么难的？说穿了诀窍也就这么一点。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刚坐好，刘冉冉胳膊上夹个文件夹推门走了进来。"大事"过后，方天舒又有闲心来欣赏"秀色"了。刘冉冉面容俏丽，肤色白净，由于是第一次和"老大"单独这么近地在一起，心里就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噗通噗通"跳个不停，因羞怯而更显少女的娟秀纯真。男人在于成熟，女人在于青春。男人因成熟而彰显才智，女人因青春而展示新鲜。方天舒今天的心情实在是太好了，想到这儿，竟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方书记有什么高兴事，这么开心？"因为清纯，因为怯意，刘冉冉的发音格外温柔动听。

方天舒抬头笑望她一眼，刘冉冉立时脸颊飞红，赶忙把头低下去，长长的睫毛在无声地忽闪着。方天舒满意地点点头，眼睛朝下滑。刘冉冉穿着一身非常得体的墨绿色职业套装，看上去做工非常精细，料子也很上档次，显得卓尔不群。估计这套衣服的价钱也不菲，看样子是为来这里上班特意选购的。顺衣服而下，是刘冉冉柔软细腻的小手，自然弯曲，扣住墨绿色的文件夹（这是为了和自己身上的衣服相配套，刘冉冉特意从一堆文件夹中选出来的一个），更使小手文

气悠悠，透出几分雅致的竹韵来了。方天舒不由在心里叹道："女孩子，真是天生做秘书的好材料！"心念随之一动，伸手接文件的时候，握住了刘冉冉的手。刘冉冉"哎哟"一声，身子触电般一颤，倏然把手缩了回来，但人不敢离去，就立在那儿凭心狂跳。

方天舒一笑，没事一般把文件夹拿了过来，说："你不是问我有什么高兴事吗？"

刘冉冉慌恐地抬起头，见方天舒自自然然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倒显得自己多心了，也许，方书记根本就是无意的呢！她慌忙点点头，用略带歉意和讨好的语气说："是呀，刚进来时，我见您自己一个人在笑。"

第74节：欲望之门(74)

男人在女人面前，有四种最能赢得青睐的魅力：一是权力魅力。最能体现男人阳刚之气的，莫过于此。二是金钱魅力。市场经济时代嘛！也就难怪女孩子们如此现实了。三是体格魅力。潘安之貌，英俊潇洒，哪朝哪代，都会令少女怦然心动的。四是家庭魅力。即使没落，贵族的头衔也是值得炫耀的。而方天舒自信，这四种魅力在自己身上都有，活该天下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欢自己。当然，魅力也是需要展示才生动的。他风度有加地边翻文件夹边笑着说："省委唐书记表扬咱们了，说咱团省委的工作，思路清晰，创新意识强，扎实富有成效。还特别肯定今天的汇报，精练实在，有条有理，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方天舒信马由缰地说着，词用得差不多了，陡然话题一转，"小刘，这里也有你的功劳呀。"

刘冉冉正听得一愣一愣。在一般人的眼里，省委书记是多大的官？不啻是一方的天哪！能见到一面，都不容易，还能得到那么高的评价，真的是好了不起的。那天抄稿的时候，方天舒就面含痛苦地给她说过，手下的人才太少，写出来的东西不能用，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看来，真是这样的，要不是方书记亲自动笔，这次汇报肯定是非砸锅不可的了。过去，还一直以为方书记年纪轻轻，就能平步青云走上正厅级的领导岗位，靠的是老爸的关系网。现在才明白，至少不全是这样，光看文才，偌大的团省委，又有几人能及呢？她正多少有点发痴地望着方天舒，猛听提到自己，一愣神儿，脸全都红了，赶忙说："我哪干什么了，就只是替您抄了一下。"说着话，刘冉冉心里想，跟着这样的领导干，真让人开心！

方天舒瞧刘冉冉的样子，就知道自己在她心里已经取得了好感，但好感归好感，离她心甘情愿投到自己的怀抱，距离还远得很呢！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急，得慢慢来，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许多领导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恃权鲁莽，拉霸王弓，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想

到这儿，他心里隐隐有些得意，在省直机关，不少人背后说他傲。恃才而傲物，聪明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不骄傲的。

"啊，抄一下就不简单，可以节约我不少时间的。"方天舒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开始埋头看文件。夹子里三样东西：一份需要他签发的任命一个副处长的文，这事会上早就研究过了，他随手一签放到了一边。一份他不在家时刘冉冉接的一个私人电话记录，是唐晓帆打来的，叫他回来后给回个电话，反正已经晚了，索性再等一会儿再说。最后一个是刘冉冉写的一个讲话稿，他粗粗地看了一下，第一次就能写到这个样子，也真是不简单了。不过，他没有表扬，而是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刘冉冉第一次给领导写东西，本来心情就紧张，见方天舒这样，心里更是怦怦跳个不停。半天，方天舒才开了口，说："你把这份签过的文件拿走，叫你们主任来一下。"

刘冉冉走出去，不一会儿，办公室主任老李走了进来："方书记，您找我有事？"

方天舒阴着脸，说："这个材料，你看过没有？"

李主任接过材料，不知道方天舒问话的意思。正绞着脑汁想该怎么回答时，方天舒又开口了："李主任，要加强办公室的自身业务建设，不然，就跟不上省里工作的形势发展了。"老李清楚这话的分量，立时脑门上就滚出汗来了，连声保证说："我马上着手抓，马上着手抓！"

李主任在执行领导指示上向来是雷厉风行的，回到办公室，立马组织召开了全室会议，会上不点名等于点名地把刘冉冉批了足有半个小时："个别人，啊，刚从下面调上来，就觉得自己的水平也随着上来了，就骄傲得不行了，办事写稿子，也没个向领导和老同志虚心学习的态度了。结果，怎么样？一塌糊涂！连全室都跟着受批评，要不得的呀，啊……"刘冉冉正沉浸在被方书记表扬的兴奋里，忽然被顶头上司兜头一顿冰雹，人整个愣怔在那儿。等到从梦中醒转过来明白是怎

么回事时，眼圈早红了，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不过她心里实在委屈得不行，讲话稿李主任是亲自把关修改过的呀！平时，办公室里的人对刘冉冉一来就受到方天舒的信任，把什么重要的事都交给她办嫉妒得不行，现在见她倒了霉，心里个个美滋滋的。见状，刘冉冉更是由委屈感到一阵悲哀。良心话，她对在座的每一个老同志都是打心眼里敬重的。就拿这篇讲话稿来说吧，为了更稳妥一点，她加班写好以后，差不多向每个同志都请教到了，大家几乎众口一词都说不错。莫不是都存心想看自己的笑话在哄自己？平时，看着大家在一块嘻嘻哈哈都怪好的，怎么到了事上，都成了这样子？猛然间，她感觉自己是那样的弱小无助，是那样的需要强有力的人给予保护。幼稚的刘冉冉哪里知道，要是没心思动，机关哪里还叫机关？最后，李主任强硬专横地说："谁要是再给室里惹乱抹黑，我就叫他走人！到时，可别怪领导没有提醒到！"

第75节：欲望之门(75)

下班一回到宿舍，刘冉冉就眼前发黑地扑到床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

就在李主任在这边发表"训词"的时候，方天舒那边正给唐晓帆发短信，唐晓帆很快回电话过来了。一听，又是晚上叫他一块去"雨虹"洗头的。方天舒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说："晓帆，你给我说句老实话，你是不是让那个女老板给迷住了？光这个月，咱们就去洗三次了。"

""迷住"这词儿有点难听，给人的感觉有点污七八糟的味道，能不能换个方式这样说：她叫我喜欢上了，或者说是我爱上她了。"

"你别跟我逗了，爱这词儿早过时了。"

"她的气质真的很棒，在我所见到的女孩子中，她绝对是最出色的。"

"我听说，人大夏主任夏老的宝贝小千金夏萍萍不是对你挺有那个意思的吗？"

"她除人长得漂亮外，还有绝对一流的技术和经营能力。你知道，我早晚是要出国定居的，也就是说，我要在国外创业的话，将会需要一位既带得出去，又非常能干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的贤内助。"

"噢噢，嘿……你知道的，晓帆，咱俩从小一块长大，属于世交，我的思想也是很解放的，死板板的哪行？玩玩嘛，是可以的，但哪能轻易当真！"

"我的思想也不落后，也喜欢玩，现在，我就在友谊饭店的总统套房里，刚和省歌舞团的红歌星马红红做过爱。而且，她还在我的怀里，躺着听我给你打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子嗲声嗲气的声音：你打你的电话，提我干什么）。我的意思是，人该玩，是要玩的，人一生要是不闹闹玩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人不能老是在稀里糊涂

地玩，譬如，在庄重的场合，就需要一个体面的太太。更重要的是前面说过的，我爱上她了。"

"你确信不疑？"

"我反复检验过我的感情。"

"那，她要是知道了，不高兴得跳起来才怪呢！"现在什么稀奇事儿都能出，这话真是一点不假。从心里说，这样一来，他方天舒真的要看不起这个G省风流倜傥的第一公子了。玩得太没档次了嘛！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他之所以和唐晓帆套得很近乎，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有多铁。在他看来交朋友是中学生们玩的把戏，人走上社会后特别是在官场上，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没有别的什么关系。他接近唐晓帆包括唐家每一个人，目的绝对明确，那就是为下一步进省班子铺路。什么叫领导水平？领导水平不是体现在本职工作上，而是体现在进入领导岗位的过程中。位置坐上了，水平自然就跟着上来了；位置坐不上，再高的水平也是没水平。所以，只要唐晓帆高兴，他愿怎么整就怎么整去，关着他什么事呢？他才不愿咸吃萝卜淡操心呢！方天舒之所以开始要打哈哈提醒他，为的是给日后姚咏诗或什么人埋怨起来时留条解释的后路。

"你错了，我试探着说了和她交朋友的意思，她一点这方面的感觉都没有。"

"你老兄也有攻不下来的堡垒？"

"是啊，以前还从没有过这方面失败的记录。"唐晓帆自嘲地笑了笑。

"需要我帮什么忙？"

"给策划个方案，我要不惜一切在出国前追到她。"

一段沉默。方天舒说："追女孩子需要耐心和时间，性急了事情反而会弄糟。"

唐晓帆平静地说："酒是越放越香。"

方天舒大笑，"哈哈哈，看来，你老兄真不是想随便玩玩的。"

"谁要是再在我和于虹的关系上提"玩"这个字眼，我就和他翻脸。"

方天舒脸上开始郑重起来。在省委大院里从小长大的一帮朋友中，方天舒自觉看人是最深也最准的。唐晓帆不要看平时嘻嘻哈哈的，其实是城府最深的一个。他的老子职务最高，在伙伴中颐指气使应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偏偏见谁都抢先笑着打招呼，整个懂礼貌的乖孩子模样！骨子里却是两码事，整起人来，不露声色，奉行的原则是：不要轻易整谁，整谁就朝死里狠整，不能随随便便就罢手。他之所以要"乖"，目的是不管他在外面做下什么样的坏事，即使状告到唐浩天、姚咏诗那里他们都不会相信。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唐晓帆放暑假从上海来爸妈身边探亲，小朋友们在一块玩捉迷藏的游戏，不小心撞着了现在省人大主任夏老的公子夏松。这是一个很没眼色也很熊包的人，当下哭鼻子抹眼泪嚷嚷着要回去告妈妈。他妈妈是个典型的小市民，做什么事都不肯吃一点亏，爱护短不说，还特难缠。唐晓帆知道这次惹上麻烦了，就好言好语地去给夏松解释甚至还赔了礼道了歉。夏松却一味地不依不饶，小朋友们在旁边也都气愤得不得了。唐晓帆见夏松硬是不松口，就站起来，把小朋友喊到一边，说："这一下怎么办，回家我爸肯定要打我了。"由于唐晓帆来了以后对小朋友们都挺好的，大家就一齐替他着急，挠着头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唐晓帆说有难同当，除非大家都惹他一次。他妈再难缠，总不能到每一家都去闹吧？大家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就一起点头表示同意，问怎么个惹法儿呢？唐晓帆说咱们过去，一人五拳，转圈轮着打，直到他说不告为止。否则，谁胆小停下来，大家就都不带谁玩！就这样，夏松经受了省委大院有史以来小朋友玩闹中最惨痛的一次饱打！把夏松打得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直到长大见人办事都猥猥琐琐的，别人一大声说话，身子不注意就乱抖，一点高干子女的气质都没有，整个性格让那一次给整得扭曲变形了。那以后，唐晓帆虽然从不轻易和小朋友唬脸说狠话，可大家一想到夏松挨打的情景，就都对他

怕得不行。正是看清了唐晓帆的这一点，方天舒平时和他在一起再乱再闹，心里都是提着醒的，生怕哪儿不小心开罪了他。更何况现在是进省班子的节骨眼上，更不愿惹麻烦了。他想了想，敛色说道："晓帆，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超前意识的。去年我去西欧考察，发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流行贵族与平民结亲呢。就说于虹吧，一个普通女孩子，一没本钱，二没关系，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光明正大地挣下了偌大一份资产，在都市上空升起了一道属于自己的艳丽彩虹，刮起了不大不小的"雨虹"旋风。凭这份才干和头脑，要是跟你到国外，不捞它个大世界才怪呢！只要在姚姨那儿你不卖我，我就给你出个馊主意，供你参考。"

第76节：欲望之门(76)

"有话就说。"唐晓帆不耐烦方天舒的婆婆妈妈。

"你注意过没有，"雨虹"里面有一个叫孟小惠的。"

"嗯，知道，这也是个很机灵的女孩子。"

方天舒冷笑，"岂止是机灵，还很有野心哩！我每次去，她都要拐弯抹角地打听你，看样子，是想朝你身上贴哩！"

"你是说……"

"她想拉你做后台，将来好自己出去开店。"

"……"

"于虹还是发展太顺了。她要是再多经历些大的挫折，就会知道你的可贵了。还怕那时她不主动上门来找你？"

"你小子说详细点。"

友谊饭店，是作为G省的门面和窗口修建的，标准自是定在全省之冠，富丽堂皇，服务设施现代齐全，都是不在话下的事。单是看门口迎宾先生鲜亮豪华的制服，比三军仪仗队官兵的着装还要讲究，里面的排场就可想而知了。孟小惠打的来到友谊饭店门前，立时被眼前的气派给镇住了，犹豫了半天才壮壮胆走了进去。

那天，她突然接到唐晓帆的短信，约她中午在临河路的一家啤酒屋见面。在那里，唐晓帆直截了当地跟她说他看不惯于虹傲兮兮的清高劲儿，想开个同样的店和于虹搞竞争，还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我有很多的生意，做得也很大，钱我不在乎，就想闹闹玩玩。你要同意干，我负责投资和疏通关系，你当总经理，等还掉我垫的本金后，你就是老板。"孟小惠被这突如其来的好事弄昏了头，喃喃地说："于虹人不错的，为什么要和她过不去……"唐晓帆不客气地说："你以后不要老问为什么，这是很容易惹人烦的习惯！我给你说，我办什么事全凭我高兴，哪里还需要什么理由？你是聪明人，给你一天的时间，干还是不干，想好了给我发个短信。"孟小惠考虑过来考虑过去，认为这

样的好事，要是错过了这个村，恐怕再也难找这个店了，一辈子都后悔不完的！终于心一横，拿定了主意。要怪，就怪钱这东西太厉害了吧！从生意上讲，这样做搞得好，一下子就能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了，能于最短时间内在消费者心目中垫定和"雨虹"一样的地位。这太令人激动了！莫不是贵人从天而降，要助自己成就事业呢！当天晚上，她从"雨虹"下班回来后借口身体不舒服没有上舞厅去陪舞。当一块租房住的两个女孩子浓妆艳抹打扮停当去"上班"后，她趴在被子上哽咽着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她坐起来，揉揉眼睛，"噗"地一声又破涕为笑了。她想象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激动地下床，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同屋住的在天快亮时"下班"回来，她都尚未入睡。第二天一早，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唐晓帆发去了速回电话的短信。唐晓帆在电话里非常简单："行，明天晚上8点，你到友谊饭店12楼18号找我。"

唐晓帆正在给方方面面的人打招呼，开个店，杂七杂八的?嗦事本来就不少，更何况是冷不丁要在繁华地段开具相当规模的大店，需要协调和疏通的关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房子他倒是相中了一处，就在"雨虹"的斜对面，上下两层，约有四五百平方，位置、大小都非常合适。盘过来后，里外一装修，生意肯定火爆。问题是现在房子正不知是什么人在开着一个叫星岛的酒店，瞧上去生意还不错，又是刚开业没多长时间，想叫他们"和平"转让，可能性等于零。要是别人，早就该知难而退了，可他唐晓帆不是别人，他想要办到的事，就一定得办到。在他记事以来，也的确没有遇到过想办而没有办到的事。既然星岛老板的工作不好做通，他干脆就不去费事做了。他刚才已经打了五六个电话出去，都是打给省城各局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市卫生防疫站：赵站长，这个店的卫生糟透了，我在那里吃过饭刚到家就开始拉起肚子，你们去检查过没有？去过？去过他们还敢这样，肯定是你们那里谁的关系户，我猜得对不对？没有，真没有？要是真没有对他还有什么好客气的，早该收拾他了！那么好的地段，让他在那里真是糟踏了，要是我接手过来经营，

保证建成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方马上心领神会地说，没想到那里存在那么多问题，没说的，明天就没收他们的卫生许可证，立刻关门整顿！市工商局：刘局，你老兄肯定当时喝迷糊了，要不然，怎么会让他们在黄金地段开个烂饭店？多不协调，污染省会的空气，群众说你们工商特心黑胆大，只要礼送够数，天安门广场都敢批出去开集贸市场！刘局忙说：你老弟真会开玩笑，权力再大，不是也得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嘛！我们现在正准备着手整顿餐饮业呢！像"星岛"这种，营业执照肯定是要吊销的。市公安局：汤局长，我是晓帆哪。有事？当然有事，没事敢乱拨你汤叔叔的电话？什么事？报案。我给您说，星岛饭店里面几次从那儿过都乱得很，有一次还瞧见几个服务员揪着一个顾客拳打脚踢的。还听说，晚上里面摆有赌局。黑店？是不是黑店我可不敢乱说，得靠你们去定性。阳光大道是省会最繁华的地段，又穿越行政区，省委、省政府对这一带的治安向来是很重视的。我爸知道不知道？这我可吃不准，就听他说过一句什么阳光大道的治安问题越来越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了，?说市公安局必要时要调整一些像杨涛那样铁腕的干部进去。汤局马上表态：黑店，星岛绝对是黑店！我马上派人落实这件事！接下来，还有税务、市政等部门都打了招呼。星岛饭店顶多再开一个星期，就会稀里糊涂关门大吉的。这也不能怪他唐晓帆，谁叫他"星岛"的命不好？哪里不能开，偏偏要开到这里来挡他的路。他知道接电话的这些握有实权的一方诸侯，都是机关里混出来的官油子，脑袋瓜灵光得很，绝对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现在，他敢肯定他们每一个人所思考的都绝对不会是怎样去"星岛"调查的事，而是在想该怎样做才能让他高兴让他满意。权力是可贵的，又是可怕的。他清楚，一旦唐浩天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许多唐浩天在工作中得罪过的人和对他不满的人，就会像对待"星岛"的老板一样来捉弄他，收拾他！这实在是让人想想都毛骨悚然的事。所以，他必须在唐浩天退下来之前，把钱挣足，定居到国外去。想到这儿，

在他的脑海里映现出了于虹漂亮能干的身影。为了能得到于虹的爱，费多大的劲都是值得的。

第77节：欲望之门(77)

他给自己点上烟，悠悠地吸了一口，开始考虑给准备新开的店起个什么名字好了。

孟小惠被服务小姐领到房间门口，并帮她按响门铃。

少顷，唐晓帆把厚重的门拉开。

"先生，您的客人领进来了。"服务小姐身子微微一躬，甜甜地笑着说。

"好，谢谢。"唐晓帆说着话，伸手把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塞到了服务小姐的手里。孟小惠原想这里的服务小姐肯定不会随便收客人小费的，没想到，服务小姐说声谢谢，不动声色很是老练地就把钱放进口袋里去了，再微一躬身，风度可掬地摆着腰肢走人了。

唐晓帆伸手揽着孟小惠的肩走进客房。孟小惠眼前猛然一亮，脱口而出："这房间，布置得真高级！"

"那当然，总统套房嘛！"

"这一晚上，得要多少钱？"

"美金一千二，人民币一方。"

"一方是多少？"

"一方就是一万。"

"哇。"孟小惠忍不住伸了一下舌。

唐晓帆在客厅一角的小吧台上，倒了两杯XO端过来，也不言语，脸上依然锁着凝思的眉，把一只杯子递到孟小惠手里。孟小惠没有犹豫地接了过来。她爱看西方的电影电视，里面的名媛贵妇手里就常常端着酒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这酒单看颜色，细腻厚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质感，就足以震撼人心。她学着唐晓帆的样子，轻啜一口，不一会儿，心里就感觉暖烘烘的了。酒的颜色棒，口感更好，在舞厅里陪舞的时候，因为害怕碰见熟人，都是在偏僻、档次低的小地方，虽然也有客人请喝酒，但这么好的酒还是第一次喝，忍不住就多

喝了几口。她明显地感觉到，身上有点起汗了。突然唐晓帆像发现什么似的侧着脸，耸着鼻子使劲吸了两下，说："不对劲儿，是在你身上。"

孟小惠给弄得有点莫名其妙，慌乱地立起身来：问："什么……在我身上？"说着，低头满身乱看。

唐晓帆笑了一下，伸手把她拉到跟前，低头凑到她的领口处闻了一下，说："我闻着哪儿有一股香气儿飘得不对劲，还以为是服务小姐收拾房间时给洒了什么高级香水呢！又一想，也不对，要是这样，我在这里呆了大半天，早就该闻到了。原来，是你身上的体香传过来的。"

"说什么呀。"孟小惠羞得低下了头。不过，她并不生气。

唐晓帆在决定用孟小惠来挤于虹的生意的时候，曾暗中叫人打听过她的情况，知道她的个性很强，也有手腕。至于开放程度，一听说她除了在"雨虹"上班外，晚上10点钟下班后，还到舞厅去陪舞，他就笑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他的，还有必要再问吗？所以，他并不认为孟小惠的羞涩是真的。也就是这一打岔，唐晓帆茅塞顿开，来了灵感，说："有了有了，店名就叫香天理容娱乐城。香天香天，香气直上九天，预示着生意兴旺，名气远扬，就是它了。"

孟小惠细品了一下，也觉得这名字确实不错，就"嗯"了一声，使劲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两个人都显得格外兴奋，唐晓帆走过去打开音响，放了一段舞曲，手潇洒地弧形一划，绅士风度十足地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孟小惠一笑，把手伸给他，两人拉着手，走到一边专设的一小块舞池里。唐晓帆伸手揿下墙上的开关，把屋里的大灯给熄掉了。轻柔的舞曲，朦胧的灯光，迷醉的气氛一下子给调了出来。跳着跳着，两人慢慢地靠得很近。唐晓帆又低头耸起了鼻子："你身上的体香真醉人！一般女孩子，百个里头也碰不到一个的。"

"我不知道。"孟小惠的头埋得更低。

说着话，曲终了。唐晓帆用轻柔的充满磁性的声音说："天有点热，你去冲个澡。"见孟小惠点头，又接着说："要快一点，我等着你。"

泡在宽大的浴缸里，望着足有十多平米纤尘不染的浴室，不知怎么，她忽然想起山脚下自己家低矮的老屋，心里顿时发堵起来。同样都是人，不是讲全国的老百姓还都是主人翁吗？怎会和公仆有如此天渊之别呢？不是走出来，真不知道，人活一世，还能有这样的享受。她还想到了一辈子都那样苦熬着的爸、妈，忽然间想大哭一场。她强忍着泪，继之又想，为了这一天，死都是值得的了，更何况，还有明天的美好前程在等着自己呢！

她想到这儿，害怕唐晓帆在外边等急，匆匆洗过，就忙着走了出来。

第78节：欲望之门(78)

唐晓帆斜躺在沙发上，正在看光盘，只见一男一女说着话走到一起，先是拥抱亲吻，接着是疯狂地相互扒对方的衣服，再接着就倒在床上绞在一起翻滚起来……

孟小惠偎在唐晓帆身边，她不想让自己显得小家子气，说："在这里放这个，小心警察进来查哩。"

唐晓帆点点她的鼻子，说："小傻瓜，这是友谊饭店！省委、省政府领导常来住的地方，警察有几个胆儿敢来这里查？"说完也不关电视，任那一对儿青春男女在那儿畅快地滚动呻吟，抱起孟小惠，向里间的卧室走去。

孟小惠"哟"了一声，就把眼睛闭上不语了。

唐晓帆快捷地把孟小惠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掉，随手扔到床边的地毯上。孟小惠闭着眼，在唐晓帆把她身上最后一件东西去掉的时候，身子一悸，两手交在了胸前。唐晓帆俯在孟小惠的身上，耸着鼻子，边用手轻抚着孟小惠的椒乳，边到处闻着，最后停在她的下身不动了，说："你身上的体香就是从这儿飘出来的。"

孟小惠使劲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唐晓帆在她樱红的唇上和胸尖上轻吻着，一双手像两条蛇一样，转眼之间在她的身体上游了一遍，孟小惠的身子开始扭动起来了。唐晓帆身子一晃，就在要进入的一瞬，孟小惠猛然睁开了眼，说："你轻一点，疼……"说着，眼角两颗泪珠滚落出来。

"你是……处女？"唐晓帆问。

孟小惠点点头。

唐晓帆稍一迟疑，觉得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动作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唐晓帆和孟小惠早上正在洗漱的时候，马红红来了。唐晓帆穿着内裤，嘴里别着牙刷去给马红红开的门，接着随便朝孟小惠一指介绍

她们认识。孟小惠听说马红红是省歌舞团的演员，不住地偷眼羡慕地看她，马红红由此判断出，孟小惠肯定不是"大院儿"里的，不仅不是，社会地位也肯定不会高。当她得知孟小惠是农村出来的打工妹的时候，脸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心里却有点嘀咕唐晓帆真是来者不拒了。三个人一块在客房里吃了早餐，正坐在那里边吃水果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的时候，绍相雨来了。

唐晓帆为了自高品位，让绍相雨挑头，帮自己编写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他署名出版。绍相雨就是专门来商量报酬的事。马红红和孟小惠只好先到里边去了。

望着眼前这个长相并不怎么出众的农村姑娘，马红红尽量装出很坦然很平静的样子。自己不是早就说过，和唐晓帆只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吗？既然是一般的关系，那他和谁睡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想是这样想，可肚子里还是止不住地朝上蹿醋意。别的不说，光说昨天干等一个晚上有多难受啊！当她在眼巴巴地等着唐晓帆约她的时候，唐晓帆却和别人在一起做好事，能不气人吗？

"哟，小惠，"马红红故作关心地说，"你鼻梁两侧这几粒雀斑很影响你的形象的。我认识省人民医院一个非常有名的外科大夫，她说做磨皮手术可以去掉的。"

那还是小时候，孟小惠的鼻梁两边不知何时蹿出几粒青春痘，由于不懂，嫌它难看，她就用手去挤，结果落下了疤。不过很小很不起眼，再加上她在化妆的时候有意遮盖，不专门瞧，是很难发现的。这家伙真是老鼠眼，那么尖！她知道马红红挑刺儿，也不好说什么，就随便地支吾了过去。

由于不投机，聊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马红红觉得很没意思，还操心着自己股票上的事，就告辞走了出来。孟小惠因为刚才遭说心里不舒服，光是握握手也不出来送她。当马红红从里面走出来，和唐晓帆打招呼的时候，绍相雨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是那句话，这年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大惊小怪，只能说明你的见识少。

唐晓帆送马红红到走廊上，用中指勾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真抱歉！"

"这有什么？"马红红故作洒脱地说，"我们是朋友，不是绳索。"

走在大街上，让风一吹，马红红很快就把刚才的那点小小的不快给忘掉了，坐上的，朝证券交易所的方向驶去。

马红红是真的只想和唐晓帆保持朋友关系，而没有别的考虑和打算。作为时下的女孩子，又是在演艺圈里混的，贞操观念被看成是很迂腐的东西。性对男女意味着什么，不就是彼此的需要？因此说不上谁吃亏谁占便宜。和唐晓帆来往，她真的不想从中得到什么。她今年二十七岁，属于那种青春即将一去不复返的年龄。她曾经谈过一个朋友，后来留学去了日本，走之前信誓旦旦地说一到那里就想办法接她过去。马红红相信他，为了帮他在那里起步，把自己辛辛苦苦走穴挣的钱全交给了他。谁知他到那里后连在感情上缓冲一下都没有，来的第一封信就是吹灯绝交。她被伤透了心，再也不相信爱情之类的话了，只想着活一天快活一天。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她认识了唐晓帆。唐晓帆不但是个帅哥，还是一个很会"玩"的人，或者干脆说是个情场老手，他很了解女孩子想些什么，对女孩子的身体也很熟悉，和他在一起做爱真的很舒服。她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事业，唱流行歌?的到她这个年龄，该火爆的早就火爆了，没火爆不会也不要痴望能爆出什么冷门来。玩心跳的浪漫年龄段也早过去了。她后来又谈过四个男朋友，和其中三个发生过性关系。对男人她已经看皮了，只想着能活一天，就舒服一天、开心一天。她太了解唐晓帆这样的高干子弟了，像她这样才貌平平家境一般的女孩子，是根本别想把他们抓牢的，越想抓住贴近，就越会适得其反。她是讲究现实的，不会去做追梦的傻事。她乐意和唐晓帆交往，还有另一层意思在里头。演艺圈不仅是一个名利场，更是一个讲究虚荣的王国。有唐晓帆这样一个有身份的朋友，是很有面子很有"派儿"的事。有一次，团里的许多女孩子都正围在唐晓燕身边竭尽拍马恭维之能事的时候，她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过去，说晓燕，你哥很有才气的，特能侃，把一圈朋友都给侃晕了！"唰"，大家的目光嫉妒的羡慕的就全集中到了她的身上，真过瘾啊！就为这，她也愿意和唐晓帆来往。